彭

2022年　春夏卷



徐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主　　编　殷召辉
副 主 编　沈士峰　杨洪军
特约编辑　杨　华　杨刚良
　　王爱芹　管　强
　　周淑娟　温德潮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主　　任　郭开芬　殷召辉
副 主 任　王　鹏　沈士峰　林　昊
编　　委　王炳成　王爱芹　王继龙
　　朱　辉　李继玲　杨洪军
　　骁骑校　袁祖辉　彭乃利

开卷　004　刘振坤　草木深处 哪一个是叹词
名家名作　006　胡　弦　组诗
　　011　李　樯　汪星花园
小说长廊　021　谭大海　鸽子崖客栈
　　027　丁圣润　归去来
　　036　张　涛　小树
　　044　牛朝品　梁保险
　　054　张雁北　疑是贵人来
散文空间　063　周淑娟　池塘落日
　　066　高福岗　远去的猫儿窝
　　069　李　琼　玩儿火
　　074　朱群英　麻雀的家园
　　077　王　昂　吾乡雪里蕻（外一章）
　　081　张　倩　岁月如新 温情如故

编辑出版　《大风》编辑部
地　　址　徐州市昆仑大道 1 号市行政中心东综合楼 B438 室
邮　　编　221018
电子邮箱　dafengwenxue@163.com
电　　话　0516–80800703

准印证号　S（2021）03000008
编印单位　徐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印刷单位　徐州绪权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数量　16 开 /1000 册
发　　送　协会会员

大风 CONTENTS
2022年春夏卷目录

诗歌部落 083 黑　马　黑马的诗
086 刘　建　诗五首
088 汪　洋　彭城的山山水水（组诗）
090 如　月　我不赞美你（诗歌4首）
093 刘　勇　组诗
095 西杨庄　西杨庄的诗
097 樊　雨　雪（组诗）

主题征文 099 周盛楠　琅溪河边忆解忧（散文）
101 武建强　琅溪女儿（戏剧节选）

文艺百家 103 敢问文学高质量发展路在何方？
——“彭城问道”徐州籍作家作品研讨会纪实
110 黄　健　王成军　真情、性灵与诗意美
——论李凌散文集《洗玉镯》的审美趣味

封二：中国作协领导在睢宁、沛县考察
封三：徐州作协活动剪影（摄影：彭志宏）

草木深处　哪一个是叹词

刘振坤

行走在时光里，常常会有一种错过的感觉。

比如在某个多雨的初夏，当自己还没有完全从春花烂漫中醒来时，公园里的草木早已变得深绿一片……

在这里，似乎遇到一个哲学问题。

即在这一过程中，到底失去了什么？而对于那些未曾亲见的事物，是不是可以通过某种手段——见证？

胡弦的《组诗》作为头条推出，最能体现出本刊对于名人名家示范引领作用的重视。作为上一届鲁奖的获得者，胡弦的诗歌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早已具备了指标性的意涵。尤其是他作为一个“朝向未知的探险者（张切语）”，除了去对未知事物“一一见证”外，尤其是给当下的诗歌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和表现力。正像他在接受《中国诗歌》访谈时说的那样，“内省，对我的诗来讲，可能是一个关键词”。想必他的诗歌文本，以及“内省”的诗学风格追求，会给广大读者带来深刻的启迪。

小说创作历来是衡量一个地区文学实力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本期的小说栏目首选集紫金山文学奖、扬子江诗歌奖等多种奖项于一身的小说名家李檣的《汪星花园》，至于作品的内在质量如何，相信读者在阅读完文本之后，定然会给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在这里，似乎可以将李檣对于什么是好的小说的标准移植过来供大家参考。“……小说作为一种专业且不断勇攀高峰，这没问题，相当高度的专业水准总会让人肃然起敬，只是，文学只能和人发生关系，只能和普通人、非专业读者发生关系，只有在非专业场合、非专业诉求下打动人才可以称之为好的文学。”

文学评论《真情、性灵与诗意美》是黄健、王成军两位教授的新作，从他们将目光放在基层作家的那一刻起，便充满了对基层作者的尊重，由此让基层作者产生的自豪感，将激励并督促他们更加自觉地向着文学艺术的更高境地不断攀登。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能够摆脱学院派的藩篱，落脚于文本之上对文学创作规律进行探讨，正是广大基层文学写作人所期待的。

近年来，徐州的诗歌创作队伍不断扩大，更多诗人早已自觉地将徐州大地上走出去的诗人大家如西川、胡弦、大卫等视为诗歌追求的至高点，并不断实践。四年前，省作协曾以“徐州诗歌现象”为主题在徐州召开过一次诗歌创作研讨会，自那以后，徐州诗歌创作可谓步入了新天地。在本期推出的7位诗人中，既有如黑马这种连续写作且呈现喷发状态的“高产”作家，也有像刘勇、樊雨这样默默攀爬在诗歌道路上的追寻者。而如月的诗歌四首，洋洋洒洒，情绪饱满，直抵心灵，已属难得。

在本期推出的作家中，小说家谭大海以长篇创作见长，本次推出的短篇《鸽子崖客栈》是其对小说形式进行的新探索。周淑娟的《池塘落日》，仅就题目就具有深刻的意象性，池塘小世界，人生大波澜。其文苍郁老道，简洁有力，写尽人生之无奈之无常，令人深思。

文学来源生活，但又高于生活。

为繁荣徐州创作，徐州市作协组织30余位本地作家深入棠张镇体验生活，并以“解忧公主”为主题开展了征文活动，本期推的周盛楠的《琅溪河边忆解忧》和武建强的《琅溪儿女》两篇主题作品，就是对这次深入生活成果的具体检验。如果读者能够从本期，以及后续更多作品中完成一次对“解忧公主”时代，以及她本人的再认识、再思索，便意味着这样的尝试取得了成功。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草木深处，哪一个是叹词？

里尔克说：艰难的生活永无止境，但因此生长也无止境。

诗人说：生命最大的动力，来自于沉入大地。

我要说，当一个人真正明白了“大地”的意义，那个叹词部分就有了唯一且永恒的答案——唯有此处才能还原生命的本真！

组诗

胡　弦

小 歌

1
你真美，像赞美诗，
笑容，比震荡的打击乐更剧烈。
黄昏的甜蜜中你走上楼梯，像一弯无声的月牙儿，
——部分的真理是轻盈的真理。

2
你的睡眠有小镇的安宁，
有平原上一颗小星的安宁。
你睡去，河流归于黑暗，恒星归于神学。
此刻，安谧的幸福灯晕般弥散，
像一种带着忏悔的恩情。

拉市海湿地鸟类标本馆

当我在早晨醒来，
我能感受到我刚刚做了梦，
但已记不起梦的内容。

而这午后就像早晨，
我像一滴雨，在天空中醒来，
那些刚刚离开这片天空的梦，
已在另外的空间里被做成了标本。
——它们已死去。
——它们栩栩如生。

在石鼓镇看金沙江

1
江水在云端奔流。
一匹马站在水边，拥有过量的群山和自由。
博物馆里，马鞍弃置多年，像滞留在
失败的爱中无法脱身的人。

2
小镇，为茶马古道所留，
镇外，大水转弯，无数浪头和碎裂金砂

簇拥着新的方向远去。
镇子却安静，
像它收留的一面石鼓一样安静。
——那是一块掉队的石头，不声不响，
把自己寄存在
江水的喧响，和消失在
很久以前的马蹄声中。

吃炸鸡的时刻

跳集体舞的人群散去后，
小广场有种被掏空了的宁静。
我带孩子们去吃炸鸡，
看见小店的不锈钢架子上挂着的
那种金色漏勺，既油腻，又安详。
想起下午写不下去的两句诗，
刚好可以接续在这里：
生活，像一个无法挽回的空间；起重机
徘徊在越来越暗的天际。

东山

1
我用孤峰向一朵小花致意，
向和你相遇的清晨致意。

在江南，我将老死于一支碧绿的曲子。
——又像枯莲蓬插在瓶中。

2
这不是另外的地方。
——从未有过另一个如花妙处。
夕阳，可换小岛一枚。
爬行的螃蟹，
像件遗忘在水边的小事。

3
下了一阵雨，
衣襟如云片。

台风自海上来，
湖面，像一张用坏的毛边纸。

浆果沸腾。石狮饮下凉水，
饮下花岗岩心中的裂纹。

4
月亮不喜食肉者，
戏园里的椅子干干净净。
日出东山，枇杷熟于西市。

石床入水，木鱼上岸。
秋刀不识白刃，
千年大椿，对动物性的欢乐无心得。

5
庙小，佛是大的，
后园里，一只胡蜂有便便大腹。

枇杷小，语言小，
秋风、墙上的肖像是大的。
——唯这小小枇杷，
能治愈浩大北风的宿疾。

月亮

如果它挂在树杈上，
那不是真的。那是它正从那里离去。

如果它行经天宇，那不是真的。那是
有一封寄给你的信正投递在途中。如果它
出现在水桶中，整个天空也会

试图进入那水桶，因为
这是微小的心接受世界的方式：一个
终生缠住你不放的问题，
像一门学问循环不已。

当它被写进故事，开端像巫术；
当它被画在墙上，结局像个住所。
它是这样的光：凉凉的，一种被黑暗仔细
考量过的光。当它再次出发并遇见

如此多的梦，它认出它们正是
从它心中出走的梦——它小心地
不再踏入其中任何一个。

《舞者》

一只蝴蝶在跳舞，
而有人认为：打赌更有趣。

有人在舞池边打赌，
有人则旋转着，经过骰子、酒、
尖叫……像一团火
碰到什么就烧掉什么。

一只蝴蝶比曲子更轻。
蝴蝶，一个矛盾体：它轻盈的身姿，
它灼热的花纹，一个

寂静内核像它
体内的黑匣子，收集着失事的音乐中
化为灰烬之物。

春风浩荡，所有花纹都已失控，
一只虚构的蝴蝶，
掠走了陌生地理里的安宁。
而有人已从那里返回，回到
一个赌局中。曲子
滑过这叫做春天的酒吧，滑过
手上有伤疤的人，把滞留在
伤疤里的疼痛提走。

河边的脚印

沿着河边，有行隐约的脚印，
——许多天前有人从这里走过，
那时，雪下得紧。

雪曾把践踏的痕迹掩盖，
但在化雪的时候，阳光会准确地
率先找到它们，
现在，那些脚印的形状显露出来。

被踩过的雪总是化得快，
脚印，在释放它从前承受的压力。
我继续往前走，脚下
是晶体的断裂声。
一串单向的脚印，不见回头。

再往前，穿过废弃的砖瓦厂，
是通往县城的路。
回头看，脚印已是两行，
——当年，我也在走到这里时
回头望：村庄，和一个未知的世界之间，
正下着雪。那时，
是一行转眼变得模糊的脚印，
催促我拿定了主意。

最后一排

——也许我会谦逊地后退。
无所事事是安静，

摇晃也是安静。

也许我会一退再退，离你们
越来越远。

弯曲的手指能抓住什么？
穷人的幸福，人间的大事，
都自有安排。

是的，也许我会来到这最后一排，
不发言，不表态，
对这世上的一切
不必了然于心。

初秋帖

我们去拜访一个老者，手心里
残留着铁质扶梯的凉意。

而那回到故乡小镇的人，已提前
在另一个地方度过了一生。

还俗的僧人是个好木匠，
登高的智者，重新得到光线的信任。
苍蝇念经。马头墙不是我们的马，
——它一直滞留在天空中。

下午，过街天桥上系鞋带的人，听见
远郊的果园里，梨像一个哑剧，
蝉，正从树汁中吸食愤怒。

西 湖

女子打着伞过桥，
男子礼佛，行医，研习茶道。

许多年后，女子如幻影，
男子不知所踪。

许多年后，我们依然爱女孩儿，不喜皇帝、
僧侣。
是非中灯火阑珊，
老茶树，绿得像个大邮局。

许多年后我去看你，
一阵钟声，去看河坊街里的石狮子。

小谣曲

流水济世，乱石耽于山中。
我记得南方之慢，天空
蓝得恰如其分；我记得饮酒的夜晚，
风卷北斗，丹砂如沸。

——殷红的斗拱在光阴中下沉，
老槭如贼。春深时，峡谷像个万花筒。
我记得你手指纤长，爱笑，
衣服上的碎花孤独于世。

山中小镇

好看的嫂子住在隔壁，
现在，隔壁已改成了民宿，
茶桌边碰面的，
是来自远方的观光客。

好人得长寿。又一句：
不杀贪官不散戏。
他们谈论着在高腔里迷路的一座山，
据说，云上有条石板路，一直
等着有人从另外的日子里归来。

青色的石头能镇宅，
贵腐酒、端午茶，适合加固记忆。
山鬼、龙子、二流子、成精的野物，
生活拿它们没办法，
但古老的传说知道怎么处理。

据说，有家老宅下埋过几坛银子，
茶社打烊前，它们
会化作一群白鸟在天上飞。

空信封

水观音。纸囚徒。
波浪给码头送来锁链。远方，
幽暗的窗前，有人
正在拆一只空信封。

游子多年无音讯。
信封里有一道拆不开的深渊。

而月亮，正在剪纸人手中挣扎。
——仍没有一束光，
能够真的用来讨论人世。
仍没有一张纸能代替
那单薄的、碎了的、剪坏的……
爱了就不能回头的。

雪 人

本以为世上多了个人，其实，
是我们中有个人
变成了假人。

雪很大，天又黑了，
繁花的身体收尽寒冷。
我们也冷，但需要你萌呆的模样，和开心的笑。

雪更大，词语也散了，
情诗写到一半只得停下来。
我已停下来。如果爱你要忍一忍，
如果难过也要忍一忍。

当人群散去，失眠的人
变成了真假难辨的人。
大雪落在雪人上。我们不要的，
大雪要重新把它抱走。

作者简介

胡弦，诗人、散文家，著有诗集《阵雨》《沙漏》《空楼梯》、散文集《永远无法返乡的人》《蔬菜江湖》等。曾获诗刊社“新世纪十佳青年诗人”称号，《诗刊》《星星》《作品》《芳草》等杂志年度诗歌奖，花地文学榜年度诗歌奖金奖，柔刚诗歌奖，十月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现居南京，江苏作协副主席，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扬子江诗刊》主编。

汪星花园

李　樯

01

我和双胞胎哥哥是在汪星花园度过了幼儿期的。整个白下城，乃至周边几个城镇的宠物爱好者们都知道汪星花园，因为小区周围是个非常大的宠物交易市场，汪星花园的居民，都是宠物爱好者。

小区外的街道叫广州路，不是主干道，而且很短，如果外地人跟白下城的人打听这条街道，很多人未必知道，但你要是问汪星花园怎么走，十之八九都能告诉你，哦，你说那里啊，我告诉你怎么走哈……

这里什么都有，宠物医院，狗粮店，猫粮站，服装店、寄养院，这些自然不用说。这里还有专门为宠物打造的运动场、K 歌房，游泳馆、社交会馆（实际上就是配种站），美甲店、理毛店，还有专门的宠物训练学院。主人们带着自家的猫猫狗狗，乌龟蜥蜴什么的，可以去给它们洗澡，美甲护毛，挑选服装，或者约上三五好友，各自带着宠物到 K 歌房叫几声，去宠训学院上订制的课程，所有这些都是这片社区居民再正常不过的业余生活。

比如说宠物学院。一般来说，钱不宽裕的主人会给自己的宠物选择上大课，一屋子人和狗，嘈杂不堪，跟着教练和他的助理狗学习数数，叼东西，坐立，倒

立前进等。地上到处都是狗屎、狗尿，人们和狗狗一起在屎尿里爬来爬去，玩得不亦乐乎。

阔绰的主人当然耻于让自家的宝贝上这种大课，他们一般选择一对一的私教课程，费用当然不会低，至少是把一个孩子培养到钢琴八级所需费用的好几倍。理由很简单，畜牲多难教啊！

在汪星花园，几乎所有的宠物都有被送进宠训学院学习的经历，还有各种考级证书。不学不行啊，人家都学了，人家狗妈狗爸啪地亮出一张七级叼物证书，你家狗狗跟个二憨子似的，还只是条没考过级的屌丝狗，那也太没面儿了。

妈妈本来打算也要把雪蛤送到宠物学院的，可是她一直忙着跟老墨恋爱、结婚、怀孕这些事情，这事就耽搁了。以至于雪蛤被老墨扫地出门以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一想起雪蛤连一天学都没上过，妈妈就会深深地自责，说雪蛤啊妈妈对不起你，连一天学都没上过。

雪蛤不见了以后，妈妈本来还想再领养一只的，老墨和外婆都不同意。老墨指着我和哥哥说，把这俩宠物养大成人，就够咱们忙活的了。

我跟哥哥就成了老墨和妈妈的宠物。他们经常一块儿或单独牵着我们俩去小区对过的宠物广场溜达。

宠物广场太大了，地面建筑四层，加地下一层。地下层有宠物超市、咖啡店、蛋糕店、小吃店等，人食狗食都卖。地面一层、二层主要是各类宠物交易店、服装店、饰品店，从奢侈品到小作坊生产的劣质狗链、项圈什么的，应有尽有。三层四层还是吃的，喝的，用的，外加一个宠物电影院。电影院的座位都是专门设计的，人座的一侧，都有一个台子或站位，专门让狗狗啊，猫猫啊，乌龟蜥蜴啊什么的趴在台子上面，或者让骡子了、草泥马什么的站在旁边，跟主人一块儿看电影。电影院的入口处则立着一块牌子：为了良好观影环境，请勿大声喧哗。电影院想得很周到，检票的时候，如果发现哪个主人牵的是条狗或者骡子，检票员就会发一副头套，还会帮主人把狗嘴或骡唇套上，就跟人类去看 3D 电影，他们要配发一副 3D 眼镜一样。如果是条蛇，乌龟什么的，就不用这套手续了。

有一回，老墨带我跟哥哥去看电影，结果我坐在一匹草泥马后面。它放了一个臭屁，又拉了一坨屎在地上。我和哥哥都吐了，吐了一地。老墨戴着口罩，没有吐，他很从容地给我们擦擦嘴巴，用矿泉水让我们漱口。他好像知道我们会吐似的。我们把漱口水吐在草泥马的粪便上，溅了一裤腿脏东西。

02

老墨做起和狗狗相关的产业，是他的前事业失败以后的事。他原先从事的工作和狗狗完全没有关系，而是一个卖酒的。他把我们小区内西南边的三间平房租下来，既当办公室又当仓库。平房顶上竖着一块广告牌，黄底红字，俗不可耐。

当上老板后，老墨玩起雅的东西。所谓雅，无外乎一套廉价的茶具，一架网购拼装起来的博古柜，几块采石场捡来的破石头和两墩腐朽的老树根。整好这些东西，老墨洋洋自得，还发了微信朋友圈，引得一帮狐朋狗友又是点赞，又是挑大拇指，纷纷回复要到老墨这里来喝茶，养养气。

妈妈翻着白眼说，喝什么茶，来到就是喝酒，我看你的酒还没卖光，就被他们给喝

光了。

老墨的酒果然被喝光了，公司也给喝倒闭了。

事情是这样的。老墨的一个哥们介绍了一个大客户，说是要把酒卖到中东去。说中东除了很多美国人，加上本地老爷们，酒的消耗量特别大。老墨来劲了，把家底子都给了对方，还借了三十万进货。对方吹嘘说这点货到了中东，简直就像一泡尿洒向撒哈拉大沙漠，一眨眼功夫就能卖光，您就等着大麻袋装的美元吧。老墨心中充满狂喜，走起路来都一颠一颠的，身后留下一串得意的口哨曲儿。妈妈起先也高兴了一下，一边搓洗浴缸里的我和哥哥一边说，这下我们家儿子的房子就有着落了，将来娶媳妇不用愁了。但是妈妈马上又“啪”的一巴掌拍在哥哥的屁股蛋上，立马五个红红的指印。哥哥哇哇哭起来，妈妈一边替哥哥揉屁股，一边对站在旁边颠啊颠地老墨说，完了完了，我感觉你要破产了。

不知道妈妈哪儿来的先知先觉能力，老墨果然破产了，他的那个哥们和一分货款未付的买家，果真就像两泡洒进撒哈拉沙漠的尿液，再也没有了踪影。

无知和贪婪都是黑暗深渊的门锁，一旦被拧开，你身体里的愚蠢便会像黑洞中的蝙蝠群一样直冲云霄。老墨就蠢到了这个程度。那些人喝的都是洋酒，中国的白酒，人家根本不感兴趣。

老墨就这样破产了，我们全家都跟着破产了。妈妈反倒出奇的平静，好像老墨的失败只是一场岩浆爆发后的火山灰而已，已经没啥好咋咋呼呼的了。

雪蛤的名字还是老墨起的。他起的本来不是这个名字，而是雪茄。妈妈不喜欢老墨抽烟，当然不同意用这个名字。

再说雪茄的颜色和它一身的白也不相符。妈妈说。

可是跟你名字一样，有个雪字啊，总比叫雪莉、雪蛤好一些吧？

雪蛤不错啊，对，以后就叫它雪蛤。

我还是觉得雪茄好耶！

不，雪蛤！

老墨拗不过妈妈，再说雪蛤本来就是妈妈抱养的，从归属感上，妈妈也有超过一半的决定权。

可是雪蛤的命运并没有其他大多数宠物狗那么幸运，原因是它两岁那年，妈妈就怀上了我和哥哥。妈妈的肚子大起来后，老墨就开始跟她商量雪蛤的去留问题，妈妈不可能同意把雪蛤送人，也不同意送到寄养站去。其实这当中有过一次机会，就是我们隔壁单元的冯教授家。冯教授的老伴要去新西兰帮女儿带孩子了，冯教授却不愿意出国。临走前，老伴想找只狗狗陪冯教授。老墨听说了这事，主动要把雪蛤送给冯教授，妈妈没同意，冯教授的老伴便从别处找到一只大黑狗。大黑狗又老又黑，老伴对冯教授说，我去新西兰了，以后你们两个老东西就相依为命吧。

错过这次机会，雪蛤被遗弃的命运已无可逆转。

妈妈的肚子里因为装着我和哥哥两个胎儿，不得不提前半个月住进医院待产。据老墨说，当时妈妈的肚子大得出奇，肚皮被我和哥哥撑得高高隆起，显得皮薄锃亮，好像用指甲在那上面轻轻一划，就会爆裂开来似的。如果妈妈站直了，隆起的肚子就像一张迷你餐桌，能平放一碗米饭。老墨向来是夸张高手，所以我和哥哥都不信。不信归不信，

四年级一篇写妈妈的作文里，我还是忍不住引用了老墨这段话，结果得了高分。

妈妈一去医院，老墨就把雪蛤扫地出门了。他已经忍了妈妈整个孕期，忍了雪蛤太久。他把雪蛤送到寄养站，没想到雪蛤第二天就逃了回来，怏怏着要进屋，老墨不让。这时妈妈打电话来，问雪蛤怎么样了。老墨把手机放到雪蛤嘴边，让它叫两声，说你放心吧，它好着呢！

妈妈经常出差，在外地想雪蛤了，就打电话给老墨，让老墨把手机递给雪蛤，听它的叫声。妈妈则会在电话里哄雪蛤，说什么乖啊，在家要听叔叔的话（老墨不愿意当雪蛤的爸爸，妈妈只好让他当叔叔），妈妈好想雪蛤啊，妈妈给你带好吃的之类的话。所以雪蛤一见到老墨递过来手机，就会旺旺叫两声，跟妈妈撒个娇什么的。它知道手机意味着什么。但这回，雪蛤显然不是撒娇了，而是在控诉老墨的恶行。可惜妈妈听不懂，说雪蛤乖啊，等妈妈给你生下两个小弟弟，你就有伴儿了。

我和哥哥两个高级动物，咋就成了这畜生的弟弟了呢？

03

现在，老墨要把雪蛤扫地出门了。他一放下电话，就抓住雪蛤，再次把它送到寄养站，亲自把他关进笼子里。老墨指着雪蛤的鼻子说，别怪我心狠，眼看孩子要回家了，我们实在忙不过来，你老实点哈。

第三天，寄养站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老墨，说你还是把雪蛤领回去吧，它彻夜嚎叫，咬笼子，还不吃不喝，显然得了躁狂症，已经快要死掉了。老墨说死了正好，你们扔了吧。

当妈妈抱着襁褓中的我和哥哥回到家，发现雪蛤不在了后，立即就变脸了。她把我和哥哥扔到地上，任凭我们扯着喉咙哭。老墨只好说雪蛤死了，送到寄养站没几天就死了。妈妈几乎疯掉，又哭又闹，甚至要拖着虚弱的身子去找雪蛤，被老墨抱住了。

外婆训斥妈妈，你现在有孩子了，而且是两个孩子，哪还有工夫养狗！

妈妈把地上的两个襁褓一脚踢开，对外婆吼道，你懂什么，你懂个什么？

老墨给外婆打气，对对对，家里养狗不合适了，到处狗屎狗尿的，万一有传染病怎么办呀？

妈妈抹着眼泪说，你滚，你给我滚。

说完妈妈就哭，说雪蛤啊妈妈对不起你，连一天学都没上过你就走了。妈妈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

襁褓中的我们就是在妈妈的哭咽和抱怨中度过哺乳期的。说真的，妈妈奶水的味道实在不怎样，大概是因为她的情绪不好，那口味变得令人难以下咽。但话说回来，她的确没有精力再宠爱小动物了，光我们哥俩就把她折腾得够呛。她渐渐学会了自我安慰，也像老墨一样，常常牵着我和哥哥去小区对过的宠物商城转悠。遇到溜宠物的街坊邻居，人家都牵着名贵的宠物，就会揶揄她，说咱们小区没养宠物的可能就你们一家了。妈妈就会说，哎吆喂，我这俩不就是最高级的宠物嘛，比你们的高级多了。妈妈一边说一边拴一拴我们身上的绳子。

卖场里，光宠物饭店就有一二十家。为了竞争，店主们也是拼了，使出浑身解数，推出各种餐饮主题，还可以通过 APP，或者微信公众号订餐，送外卖。所以你如果看见一个快递员骑着电驴驶上大街，而车后座上

是一筐胡萝卜加白菜邦子，或是一堆挂着血丝叮满苍蝇的大骨头，那一定是哪家主人给自己的兔子或者藏獒叫的外卖无疑。再比如二楼最北边那家腥鱼饭店，西南角的狗娘小馆，还有电影院旁边的那家狼外婆，一看名字就知道是什么主题的餐厅了。

最高大上的，要数三楼的百兽居，整整一层楼，他们家占了一半营业面积，包间好几十个，大厅有上千平方。一到周末，这里的生意热闹极了，稍微来晚点，你就不得不取号，牵着自己的驴子、小猪，或者拎着鹦鹉笼子、土拔鼠笼子，在门外的等候区排队。不过还好的是，饭店提供免费的 wifi 和饮水，你可以一边上网，给宠物弄点水喝，一边等候服务员叫号。百兽居的口号是，只要是能养的宠物，我们就有它的美食，人肉除外。有一回，一个脖子上套着大金链子的养宠人，用手推车推着一大缸食人鱼来到百兽居，点了一只活鸭、一只东山肥鹅。服务员把两只家禽扔进水箱，迅速合上盖子。一阵沉闷而撕心裂肺的叫声后，水箱里的水变红了，鸭毛鹅毛漂浮着，骨头沉到箱底。妈妈捂着我和哥哥的眼睛，可是她的手小，一只手根本捂不过来，所以我们都看到了。我和哥哥吓坏了，大气不敢喘，一人抱着妈妈一条大腿，躲在她后面，好像那些食人鱼会随时冲过来咬我们。围观的食客都惊呆了，全场一片死寂。过了好一会子，有人鼓掌，众人这才回过神来，唏嘘不已，纷纷觉得食人鱼是一种很酷的宠物。

大金链子则坐在餐桌旁，用竹签剔着牙，一副酒足饭饱的样子。

04

雪蛤并没有死，而是成了一只野狗，和另外一些野狗野猫在小区西边的垃圾处理场生活。这些野宠也会窜到小区里勾搭家宠，但经常被驱赶，挨棍子或者石块。在汪星花园人眼里，家宠是宝贝儿，野宠则是贱种，如果自家的宝贝儿被野宠勾搭上了，那简直就是一种耻辱，好像自家闺女被流氓糟蹋了，或者自家儿子让妓女勾搭坏了似的。当然，野宠里也不乏名贵品种，被识货的人发现后，也会收养到家里，于是贱种摇身一变又成了宝贝儿。可是这些养宠人，又有几个是识货的呢，无非是向宠物界倾倒一些富余的爱心罢了，就像倒垃圾一样。

雪蛤白色的皮毛因为野外生存变成了土灰色，为了混淆妈妈的视听，老墨又弄来染料，把雪蛤从一只纯种白狗变成一只杂种花狗，这样妈妈就完全认不出来它了。即便雪蛤来到楼下徘徊，发出叫声，甚至蹭到妈妈的脚边，妈妈也认不出来它了。妈妈甚至会用脚踢它，滚，滚远点，你这只野狗。

我是雪蛤，我是你的小宝贝雪蛤啊！

你不是雪蛤，雪蛤可没你这么邋遢。妈妈说着，又要踢，雪蛤躲开了。

看着雪蛤狼狈痛苦的样子，我和哥哥乐坏了。我们各自躺在自己的四轮手推婴儿车里，晒着太阳，吹着小风，不禁快乐得手舞足蹈，口水都流出来了。

可是好景不长，当我和哥哥能够落地行走后，我们才发现，小区里几乎所有的猫猫狗狗都是敌人。绝对不是友好与否的问题，就是敌人。它们目露凶光，龇牙咧嘴，恨不能吃了我们。这让我害怕，一看见它们朝我走来，就吓得不行，赶紧躲到妈妈怀里。

我那时混得可真不怎么样，用老墨的话说，就是一只屎壳郎那么大的狗，都能把我吓得屁滚尿流，撕心裂肺的。老墨说这话的

时候，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老墨破产后，决定暂时不搞营生。反正租的办公室还没到期，他就成天呆在空空如也的办公室里，守着那几块破石头。打游戏、喝茶、学弹吉他成了他的日常。妈妈气坏了，想把他的吉他砸了，可是老墨说不能砸，等我学出师，还要教咱们儿子玩乐器呢，我要把他们培养成偶像二人组。他一定知道自己是在扯淡。

老墨有时也去小区的运动馆、健身房或者棋牌室。但这些场所，只允许带宠物的人进入。也就是说，宠物是这些场所的通行证。老墨没办法，就把雪蛤找来，去运动馆跟别的宠物狗打比赛。雪蛤每次都能赢，因为它是只野狗了，它奔跑或者说逃生的本领，肯定比家宠厉害。雪蛤帮老墨赢了不少烟酒钱，但有一次，一个输了的主人不愿意掏钱，理由是雪蛤不是宠物，是野的，野的不应该有参赛资格。经他这么一提醒，别的输家也不干了。老墨跟他们干起来，他当过兵，干翻几个人不在话下。老墨被带到派出所，赔了医药费才被放出来。

老墨只好带雪蛤去棋牌室碰运气。他不大会打麻将，每次出牌都问雪蛤，出这张怎么样？或者这张？雪蛤如果不吱声，老墨就把牌收回来，另换一张。雪蛤如果叫唤一声，老墨就会把手里的牌打出去。雪蛤又帮老墨赢了不少烟酒钱。牌友纷纷夸奖雪蛤是一只灵宠，也想让自己的狗狗、或者乌龟给自己指点迷津，涨涨手气，可是从来没有灵验的。有一次，一条泰迪犬令他的主人输得很惨，输急了眼的主人照着泰迪犬的嘴巴就是一拳，把狗狗的牙都打掉了，泰迪却只敢嘤嘤抽泣，不敢大声哭嚎。这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一只乌龟。它是被输急了眼的主人活活踹死的。

老墨想把雪蛤重新收养回家，妈妈不干，说它不是雪蛤，快点给我弄出去。老墨只好把雪蛤洗白，说你再看看，这就是雪蛤，他其实没死。妈妈仍然不认账，好像在她和老墨恋爱阶段的那只雪蛤才是她的雪蛤，现在这只无非一只野狗罢了。老墨只好把雪蛤放到办公室里，但雪蛤很快就逃了出去。它或许觉得当一只野狗更帅气。

05

一般情况下，城市上空很难见到老鹰、秃鹫这些猛禽，汪星花园的上空就不一样了，人们经常看见三两只秃鹫在天上逡巡。小区里经常有死宠，病死的，被人打死的，被药毒死的。如果是有人家的，主人兴许会把尸体带到外边，找棵大树，挖个坑，把尸体埋了，或者埋在小区的花坛里，桂花树下。所以小区植物的长势异常茂盛，每到深秋，桂花也特别香。

有小孩的人家，也因为那三三俩俩的秃鹫惊恐不安。这担心当然不是没有来由。据老墨说，我刚会走那会儿，曾被一只老鹰叼起来过。可能因为是冬天，我穿的衣服比较多，秋天里也添了一些膘，比较重，老鹰抓着我相当吃力，没飞多高就把我扔了下来。我掉在桂花树上，擦破了额头，至今还有一块伤疤。老墨气坏了，对妈妈和外婆说，头年里我就告诉你们，属蛇的家长今年一定要看好小孩，否则会有灾，你们看，应验了不。妈妈和外婆早已吓破了胆，也不敢反驳老墨了。

直到现在，小区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一见到我走过去，就会在背后叽叽喳喳的议

论，说这孩子命大，没被老鹰叼走。也有的说这孩子将来有出息，说那只老鹰不定是哪路神仙派来的，想把我叼到某座仙山上，十几年后放下来，就成了一个身怀绝技的少年了。

所以，除了一股永远无法消除的宠粪气味，动物尸体隐约的臭味，再就是防鹰警示标识，也成了汪星花园的一大奇观。除了一只老鹰，外加一个红色的圆圈和斜杠那种警示牌，遍布小区门口的柱子、墙壁、宠物操场等许多地方，还张贴着许多诸如“看好小孩、严防老鹰”、“孩子被叼、概不负责”等警示标语。看来，我那一次的劫难，对这个小区的物业管理，以及后来出生的小孩的身家性命，还是有所贡献的。

只是最近几天，小区上空的秃鹫又多起来，足足有十来只，很多人家都把小孩和宠物锁在屋子里，不敢带到楼下溜着玩儿了。有人看见这些秃鹫抓过几只比较弱小的野宠。它们抓着猎物飞向远方，直到在天空里消失。

秃鹫嘎嘎的叫声非常瘆人。

事情的原委很快就被发现了。原来是一个留守老人死在了家里，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发臭了。老人就是退休的冯教授。他的尸体旁，则躺着大黑狗的尸体，它应该是老死的，或者饿死的。总之这主仆俩都悄无声息地死了。生命是美丽的，死亡是生命不可分割的部分，死亡也是美丽的。

冯教授的尸体被搬走后，秃鹫也就散了，人们这才敢把小孩儿，家宠带到楼下溜着玩儿，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06

最近几个月里，则有两件比较大的事情令汪星花园的居民们惴惴不安。

一件事情是人们发现有人用金属夹子诱捕野宠，然后将其剥皮，或者划开肚子，挂到树上或电线杆子上。

平时，居民们虽然不在乎这些野宠，但也经常扔些吃的给它们。妈妈就是这样治好我和哥哥对小动物的恐惧症的。晚饭后，妈妈会带我和哥哥下楼，在小区里溜达。妈妈教我和哥哥把一些宠食扔到路边，或者篱笆里，不一会儿，就会有三三两两的野宠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好像是从地下钻出来的。它们吃完地上的东西，却不离去，仍然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手里的宠食袋。起先我是害怕的，怕它们扑上来，所以我会身不由己地把袋子扔出去。它们一哄而上，吱哇怪叫着争抢，吃完又抬起头安静地看着我们。妈妈跺脚道，你们这些饿死鬼，还不滚远点。它们就离开了，有些不舍，走几步还要回头看看。几次下来，我和哥哥就不再害怕了，甚至学会了用食物调戏它们，并享受着被依赖的感觉。再说了，妈妈发给我们的宠食极其有限。妈妈说，你们有爱心是好事儿，但我们家破产了。

就是哥哥最先发现树杈上的宠尸的。他踉跄着跑到妈妈身边，边跑边回头看，好像有个怪兽在追赶他。

妈妈把这事儿告诉老墨，老墨也紧张起来，出去逡巡了一圈，回来后乐呵呵地说，我看到咱们家雪蛤了，它没事儿。

但居民们已经炸开锅了。这些野宠就像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札，它们虽然卑贱，却也是居民们允留的宾客。居民们可以戏谑它们，可以制造让它们亢奋或者惊恐的假象，但谁要是伤害它们，甚至下毒手，那就是对大家伙儿爱心的公然挑衅了。

居民们自发组成搜捕队，分头潜伏在汪星花园的各个角落。一只野宠被铁夹子夹住了，嗷嗷叫着。躲在暗处的搜捕者对此无动于衷，他们关心的是放夹子的人，而非野宠的生死。一个身影走过来，打着手电筒。趁他蹲下来，正要用锤子敲击野宠的脑袋时，搜捕者冲过去，把他摁在地上，反剪双臂，一个叔叔还用膝盖抵住他的脑袋。有人认出凶手来，是个糟老头儿，也住在汪星花园。跟死去的冯教授一样，老头儿也是一个人住，不一样的是他是被子女遗弃的——冯教授虽然不是被遗弃的，但也好不到哪里去。

老头儿的骨头都要被拧断了。他吃力地爬起来，顾不得扑打身上的尘土，就对着搜捕者骂起来。他说得前言不搭后语，但人们从那些语言碎片里提取出了老头儿的作案动机。他一个人，子嫌女弃，生活拮据，经常是一天只能啃两个馒头。而我们倒好，花那么多钱买宠食，喂给野狗野猫，却没有人留意过他，更别说给他送点儿吃的了。老头儿指着奄奄一息的野宠，骂骂咧咧地说，你们他妈的就是一群畜生，一个大活人要饿死了没人管，却给这么个畜生献爱心。我就要杀死它们，全他妈逼的杀光。

搜捕者们面面相觑，无声散了。一个叔叔边离开边不服气地嘀咕，关心你有个鸟用。

居委会和派出所联合行动，找到老头的子女，总算把问题解决了。人们不用再害怕走夜路时会踩到野宠的尸体，或者路过树下时，会有野宠的血及肠子掉到脖子上。

但野宠的事儿还没完。

这是第二件事，雪蛤被人吃了。

07

妈妈又跟老墨吵架了。老墨带我跟哥哥到楼下溜达，这本来是妈妈安排的，或者是命令。但我和哥哥都踩了两脚宠粪回到家里，把地垫、地板都弄脏了，臭哄哄的。妈妈一边在卫生间刷鞋子，一边嘟囔老墨，狗屎多，狗屎多你不能绕着走哇！

我是绕着走的哇，可是你俩儿子哪儿有狗屎走哪儿，我有什么办法！我和哥哥齐声反对老墨，你不是说过，踩狗屎能走狗屎运吗？

妈妈也一副恨不能拿还没刷干净的鞋底抽老墨几个大嘴巴子的表情。

老墨说，要怪就怪小区里的野宠太多，走路都绊脚了。

说过这话没几天，雪蛤就不见了。老墨本来是想带雪蛤去棋牌室的，结果总也找不到它，小区外的垃圾处理厂也找了。本来，雪蛤每天是要主动出现在老墨视野里的。毕竟这是人类的一亩三分地，雪蛤知道找个靠山的重要性。

直到听说有人在掠捕野宠，贩卖到南方一带，老墨才恍然大悟。

据说每天天不亮，都有一辆小型卡车离开汪星花园五里外的江边，借着夜色的掩护离开白下城，开往遥远的南方。目击者包括清洁工、晨练者、早起赶工的路人。他们说车上都是铁笼子，笼子里塞满了狗狗。起先人们以为这是宠物贩子，可是其准时准点又鬼鬼祟祟的样子，实在形迹可疑，再结合汪星花园及周边野宠的数量不断下降，家宠经常被盗这些现象，他们的身份也就确凿无疑了。

他们是盗捕者。他们把成车的狗狗拉到南方，卖给那里的饭店，狗肉铺子，卖给食客。听说也有好心人会买下一只，带回家当宠物养起来，但这毕竟是少数，大部分狗狗

的命运是被咔嚓掉。

这下汪星花园的居民炸锅了，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到一起，唾液飞溅，议论纷纷。老墨意识到了雪蛤的危险，他只有默默祈祷，希望雪蛤能逃过一劫。但他也清楚，祈祷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和麻痹，没什么用的。

没人知道汪星花园反盗捕小组的成员有多少人，有哪些人。即便听到一丝风声，或者知道自己的家人就是其中一员，居民们总是三缄其口，任凭片警向谁打听，到底有没有这个组织，他们是不是打断过一个盗捕者的腿骨，人们都只会摇头，称没听说过这回事。

居然有盗捕者啊，这些人太可恨了，活该。

反盗捕小组？没听说过，还以为是你们警察局设立的呢。

居民们心照不宣地保护着反盗捕小组的成员，拒绝在任何场合公开议论这个组织和与其有关的消息。即便有人嘴痒难忍，想吐噜几句反盗捕小组的传奇故事，他立马就会召来凌厉的眼神，或者有人把一支香烟塞进他的嘴巴，给他点上火。

片警眼看捞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盗捕者和运送猎物的卡车已销声匿迹，这件公案也就不了了之了。

敏感如妈妈者，早就看出老墨参与了反盗狗小组，甚至很有可能，他就是打断人家腿骨的那个人。

是你干的吧？

老墨不吱声。

你最好去投案自首，该赔偿的赔偿。

胡说什么呀，我去店里了，最近生意好的很。老墨回避着妈妈的眼神，趿拉着鞋打开房门，匆匆下楼去了。

学了两年吉他后，老墨就把乐器装进袋子，挂到了墙上。老墨把原来的三间平房改造成了宠物配种站，招牌自然是要换掉的，美其名曰“白下市宠物良种交流中心”，广告牌仍然是丑陋的黄底红字。

老墨的生意半死不活，他又重新拾掇起那些雅趣，茶道、朽木，奇石什么的。他从墙上取下积满灰尘的吉他袋，掸干净灰尘，拉开拉链，发现吉他弦已经断了一根，没断的也松掉了。

汪星花园的居民们，时不时听到老墨的歌声飘出窗外。除了他破锣般的歌声，没人知道老墨成天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捣鼓些什么，就连老墨自己都不知道。他半躺在靠背椅里，一躺就是半天，躺着躺着就睡着了。刚开始，妈妈还会派我或哥哥去喊老墨回家吃饭，但时间一久，妈妈就烦了，说别管他，让他跟老鼠过去吧。

08

没错，老墨的屋子里有许多老鼠。刚开始不多，偶尔一两只从洞里爬出来，在老墨周围贼溜溜地转悠。见老墨并无敌意，老鼠胆就大了，满屋子追逐打闹，或者蹲到老墨对面的地上，看他喝茶，听他弹琴或唱歌。老鼠越来越多，有时能蹲在地上一排，它们安静地看着老墨，像一溜泥塑品。老墨并不在意这些老鼠，也无心驱赶它们。

盗猎者的消失，使得汪星花园一带家宠和野宠的数量再次急剧增加，甚至超过了盗猎者出现之前的数量，简直是铺天盖地，宠满为患。除了狗屎狗尿这些东西，小区内外的道路上，经常能看见被电动车、汽车碾死的宠尸。没办法，宠物太多了。有一天，妈妈开车刚进小区，就轧死一只野宠，惊魂未

定之际，一只被别人轧断腿的野狗又钻到她的车轮子下。妈妈吓坏了，车子都不会开了。她就打老墨的电话，希望他能过来帮忙。老墨一听就烦了，说屁大点事，你自己搞定。妈妈气坏了，冲到老墨呆着的平房，推门一看，妈妈惊呆了。只见老墨正在逗一群老鼠玩儿，老鼠不在别处，却是爬到了老墨的茶几上，一溜排开。老墨喝茶，老鼠们就抬头看着。老墨倒茶，有意把冒着热气的茶水泼溅一些出来，老鼠们就后退一下，还吱吱地叫起来，似乎挺欢乐和谐。

妈妈看傻了。须臾，整个汪星花园都能听到妈妈那一声锐利无比的尖叫。那叫声跟耗子一样，但是分贝不知得大多少倍，有人甚至说他们家窗户玻璃都被妈妈叫炸了。老墨的说法则是，老鼠当场就死了几只，是被妈妈的尖叫震死的。

妈妈不理老墨了，也不准他回家，说你跟老鼠过去吧。

老墨买来一大堆老鼠架子，毒鼠强，开始了一场大屠杀。屋子里的老鼠迅速变少，但仍然有狡猾的老鼠躲在洞里，不肯出来。老墨就用一个大号电热水壶烧了一壶又一壶开水，灌进老鼠洞里，直到它们吱哇乱叫着冲出来。老墨仍不罢休，拎着热水壶满屋子追赶。窗玻璃上聚满了水汽，夜晚，透过朦胧的窗户玻璃，人们看见老墨在灯光里急速闪烁的身影。

夜深了，几颗星星挂在天边，汪星花园彻底安静下来。老墨打开房门，从屋子里走出来，屋内泄出的灯光照到一大群在屋外逡巡的野狗身上。见门打开，它们都停下来，呆呆地看着站在屋檐下的老墨。它们的眼睛一律反射着蓝宝石一样的夜光。老墨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聊了几句。最后他说，我他妈把你腿都打断了，你真的不恨我？……那好，你现在就带麻醉剂和诱饵过来，车子仍然藏在江边的小树林里，咱们一起干！

（本篇为《花园三部曲》第二篇）

作者简介

李檣，徐州铜山人，诗人、小说家，中国作协会员，江苏省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他们”同仁。作品散见《人民文学》《诗刊》《钟山》《中国作家》《上海文学》《扬子江诗刊》等。出版长篇小说三部、小说集《喧嚣日》，诗集《挑灯夜行》。曾获金陵文学奖、紫金山文学、扬子江诗歌奖等。



鸽子崖客栈

谭大海

这是我师父讲他师父的故事。

鸽子崖在敦煌至哈密的荒漠古道上。随着时代变化，汽车代替了驼队马帮，两地间又修了绕开峡谷高崖和盐湖沼泽的国道，这古道就被废弃了。只有在附近盐湖挖芒硝的人、采中药材的人和贪图近道的车辆才经过这里，鸽子崖也就成了这条古道上的唯一客栈。

我师父是罗布泊北面一个生产建设兵团芒硝矿上的汽车司机。个头中等，但长得标致。凭借着过硬的汽车驾驶技术，往返哈密不论送货还是购物他都走这条近道，在鸽子崖客栈停歇。我曾因此问过他，为啥放着平坦的国道不走，走这戈壁荒道？他说，国道走的是弓背，古道走的是底弦，近三成。还有，走公路要住物资站招待所，花钱多还看服务员的脸色，哪跟住鸽子崖，花钱少，心里舒坦。矿上人说，师父停歇鸽子崖客栈是为了去泡那女老板。

我师父性格倔犟，但为人仗义，身上有古代江湖侠客的影子。出生在苏鲁交界的大沙河边一个普通的农家。十八岁那年正赶上解放战争初期的解放军有计划的撤退，家乡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他让王耀武的部队抓了壮丁。所在部队是一个后勤运输队，他一去就学开汽车，一年后就能单独开车执行任务，成了一名很出色的汽车司机。后来在一次战役中，他和另外两辆汽车负责往前线运送弹药，路上遇到游击队袭击，同行的车辆被炸毁。他早就有投奔解放军的念头，只是找不到适当的机会，既然机会来了说什么也不能错过，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趁机掉转车头，驶向解放军阵地。从此，他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解放家乡时他在家住了两天，由父母做主娶了媳妇。然后又随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攻占南京，解放大西南等地方，他开车经过了大半个中国。在全国大部分地方都解放的时候，部队允许他回家探亲。谁知进家碰上了媳妇正与人通奸。他一怒之下要了奸夫的命，打跑了淫妇，然后投案自首，被依军法判处六年刑期。从那他伤透了心，发誓

一辈子再也不娶媳妇。刑满后回到原籍。他说老婆不守妇道，对男人是最大的羞辱，没脸面对家乡的人，于是便投奔到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硝矿上的表姐家。因为他有开汽车的技术，就成了矿上运输连队的司机。他说，一辈子与汽车撇不开了，到哪里都是把方向盘，这是命中注定的。我不这么看，认为是他与汽车打了大半辈子交道，已经与汽车结下了离不开的情缘。他有精湛的驾驶技术，是很难得的人才，驾驶证是交通部特批的，上面注明着允许驾驶一切机动车辆。师父还有高超的修车技术，除了更换大的零件外，一般的故障他都能在没有光亮的情况下排除掉，这是他的绝活。师父对人严厉，尤其是对我这样的徒弟，甚至有些苛刻。但他是外严内慈的人，有一颗菩萨心肠，我能成为他的徒弟而感到荣幸。我第一次跟他出车去哈密，就夜宿在鸽子崖客栈。

那是一个暮秋季节。车还没到鸽子崖就已经天黑，夜幕下的荒漠朦朦胧胧，模糊一片。汽车一下子从平坦的戈壁上驶进深深的峡谷中，一会儿又从峡谷深处爬上高高的崖顶上，就这样一会低，一会高，车在颠簸行进。峡谷里回音萦绕，阴森恐怖，崖上风吼沙飞，敲打着挡风玻璃，车灯的亮光显得昏黄。这样的路况走了约一小时，汽车停了下来。师父说，到了，下去把院门打开。我从驾驶室里钻出来一看，车停在一座高高的陡削崖壁下。我借着车灯看到，客栈没一间砖木结构的房子，全部是在崖壁底部的窑洞里，一排十多间，外面用土坯垒着人头高的院子。院门宽可过车，两扇木板条门分别由两边的粗木桩固定着，两根木桩上端由一根横木连接，正中钉一块长形木板，算是门头的匾额，上面写着“鸽子崖客栈”五个楷不楷隶不隶的蹩脚红漆大字。我使劲推开院门，师父把车开了进来，这时院里已停了好几辆汽车。他把车停好，让我把车上的东西都卸下来，我还以为车上拉的一些生活物资是给矿上买的呢，原来都是给这里的？

我和师父肩扛手提的搬运完了，女老板才不慌不忙地走过来。她先看了看搬运进库屋的米面油和新鲜的蔬菜，说，今儿再不来，明天就要断顿了。我一听心里就有些不爽，把俺师徒当成你自家屋里的男人和娃了，千里遥远的把东西拉来搬到屋里放好，连一句应有的客气话也不说，还有埋怨。可让我更看不明白的是师父，他可是历来谁的帐也不买的主，却也焉儿巴叽地耐着性子向她解释说，这几天矿上停产学习，没硝拉。我惦记着你呐，这次是以上路带徒的名义过来的。女老板把眼光对着我，上上下下打量着，好像师父收徒要经过她这一关似的。只见她本着的脸稍微一松，说，看长相还行，不知心灵不灵？师父马上说，还凑乎。我知道能从师父嘴里说出这话，可是最高评价了。女老板脸上露出微微笑意说，那就好。洗洗脸赶快吃饭去吧。临走还瞅我一眼。她看我，我也看她。年龄和我师父相当，四十多岁精力旺盛，稍高的身个，十分匀称丰满，运动员式的短发，虽然穿戴随意大众化，但仍风韵动人。在她那白皙的瓜子脸上，有一颗绿豆粒大小的黑痣长在两道浓黑的眉间，给人感觉着在她大胆泼辣、坚毅倔强的性格中又暗含着冷峻。

我们经过中间一个大的窑洞门前，我注意看了看，只见里面既像宾馆的前台大厅，又像一个大餐馆。进门靠左是当值人员的一张条桌，后面的木条架上分别摆放着烟酒糖茶等日用百货。右边大面积的是供客人用餐

的饭桌条凳，桌上大部分都有人，有的正在挥拳行令酒喝得正酣，有的在大口咬馍，满筷子夹菜，狼吞虎咽吃得正香。师父对这里一切都熟，如同在家，他带我进了一个小窑洞。室内干净利索，井井有条，一室隔明暗两间。明间靠左放一方桌两条长凳，周围墙边放着生活必备品，内间是卧室。我和师父坐下喝着茶，就有人把饭菜端了过来，一盘青椒炒鸡蛋，一盘莴苣炒肉丝，两大碗拉面。我知道能在这里吃上这样的饭菜，简直就是城市里的满汉全席了。师父让我先吃，他点上一支烟慢慢地吸着。这时女老板进来了，手里拿着一瓶伊力大曲往桌上一放说，喝两盅？师父说，喝两盅。说着从桌上拿起香烟递了过去。女老板从烟盒里抽了一支，师傅马上打着火机给她点上，两人就一边吸着烟，一边喝起酒来。师父喝了一口酒，咂嘛咂嘛嘴说，这酒好，够度数，煞口。女老板歪着头笑眯眯地看着他，脸色如盛开的桃花，把一个成熟女人的风韵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我这二十岁的青涩小伙子看了都不禁有些紧张。我赶紧把碗里的饭两口扒进肚里，站了起来说，我吃饱了。女老板如从梦中惊醒，对我说，那你去隔壁睡吧。

我到了左边的窑洞，看了看就折了回来，对女老板说，你让我在那里咋睡？她听了一扫刚才的妩媚风韵，脸一本说，躺着睡。难道还让我搂你睡？师父听不顺耳了，对女老板说，咋说话呐，他还是个孩子。接着又问我说，咋回事？我告诉他里面已经睡满人了。她也没因此感到歉意，而是拉起我说，走，我带你去洗澡，回来和你师父睡我这里。我被她拉得踉踉跄跄的，心里挺害怕。心想，这个野女人，黑灯瞎火的把我往外拉，让我跟她到哪里去洗澡？这鸽子崖客栈别是《十字坡》里孙二娘开的黑店？我不敢细想下去……

我被她拉扯着出了院子，到了斜对过的一处崖下，这里有一处低矮的土坯房。她推开门先进去，我跟在后面小心翼翼地朝里走，并做好随时往后跑的准备。突然从里面跑出一个光腚男人来，见到她高声嚷道，老板你去哪了，让我好等呀？可她并不生气，而是用巴掌猛地朝那男人的屁股打去，说，快去把你的皮套上！那男人手捂着发红的屁股往回跑，嘴里还忘不了唱着打情骂俏的秦腔戏：小娘子你忒无情，不念哦们夫妻一场的恩情……我见此情景心想，我的娘唉，这是个啥鬼地方呀？我慌忙退了出来。这时我师父走过来了，他见我害怕的样子，笑笑说，进去呀，有什么好怕的，脱了衣裳不都一样吗？

当我们进去，女老板正在给刚才那个光腚男人修脚，只是那男人穿上了裤衩，躺在床上闭目享受着当下的舒适。床一旁的桌子腿上挂着一面小铜锣，不知是干什么用场的。我走在师父前，准备掀开门帘进浴室，猛地从里面冲出一个身上流着水的大胖子光腚男人。他与我撞个满怀，还对我瞪了一眼，意思嫌我挡了他的道。我赶忙闪开让他过去，他径直朝修脚的地方走去，嘴里骂道，操你个妈的赵大头，你抓住老板的奶子吃起来就不放了？他骂声还没断，铜锣“咣”地一声震耳欲聋。接着就是女老板冲锋枪般地叫骂声，放你娘的狗屁，你想吃老娘还不给呢！只见那大胖子像个大棕熊，一踊一踊地往前凑着说，咋的，嫌我的球把子短？说着他拽着两腿之间的那玩意儿往前凑。

师父站住了，他“吭”地咳嗽一声。我听出来了，这是向挑事者发出的警告，我也站着不动了。女老板不知是本性使然，还是

看着我师父站在后面，她毫不惧怕地警告大胖子说，你再敢往前走，我把你的球把子剪掉喂狗去！大胖子还真不害怕，继续往前凑着说，今天我倒要看看是你剪掉我的球把子去喂狗，还是我把球把子给你插进去。说话间大胖子到了近前。这时躺在床上修脚的赵大头一看要闹真的了，急忙一个鲤鱼打挺站在了大胖子和女老板之间，打圆场说，都是开玩笑逗乐子，别当真，别当真……谁知大胖子丝毫不领情，伸手把他拨楞出去好几米远说，给我滚开！我贾大炮，在这方圆八百里说一不二，句句砸个坑，说的都是真话。

女老板意识到今天遇上来找“茬”的了，于是往后快退两步，拉开了架势。大胖子乘势而进，女老板猛地跳起，一个斜飞脚凌空劈下，照准大胖子的胸部狠狠踹了过去。大胖子遭到猛地一击，后退两步晃了晃站住了。这家伙没想到面前的女人会武，他认为自己在人前丢丑现眼了。接着他挥舞拳脚运气，准备发动进攻。

就在这时，师父紧走几步挡在大胖子面前，放重口气说，过分了！大胖子一看，来多管闲事的了，于是抡过去就是一拳，说，找死！师父一偏身躲过，一把抓住大胖子的手腕，使他动弹不能了。师父笑笑说，没有三把神沙，敢在这鸽子崖开客栈？师父会武功在硝矿早有耳闻，却从没有见识过，今天让我大开了眼界。大胖子瞪着一对牛眼问我师父说，你和这妖婆娘是啥关系？女老板抢着回答说，他是我男人！她的回答让我感到意外，整个矿上都知道师父没媳妇，而且是发誓不娶的，这客栈女老板咋能会是他媳妇？一定是女老板危急时刻，想扯起大旗当虎皮。师父听了也没否认，只是对大胖子说，今儿在这里碰上，见面握握手算认识了。

师父说着松开左手，又伸出右手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往后常到鸽子崖客栈来吃饭喝酒洗澡。大胖子活动着被抓住的手，他没理由拒绝再和我师父握手。两手握在一起，大胖子感觉到对方的力量，他连一点招架之力都没有，此时他理解了我师父再次握手的用意。大胖子败得心服口服。师父牵着大胖子的手说，男子汉大丈夫犯不上跟女人斗气。走，洗澡去！

我进到浴室内一看，没有脱衣服的地方，连坐凳也没有，中间立一棵人头高的干枯沙枣树，锯掉细枝末梢，留下枝桠当衣架。我站着脱了衣服挂在沙枣树上。上面已经挂满了灰色的、蓝色的、黑色的外衣和各色的内衣裤衩。与这一道矮墙相隔的另一边就是浴池了，几个汽油桶连一起做成的土锅炉，旁边一个压水井，一根胶皮管子，一头接在压水井出水口上，一头放到汽油桶上，汽油桶的一端，有个铁的镀锌水龙头往浴池内加热水。浴池用大小不一的卵石砌成，之间的缝隙用水泥抹成二指宽带状。池内没膝深的热水中挤满了粉红色的肉体，有的坐在边沿上搓身上的灰，有的在打肥皂，有的抠脚趾，有的躺在水里闭目享受，有的在叙谈，也有的粗言秽语打诨骂俏。这里是男人的世界，无需遮掩，赤裸裸毫无顾忌地蓬勃张扬，尽情地展示着自己躯体的各个部位。在这逼仄的空间里，闷热与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酸臭腻歪气味相混淆，嘈杂声与升腾的水雾相搅拌，使得污气浊流排泄不畅，迟留回旋在密集的人群中。我刚进来感觉不适，有种压抑和想哕的感觉，过一阵子才渐渐地适应。看到师父与大胖子相近而坐，且有说有笑，我佩服师父用智慧化解了一起滋事寻衅事件，能使这家荒漠古道上的客栈顺利开下去。

晚上让尿憋醒，我发现师父没回来，心里顿生疑虑。我不相信女老板说师父是她男人的话，一定是她急中生智骗大胖子的。师父与女老板关系不一般是真，是情人关系也是有可能的，但要说他们是合法夫妻打死我也不信。因为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师父不可能瞒着矿上的人，包括他表姐，再说也没有隐瞒的必要。那么师父夜不归宿去哪了呢，难道她与他另有去处？出于对师父的关心，我必须弄清楚。我先解决小便问题，然后再仔细寻找。

客栈外夜幕低垂，冷风吹面，一弯残月将要沉没。大西北荒漠戈壁上的深秋夜晚，已是霜染万物，寒气袭身，一早一晚离不开棉衣。我在僻静处撒了尿，提上裤子正想回院内，顺着风传来了隐约的说话声。我寻声前去，渐渐地说话声清晰了，并分辨出了师父和女老板的身影。他们在院墙外十多米远的地方，坐在高出地面的岩石上，师父身披旧的军大衣，女老板在他身旁。我不敢太靠近，怕惊扰他们，但还想知道他们之间的秘密，就靠在院墙隐身处听了起来。

女老板说，这趟来要给俺撂下一句准话？

师父说，你要俺的啥准话？

女老板说，俺想成恁的人。

师父说，已经是俺的人了，你亲口说给胖子的。说着还用手拍拍女老板的肩膀。

女老板使劲往师傅身上一扑，撒娇说，俺要和恁名正言顺的成一家人，在一块过日子，那话是日哄大胖子的。果真验证了我刚才的猜想。

只见师父挣脱女老板靠过来的身子，果断地说，那不能成，你不把身上的那些麻缠事抖落清楚，门都没有。

女老板泄气地离开师父的身子，像似流着眼泪，头低低地垂着，无力地说，恁是想让俺去坐牢，去送死……

师父没有哄劝女老板，沉默片刻，严正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说，俺看中的是你的刚硬，最厌恶的是软蛋，砍头不过碗大个疤，人死活都要清白地站立那儿。俺把话挑明过你，摆在你跟前的路就两条：一条跟俺犯了事一样，去投案听从发落；另一条在这儿等公安来抓。

女老板一时没说话，我想她此刻的心情一定低落到了绝望。突然，她又冷冷地问师父说，恁是不是想看着俺让公安给抓走？

师父说，不，要有那念想的话我就不会让你搭俺的车，更不会帮你在这里立脚。道咋走由你选，俺认下包庇罪，绝不会去告发你，眼下俺还没那觉悟。

女老板步步紧逼：恁是想跟俺撇清？

师父淡淡一笑说，咱俩交往，都是你情愿俺心甘，你觉得不划算就断。师父略一停顿又说，俺对你许下：只要你认俺，等你抖落清身上的麻缠事，判刑坐牢俺都给你订婚，一直等你出来。

女老板明显被感动，她扑通跪在我师父面前，低声地哭泣着说，俺没交错人。突然她更进一步地追问我师父说，要是俺判了死刑呐？

这时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这一着在象棋对弈中叫操底将军，是没有丝毫退路的死棋。只见师父毫不犹豫地说，俺去给你收尸。俺死了咱俩合葬，埋一个坟头。

我听到这里，对于他们交往中所牵扯的是是非非恩怨情仇，明白中更多的是糊涂。又看到女老板跪着又一次扑进我师父怀里，两人生死离别似的紧紧地抱在一起。这时，天边的残月早已落地，夜风渐渐大了起来，

寒气有些刺骨。突然我猛地打了个冷战，立刻想到身上穿着单薄，就立马撤回了。

清早一睁眼，天已经大亮了。出窑洞一看，东方已露旭日，满天的灿烂朝霞。师父正坐在我们汽车的踏板上抽着闷烟。

昨天晚上没看清鸽子崖的面目，今早趁没离开，我要仔细观看清楚。原来整个鸽子崖是座沉积的黄土崖，在霞光的辉映下像镀了一层金色。十多米高的陡削崖壁上部，布满了风蚀的蜂窝般的小洞窟，数不胜数，让人眼花缭乱。我随即从地上捡起一块可手的石头，奋力投过去，正巧投进一个洞窟里，里面立刻飞出了一对白色的鸽子。紧接着“扑扑楞楞”十只、百只，白的、灰的、黑白相间的，都飞出了洞窟，一时遮天蔽日，蔚为壮观。它们先是在崖前上空盘旋，然后都往西南方向飞去。这时一位老人也在看纷飞的鸽子。我向他讨教说，师傅，这些鸽子为啥都往西南方向飞？那位师傅说，那里有片盐水湖，边沿有一眼看不到边野草滩，结的草种子供它们吃食。鸽子不在地上草窝里媱蛋抱窝，都选中了这上不着天，下不接地的黄土崖壁上繁衍。

直到吃了早饭，我们发动汽车上路，我都没见到女老板。师父仍是闷不做声，只顾开车。汽车爬上了一个高坡，我把头伸出驾驶室往回看，发现女老板正站在院外那块岩石上，远远地目送着我们远去。

半月后的傍晚，我和师父又来到了鸽子崖客栈，车上拉了和上次一样的生活物资。但让师父和我感到意外的是鸽子崖客栈已经物是人非，老板换了大胖子。开始不光师父认为是大胖子抢夺了女老板的客栈，连我也坚信大胖子是鸠占鹊巢行径。直到大胖子拿出了女老板留给我师父的东西：一双手工做的布鞋，一笔丰厚的钱，和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哥，把钱收好”五个字，我们才相信了他的话。当晚，尽管大胖子拿出上好的烟酒菜肴来招待我们，并使尽一切办法想讨师父开心，但最终都没能奏效，师父一直闷闷不乐。夜里他坐在上次和女老板呆过的岩石上发呆，怎么劝也不愿回去，我只好拿来棉大衣陪他呆了一夜。

那次回硝矿是我开的车，一路上师父沉默不语，呆呆地坐在副驾上，像没了魂似的。到了矿上师傅就病倒了，我一有空就去照顾他。有一天我出车回来去看他，人不见了，听说他请假走了。去哪了？是回老家，还是去寻找女老板了？他没说，谁也不知道。从那以后师父就再也没回来。从此，我顶上了师父单独出车，每次往返哈密走的都是平坦的国道，再也没去过鸽子崖客栈。

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师父已经退休，我师父的师父和那鸽子崖客栈女老板的归宿一直是个谜。现在又沿着荒漠古道修筑了一条直通哈密的高速公路，鸽子崖建了服务区，每次经过我都要看它一阵子，我师父讲的故事仿佛又重现在眼前。

归去来

丁圣润

一

阿谷打算取代豪泽的位置，他不想再做小弟了。

现在的豪泽已经无法无天了。今天和他们说，老大应该走在前面，你们跟在后面。明天就说，老大要走在后面，小弟们需要在前面开路，保护老大的安全，电影里都这样演的。

“如果你们每个人手里都能有把真枪就好了，多他娘的气派。”豪泽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又提醒各位，不要将骂脏话的事情告诉他娘。

“我爹死了，我不能再让我娘生气。”豪泽手里攥着棍子，在地上敲打了几下，以示威严。

阿谷看了看手里的自制弓箭，这武器就是权力的划分。老大使棍子，是竹子做成的，坚硬又好看。小弟们只能使用自制弓箭，把篱笆栏从地里拔出来，还带有泥土的痕迹，再掰弯系上绳子。它毫无杀伤力，十次有七次射不出来。阿谷知道，豪泽就是怕他娘揍他，他根本不会体贴他娘，不然他怎么会偷他娘的钱。

阿谷拿着书包从一栋荒废了很久的石灰厂的大楼里走出来。阿谷本以为要把取而代之的事情憋在心里，可他又认为个人力量是不行的，老师总说集体力量大于个人力量，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阿谷决定把这个想法透露给张尧。“阿尧，豪泽哥都欺负到我们头上了。”

“我们不是他小弟吗？”张尧嚼着花生米，他很喜欢吃这种零食，满书包都是的。

“他认识的那群人我都认识，我们要反抗。我当大哥，你就是老二了。大家都用棍子。”

“是啊，是啊，要反，要反豪泽哥。”

“别叫哥了。”

“娘的，反豪泽。”

阿谷没有想到张尧会如此爽快的答应。他们俩家住在一起，是邻居，可他俩的关系并不是很好，张尧抄阿谷作业，阿谷让他买汽水，总之除了关于作业的交易，就是每天

一起放学回家。

再者，豪泽挺照顾张尧，三联庄小学和中学那块混江湖的，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许欺负弱智儿童。张尧没那么严重，但也被归为此类。

阿谷想要威胁一下张尧，人在江湖，总会留下把柄。他准备把豪泽带张尧在厕所吸烟的事情拿来威胁。

“阿尧，那次在厕所吸烟你吸了几根啊？”他学着电视剧里人物的声调，阴阳怪气的说着。

张尧愣了，花生米也不从书包里掏出来，沉默着，面无表情。

阿谷猜测，那段安静的时间，他肯定在思考关于阿谷的把柄。阿谷其实也想学会吸烟，他爷爷吸烟，他爹吸烟，香火传到他这，总不能断了，三联庄小学那片可是最讲义气和规矩的。

他偷偷拿过家里的钱，就是里屋电视旁边盒子中的那些硬币。他觉得不能在本镇上买烟，镇子太小了，总会有爹娘的眼线，所以他选择去隔壁镇。

隔壁镇和他们镇之间没有通桥，他又要乘船过河，是很古老的石船。人在一侧用劲拉，船就会过来，然后坐在船上，再拉，借助河流与力，就会到达对岸。

阿谷把钱包在几张卫生纸里，这样跑起来会没有声响，爹娘也发现不了。他于一个午后逃离到隔壁镇上的商店里，购买了一包白色的红杉树香烟。他撕开外面包裹着一层塑胶膜，轻轻伸手将它放在阳光下注视。他喜欢闭眼很久后，突然睁开，这样天空就能变成浅蓝色。

他没有找间厕所，他觉得那里是最不安全的地方，每个人几乎每天都要去里面，碰巧抓到的几率很大，所以选择在船上。他先点着烟，火机是偷拿爷爷的，他寻思着，一会儿一边拉船，一边抽烟，船到对岸，烟也刚好抽完，这岂不是很酷。

可当烟放进嘴里抽下第一口，就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烟雾穿过嗓子直接进入肺部，它们还很顽皮，准备去肚子里面逛逛。阿谷呛出了眼泪，在眼角挂着。那刻，他觉得抽烟就像溺水，只是少了漂浮感，身体在抗拒着外来物质的进入，窒息的瞬间，他认为自己会死掉。

阿谷想起书上所说：“人在死亡面前徘徊的时候，会浮现出这辈子内心最深的牵挂。”阿谷最深的牵挂是爷爷，阿谷很羞愧，没在临死之前把火机还给他。

阿谷记忆闪回的一瞬间，张尧仍呆呆地站在原地。他的头发很油，一看就很多天没有洗过，阿谷讨厌这个不爱干净的家伙。一只蚊子朝他们飞来，离这还有一个手臂的距离，阿谷在猜想，这只蚊子究竟会飞在谁的身上？

蚊子嗡嗡地飞来，落在张尧的额头上，阿谷清晰地看见蚊子把喙扎进皮肤中。

“啪。”阿谷的巴掌扇在张尧的头部。在巴掌的响声中，他和张尧都想起了那件事情。

“上次和豪泽一起去黑网吧，隔壁那台电脑放着的黄片，你偷看了。”张尧说。

阿谷摸着头，脸色发红，他不敢争辩，他怕张尧大声的叫喊出来。这声音会被四周过往的行人们听见，他也怕这声音会穿透墙壁和街道，传到林木的耳朵里。这消息太晴天霹雳了，他突然想吃一粒花生米。

二

阿谷刚回到家，一只老鼠就从门口窜了

过去，很明显能分辨出是田鼠，尾巴细又长。阿谷的母亲在做饭，她是一个粗心的女人。

“你先写会作业。要下雨了，一会儿给你爹送伞去。”母亲切着菜，刀触碰在案板上发出声音，一直传向阿谷的耳朵。

窗外有些阴暗。下雨的前兆就是，空气异常的潮湿以及傍晚的云朵会变成蓝色的，那种彩笔也画不出的蓝色。阿谷想起了过去的一个雨季，他在床底见过两只老鼠。一只趴在另一只的身上，一只尾巴长，一只尾巴短，真呀真奇怪。他把拖鞋垫在膝下，趴在地上，拿着手电筒照着这两只老鼠。他很好奇，按照平时的情况，老鼠一瞧见光就会到处窜跑，可如今那两只还是趴着不动，语文老师说的“风雨不动安如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光线射在两只老鼠身上，透过光束，阿谷看见细菌、灰尘和漂浮在空气中的污渍。他甚至看清楚了老鼠身上的毛发，以及趴在地上那只老鼠脚边的一滩液体。阿谷觉得这是一种交流方式，同谈话、聊天、触摸没有任何区别。他见过狗也如此，还伸出舌头，以上的种种使他的思考上升到了人类层面，人类是否也会这样交流呢？

直到有一天豪泽拿给了他一本书，彩色的油纸印制，用报纸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裹着，封面上是四个大字：“男人圣经”。豪泽翻开书告诉他，那不是交流，是交配。

阿谷父亲在镇上的发电厂工作，镇上的主要业务是挖煤，一些煤炭用来火力发电，一些被卖出。当一辆辆货车把煤炭运出城镇时，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人们把地底掏空了换成地上的房屋。

电厂在镇子的西面，先要路过一片湖，过了桥再走五十米经过一片麦地和桃园，翻过那面红色砖墙就到了。镇上大多数去上班的工人不会选择走电厂正门，那要绕一整圈的路，费时费力。电厂工人们抬来土块和砖头，垒成台阶，三阶或是四阶，数量是说不准的，因为下雨会塌陷。阿谷就要在这里等父亲翻过来，再将伞递给这个男人，谁也不理谁，带着沉默回家。他们听着啪嗒的雨声，也没人会提醒阿谷步子迈小一些，雨水都溅到了身上。

阿谷从来都不喜欢自己的父亲，一个皱巴巴的男人，又吸烟又喝酒，遇见事情总喜欢躲避，不曾去反抗，不讲义气的男人都不配当他父亲。

阿谷快步的走着，父亲撑伞，他的步子要比父亲的大，昂首挺胸，仿佛是父亲做了他的小弟，也好像走在后面的不是父亲，而是豪泽。

从麦地里出来后就有了路灯，湖面被路灯照耀着，波光粼粼的。他曾经对比过，这儿的灯光要比别的地方亮一些，或许因为发电厂较近的缘故，也或许是湖面反射的缘故。父亲在他身后咳嗽了一声，他才意识到身后还有个人。阿谷那刻觉得应该要关心一下父亲，这绝不是内心使然，他只是觉得课本上所学的道理以及老师教授的道理在告诉他，你应该关心一下你的父亲。

“爸，回家多喝些酒吧。”阿谷转头对他爹说，他看见父亲那双眼珠子垂在眼眶，听见动静才晃出神来。父亲的脸上带着喜悦，更是把伞往阿谷的头上挪了挪。

湖的尽头是一小片竹林，其中一棵最粗壮的被豪泽锯断了，当成了武器。而竹子旁就是豪泽的家，他说这是湖景房，“面朝大湖，春暖花开”。而阿谷在思考，每当豪泽看向湖面，会不会想到他那个溺水而

死的父亲。

豪泽父亲死去的那天，全镇的人都围在湖边，他们争论着、辩解着、分析着豪泽父亲的死因，像是看渔民在叉鱼。有人说豪泽父亲是放高利贷还不起被杀死的，但没人说这湖通向麦地是他出钱修的。有人说是因为搞女人被豪泽母亲发现了，然后羞愧难当自杀的，但还没有人说这湖通向麦地是他出钱修的。

阿谷那天也在场，他看着豪泽的背影，发现这个只比他大一个年级的人是如此地高大。豪泽的脚到腿再到胳臂都是如此的粗壮，你一眼就能发现这个家伙的不一般。他看着豪泽站在那里，同父亲尸体、哭泣的母亲构成了一个三角形。

这时不知道谁大喊一句，“上游发水了，快跑。”

豪泽是第一个起跑的，他的动作很专业，像田径运动员，一直跑到阿谷的身边，接着人们四处逃窜。

这湖不平静，常常上游会引流出洪水，淹没河岸和一大片农田。本来豪泽父亲准备出资修建水库，事情刚有眉目，人却不在了。

人们忘记了豪泽父亲的尸体，他就躺在河岸边上，一根细长的树枝支撑着他的头部。阿谷看见洪水涌来，带走了那具借高利贷被杀害或是出轨羞愧自杀的尸体。

一只鱼被溅得很高，飞到豪泽的脚旁。事后镇上的人说，这是豪泽父亲给龙王做了女婿，所以送给豪泽当作赠礼。

豪泽同阿谷讲过，那条鱼被做了汤，味道不错，只是少了点盐。张尧说，做鱼不能放盐，清汤才最好。豪泽其实根本不相信他爹给龙王做了女婿，他淬了口唾沫，狠狠地吐在地上说：“娘的，龙王哪住在河里啊！”。

阿谷的父亲就不会掺和事。“你们家出点钱吧，要修路了？”“哎呀呀，我们家哪还有钱啊，还要攒着给孩子上初中交书本费呢。”阿谷记得父亲永远这样回答，他父亲绝不像豪泽父亲那样阔气，他太犹豫了，像一个女人，阿谷母亲也这样说他的父亲。

雨水打在湖面上，却打乱不了路灯的照影。阿谷看见湖口的竹子叶子被打烂，漏出几根几节的绿色竹子，雨水一滴滴的黏在表面，一晃动就会落满头发。他太想拥有一根竹子作为武器了，这样就不会怕乱咬乱叫的野狗，也不会怕鬼嚎般的发情夜猫。可是豪泽不允许，豪泽告诉他们，小弟就应该规规矩矩的，永远听大哥的话。

阿谷一直盯着竹子，他看见竹林的后面隐约出现了一把伞，那伞的图案他熟悉，几朵梅花，杭州生产的天堂伞。

阿谷在思考，这伞究竟在哪儿出现过？接着他的视线下移到那个打伞者的脚部，一双蓝色的运动鞋混杂着一些泥土，淤泥覆盖着鞋子的表面和裤脚，一半干硬，一半湿润，地上还有扔掉的花生壳。

阿谷冲那个人大喊，可他的声音在雨中显得潮湿，粘在四周的墙壁上。张尧的头还没转过来的时候，他看见那地上的花生壳零零散散，一直延伸到豪泽的家门口。

三

关于张尧背叛的问题，阿谷陷入了一场报复的深思。他面前铺开演算纸，四方四正的田字格，虚线和实线结合的很漂亮。就在这张纸上，他一笔一画地写满着张尧的罪状以及恶劣行为。恶劣的“劣”是五年级学生很大的文字盲点，阿谷又不太会查字典，写拼音又显得不严谨，他就决定写上“不正

当行为”。十条不正当行为在纸上罗列出来，阿谷很满意，其中几条，他在豪泽家门口看见张尧的那瞬间就想到了，缺点永远比优点要好找得多，因为人们永远不完美。

阿谷能想象到张尧的背叛过程。他肯定先是到家，然后和他爹娘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还会因看电视争执很久。他爹选择看法制频道，他娘肯定会选择看电视剧频道，而他则不像其他人一样喜欢动画片，他也爱看法制频道。他爹怕老婆，他倒是不怕老婆，他怕他娘，三个人争个不休。

晚饭之后，张尧就意识到阿谷的行为不妥当。小弟反大哥，不成功就一定会受到报复，他就决定要和豪泽通风报信。张尧拿着那把天堂伞去了豪泽家，这是因为他不知道豪泽家的电话号码。

阿谷躺在床上想着，他甚至把自己当成张尧，模拟傻子的思想。天空的一道光出现在窗边，这道闪电之后肯定会带来一声巨大响声的雷，他突然地想不明白张尧的傻是从何而来，大家都说他是傻子就一定真的傻吗?

那声雷就响了起来,像在天空放炮一样，打雷和放炮倒真没有多少区别，同样危险且同样拥有响声。张尧家的狗被吓到了，呜咽的嚎叫几声。这声从张尧家院子传到了阿谷的耳朵里,窗边的虫子也在嘤嘤鸣鸣地叫着，他的耳朵里很拥挤。

虫子的叫声使他想到了鸟叫，鸟叫使他想到了林木，林木的讲话就像鸟叫一样，既叽叽喳喳也同样好听。他清楚地记着林木背脊的线条，在学校的舞厅，她躲在钢琴的后面，慢慢的脱掉外套和上衣，一面光滑的背脊露着，前面的同学们仍在唱歌。

她从包里拿出一件黑色舞蹈服，放在胸前比较着，那扇窗户是开着的，一棵树的枝叶还伸进舞厅中。阿谷记得那背脊光滑的像里脊肉，也像曲伏凹凸的山岗，少了树林草丛而已。她把背脊后的扣子打开又重新系紧，随之黑色舞蹈服就套在头上，两手朝上一伸展，衣服就刚好穿上，阿谷觉得这如同天鹅喝水。

他就站在窗户边，也没人发现他，一个五年级的学生装模作样的拿着扫把进行值日活动。阿谷始终没有看见她的脸，那个粗黑麻花辫的前面究竟是什么样子，他觉得自己能记住背脊也一定能分辨出脸庞，只需要碰到。

三联庄小学开展了法治进校园活动，以“拒绝校内外黑社会和不良组织”为主题，全校师生一起参加。他们搬着凳子来到操场，看台上是几名警察在拿着话筒，用着地道的方言大喊：“你们是、未来的花朵、你们、不能枯萎、你们要、努力学习、拒绝不良组织。”

同学们的很喜欢这种两三个字就停顿一下，然后继续再说两三个字，像念诗。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请赶快、投降。”

在才艺表演时间，一群女生们穿着黑色的舞蹈服就准备登台表演,阿谷扫视过一圈，坚信她一定在其中。校长拿着话筒说：“同学们，老师们，下面请欣赏团体舞蹈《西藏的小卓玛们》。”可学校的喇叭好像出现了问题，伴奏放不出来，大家开始躁动。

校长一拍桌子，说“大家不要躁动，警察局的领导还在看着呢！”

旁边的领导急忙指正，“是公安局，公安局。大陆没有警察局一说。”

最后大家统一意见，团体舞蹈表演改为广播体操表演，由老师喊口号，底下的学生

们想做的可以在凳子旁跟着做。就在伸展运动的那节，阿谷看见了记忆中的背脊，是左边第二个女生，台上所有人里最矮的那个。

她有两个酒窝，阿谷很讨厌女生有酒窝，因为课本上说这是人体畸形的产物。但阿谷很快在心里自我疗愈，酒窝只是她的一个小缺点罢了，并不妨碍他喜欢她酒窝之外的其他部分。

学生们就这样又做了一节广播体操，领导在上面交头接耳地讲话，当那声“七二三四五六七八”即将喊完的时候，阿谷觉得大地似乎震动了起来。

他看见领导们的位置开始塌陷，一块砖头落了下来砸到了校长的脚，学生们开始慌乱，接着林木那儿开始晃动，一面巨大的墙砸了下来，盖住了领操的那群人。

这时候喇叭开始恢复了，广播里放着《西藏的小卓玛们》的歌曲，伴随着地震。操场从西边一直地陷到东边，大家在嚎叫着，巨大的轰隆声像打雷和放炮。有老师大喊“快走，操场地下是煤矿，被挖空了，马上就地陷。”阿谷认识他，教三年级的体育，阿谷迟到的时候还被他扇过一巴掌，所以恨了很久。体育老师大喊的时候，阿谷已经原谅他了。

先是大喊的老师掉进坑中，之后阿谷的同学们接二连三的都掉进坑里，阿谷看见豪泽站在那儿不动，就像他面对着死去父亲的尸体一样。

阿谷大喊“豪泽哥，快跑。”巨大的嘶喊被淹没掉，阿谷落入了坑底。

“地震了，地震了。”窗外有人喊着，一只野猫仍在发出恐怖的寻偶声。

梦境坍塌着，而来的现实也在晃动。他没有立刻爬起来，还是躺在床上，用厚厚的被子盖住。一盏灯在房梁上摇摆着，黑暗中，那灯更像束长长的绳索，摇来摇去。

四

很久的震动之后，整条街都充满着警笛声。警车上的警示灯不断地闪烁，红色加上蓝色映衬着天空，黑色在褪去。警察们大喊“快往广场跑去，那儿有救助点，恐怕还有余震，大家快跑。”警察们觉得喊叫也挺累，在人们的吵闹声中，他们换成了喇叭，放在警车上，一遍一遍地重复播报。

阿谷靠在窗前看见了两种颜色的天空，人们在慌乱的时候是发现不到浪漫的，他真想待在这里不走，看向人们的逃亡。楼下的警察用手指着他：“楼上小家伙，谁家的孩子啊，怎么还不跑？”

他没有听到警察的说话，只看见下面一个短头发的男人用手指向他。阿谷感觉到远处的一栋楼似乎缺了一角，长方形的大楼变成五角形，所以它的内角和也从三百六十度变成了五百四十度，这是昨天老师刚讲过的。

那栋楼就在红蓝相间的极光中晃动，一会儿要倒下，一会儿又要变得平稳，像上课打瞌睡的自己。在路口的交界处，突然有两辆汽车相撞，这个时候喇叭里开始喊，“大家不要开车，都步行，走路去，不要贪恋贵重物品。”

阿谷看见警力被分散了一批，那批人派去处理刚刚发生的交通事故。这个时候阿谷的父母才从梦中醒来，他们从来都是沉睡患者，无论多么大的动静都很难把他们吵醒。

阿谷的父亲跑上楼看到窗边的他，一把揽住他后跑向避难广场。阿谷的体温并不是很高，他只穿着一条内裤，当父亲的手触碰到的时候，他感受到了一种温存，是他这十

年来从未拥有的。

他和父亲站在楼下，路面都是破碎的土块和石子，荒废很久的施工地差不多会是这个样子。父亲拉着他的手往南边跑，一起赤着脚踩在石头上。父亲紧握着手掌，掌中的纹痕折成缝隙夹着阿谷手上娇嫩的肉。

他的目光朝身后的北方望去，那栋五角大楼开始低头，和地面构成四十五度，最后瘫倒在地上。那楼坍塌的瞬间发生了巨大的声响，这条道路也受到波及，产生强烈的晃动。旁边楼道里逃出来的妇女大喊“发生余震了。”

阿谷的父亲又加快了奔跑速度，脚后跟流出一滩一滩的红色血液，顺着道路的倾斜流向下水道，再与污水汇合。

妇女的求救声很尖锐，使得本不空旷的大街变得更不空旷，阿谷突然跳了起来，声音盖住了妇女，喊叫着“呀呼！”

父亲停下脚步，转头看向这个穿着红色内裤比自己矮上一个胸脯的儿子。

“刚刚那栋塌下去的楼，是学校的教学楼。”他说。

没人清点究竟多少人在广场上度过了一夜，阿谷睁眼的时候天空还停留在灰白色，父亲与母亲似乎一夜未睡，躺在一堆鼓起的麦垛上望着四散的人们。

市民们还咿呀地讲着，这和小时候多像，那时候人们会在夏天携着凉席垫子，睡到路上，更大胆地睡在省道上。大家从不担心会有汽车驶过，也不会担心物品的丢失，唯一担心的是怎样躲避蚊虫的叮咬。在夜晚，一群人拿着蒲扇聚在一起讲故事。

阿谷听到人们讨论着这些，接着几名警察走过来询问是否有民众受伤。他们说，“地震还好，不是很大，就倒了几栋危楼。伤亡人数仍在清点。”

一辆货车压着地上的垫子朝广场行驶，一批志愿者从车厢里搬下几十箱方便面发给睡在广场上的市民。

“有通知说今天还有余震，大家等这阵儿过去再回家。”警察在喇叭里喊着。

一群人低头吃着泡面，更有许多人喝着汤水，发出吧唧吧唧的声响，人们的心情就像天空的铅灰色，反正不是什么好色彩。

阿谷就不同了，他在吃完方便面和罐头之后收到了学校停课的通知。他没想到地震会给他换来许多天假期，规划的一切都变得糟糕，今日的篡位行为也没法实施了。

通知里说，学校的教学楼是本市的危楼之一，但没在地震之前自检出来，是不符合文明校园的行为，现在学校自己将取消这个荣誉名称，并用五天的时间组成专家队伍去检查其他大楼的情况，这五天时间所有的老师学生都不要上课，老师要在家好好备课，学生在家好好预习，一定要记住这不是放假，而是危楼自检。

阿谷的父亲说：“这不就是放假吗？”父亲却接到通知：“下午就要上班，电厂不能不发电，迟到罚钱。”

他叮嘱阿谷先不要回家，室内现在很危险，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穿红色内裤的阿谷内心是兴奋的，他望见父亲母亲离开广场，被几只流浪狗围绕起来。他爹踢了狗头一脚，身影被一辆辆运货的车辆给慢慢遮挡住。

四周逐渐起了些雾气，像是山脚人家茅屋里散出的炊烟。他没有注意到广场上面人们的表情，尽管他们七零八落的斜躺着，侧滚着，或是坐在地上，大自然面前的人们就像婴儿。他记得田地里的稻子在雨水的冲刷后就是这个样子，无精打采，摇摇欲坠。

阿谷现在很想去找自己的伙伴，可是镇上这么多广场，究竟去哪里寻找那些表面上强装着难过，内心却因为学校放假而高兴的同学们。

阿谷把垫子收拾好，整齐地摆放在地上，并且要留下标记证明此地被他占领了。他原本是想把自己红色内裤脱掉放在这儿，但觉得不妥，五年级的小学生也有极大的羞耻心。他看到了远处流浪狗伸腿撒尿，便在垫子的周边吐了口痰。

这时候一辆警车驶过广场，喇叭发出哔滋哔滋的声音，应是内部电线接触不良的结果，“镇子东边发现一起谋杀案，大家不要慌乱。”

几只流浪狗又绕了过来，一只咬着前一只的尾巴，另一只往广场的中心走来，迅速的跑到小孩子脚前用嘴抢过一盒肉罐头。阿谷打着一个饱嗝，把手里还剩着许多肉的罐头扔的很远，罐头的金属质感磕在地上发出很清脆的声音，这吸引着一大群流浪狗的追逐。他提了提红色的内裤，决定先回家找条裤子，再去这茫茫如同海洋般慌乱的镇子上找林木。流浪狗摇晃着尾巴，从左到右，很有规律。他觉得那像林木的黑色辫子。

五

阿谷刚推开家里的门，就看见张尧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跌跌撞撞得如同一只母鸡。张尧站在门口，用手摸着胸前，他要尽力地抚平这口气。

“有什么事，你等会再说，我先去穿条裤子。”阿谷继续朝里屋走，提了提坠在腰间的红色内裤。

“豪泽哥……死了。”他有点结结巴巴，拖着长音。

张尧告诉他，豪泽不是震死的，也不是被谋杀弄死的，谁会谋杀一个未成年儿童呢？地震的时候，豪泽没从正门跑出去，直接从三楼窗户跳了下去，摔死了，脑浆流一地。

张尧当然没有说清楚那是脑浆，他只是粗略的形容一下，说是一滩白色的粘稠液体。这让阿谷想到了床下的那两只老鼠。他瞪着溜圆的眼睛，嘴里还在念叨着：“两只老鼠，两只老鼠，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

张尧说：“别老鼠了，豪泽死了，豪泽死——啦。”他大声的喊着，带些哭腔。

这个镇子刚刚发生过地震，镇子东边死了一个人，镇子西边也死了一个人，可这两个人的死因都不是被震死。地震所带来的只有几间房屋的倒塌，和三联庄小学的放假通知。

阿谷拒绝了张尧喊他去见豪泽最后一面，他其实也蛮想去见的，一日为老大，终生为老大。他能想象到豪泽现在的样子，一具冰冷的尸体就躺在地上，永远不能举起那根神气的棍子。

前面的竹子时不时被风吹动，发出沙沙的声响，一群闻讯而来的市民窃窃私语，然后这时候会跑来一妇人，趴到豪泽的身上就痛哭。警察们支起封锁线，女警察安慰着豪泽母亲，并且用手抚摸着她的后背。

不远处的河里游来几条草鱼，扑棱着发出水花，人们这时候把头从闭起眼睛的豪泽身上转向河边，念叨几句，“豪泽，你看，你爹来看你了。你要去给龙王做孙子了。”

阿谷也不知道怀着什么样子的心情穿上了裤子，总觉得这条裤子穿的漫长，穿的烦闷。就像他父亲杀鱼，先刮掉一面的鱼鳞，

把鱼侧翻过来，刮另一面，之后才可以煮掉，吃的时候还要注意鱼刺卡着喉咙。每一个吃鱼的人都要度过这些烦闷的过程，穿裤子也是，他讨厌这样。

他记着张尧说，“豪泽死了，你以后就是大哥，所以还是去看他最后一眼吧。”这话使他陷入了很深的纠结，他总觉得是他想篡位豪泽而导致豪泽死亡的，花很长时间去想关于一个人的坏事情，可不久之后，坏事情成真了，甚至更严重了，这样会高兴吗？

阿谷很不高兴，豪泽的死亡使他的心情变得像广场上那群市民的心情一样沉重了，那罪恶感就在他大脑皮层萦绕。地震没使他拥有坏心情，可豪泽的死亡却使他拥有了，他决定出门逛逛，但是要绕过豪泽的尸体，去看看芦苇荡，去看看东边的尸体，去看看林木。

阿谷在柜子里面翻出了一根很细的棍子，这是很早就准备好的，就在今天，他就能拿着这根棍子称霸三联庄小学了。他紧紧的握着棍子，随着几辆警车的余音往东边走去，因为棍子的太长，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只好拖着棍子。

“这男人头上被别人插着一根钉子呢。”

“是啊，真是吓人，不会是别人下咒了吧。”

一群妇女站在堆废墟上，手指着前面的尸体说。

阿谷没有凑近，他透过妇女身边的缝隙去看，电视剧里经常播放见过尸体的人都会捂着嘴巴呕吐，仿佛看见的不是一具尸体，而是腐烂的垃圾。阿谷厌烦呕吐，每次刷牙都会带来这种难受的症状。

白色的布将尸体遮住，鼓囊囊的，露着一双脚，脚底板是一些白色的皮屑，这是脚气，夏天会犯痒，一看就知道是双男人的脚。

四周被支起安全线，闲杂人等禁止入内，不能破坏犯罪现场。法医拿出一小包证物对警察说，：“是起谋杀案，这就是证据。”阿谷离得太远，看不清楚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一块橡皮，又好像是一根铅笔，小孩子的脑袋里没有太多复杂东西。

这起事件让本就不平静的镇子变得更加不平静，人们熙熙攘攘的拥挤着，他们的脚底沾满着淤泥，小堆废墟被逐渐踏得平缓。

现实生活中的警察办案效率和电视剧里并不一样，这么久的时间，一个案发现场的勘查还没有完成。来看热闹的市民陆续离开，阿谷觉得，悬疑剧很好看，但是尸体却不是一件好看的事情。死者的脸和身体又看不见，只有一双发白的脚，和他爹的又有什么区别？

后边的狗撕咬着抢夺罐头盒，另几只狗发出呜呜咽咽的低吼，阿谷刚想转头瞅瞅。

“豪泽哥的尸体运去火葬场了。”张尧满头大汗地跑来，他边说边扒开聚集在一起的人们，把头插进他们身体间的缝隙去看前面的尸体。

六

警察贴出告示，一根柱子上贴三张，一条街上三根柱子。上面说三天之内准破案，并呼吁大家没事也别住广场，容易造成交通堵塞。余震结束了，现在很安全。

阿谷和张尧在街上闲逛。今天是学校危楼自检的最后一天。

路边的商店没开门，显得有些空荡荡，几乎没有人影。地震带来了安静，也增加了路上的灰尘，这多数是学校大楼倒下带来的渣滓。

（下转 043 页）

小树

张　涛

四月天，大概快要过去的缘故，一场雨比一场雨浮躁，显得潮湿的空气尤其清冷。六岁的男孩小树，坐在堂屋的走廊下发呆。雨滴迸湿了他的衣服，他好像一点儿都没察觉。一大会子都是这样，傻傻呆呆地看雨，也可能在看院子的门外。小树的奶奶一边烧火一边骂人，她的脸色十分难看，像霜打过的褐色吊瓜。自从小树的爷爷死后她就这样了。

她从锅屋里探出头来，滚动的云团像铺棉絮。雨，没有停的意思，黏黏稠稠像挂帐子。一些埯下的瓜、豆作物，因受冷水浸泡，重又种了一遍。小树奶奶不停地抱怨老天爷，说："哎！这啥老天爷呀？再这样下，这回点下（豆角，花生）的又要喷死了。"

小树就将目光移到院子里的菜地上。上星期天，他和奶奶一起种下的花生还没有拱出芽来，豆角儿也没出来。只有墙根的两颗南瓜，冒出来两个嫩黄的豆瓣儿。奶奶怕它们被雨水打断，穿着雨靴沿地边走进去，找了几块旧瓦片支起 A 字状遮住它们。

小树可不想关心这些，他只关心这样的天能不能出去玩？他想找他的好朋友俊捷去。俊捷家离他家不远，就在坑的对面。麻烦的是：打死，奶奶都不会同意他去的。

小树胡乱扭头，仿佛脖子里有只虫子在爬动。他实在想不出，还能有什么办法打发这雨天的乏味？就这样待着真没意思。小树一脸愁容，一抖眉头，鼻梁上就堆几道皱皮。又因鼻梁处有一块明显的饭癣，咋一看，就像化了妆唱戏的小丑，眼睛也挤成三角形。他穿一件小半截的棉袄，袖子显得格外瘦短，他并非没有衣服穿。都这时节了，奶奶早已将冬日的棉衣洗好储备起来。这几天下雨，奶奶就把去年小了的棉袄翻出来给他穿上。他的两只露在外面的胳膊，像两根冻了皮的胡萝卜，直直地竖在膝盖上支应。两个小拳头又粗糙又干瘦，唯恐脑袋掉下来似的那样有力。累了他就换一个姿势，像个大人在想事情。其实，小脑壳里什么也没有装下，只是想迷迷糊糊地睡一会儿，却又不愿意到床上去睡。

他又做梦了，小树经常做一个重复的梦，一个女人总是出现在他面前。他不清楚那个女人为何抱着他流泪？在一个小卖铺里，她给他买了一个超大的棒棒糖。棒棒糖又薄又脆，在太阳光下透着咖啡色的光。小树用他红红的小舌头一下一下地舔，那味儿真是甜极了。黏黏的糖汁粘在嘴角两边，转圈一舔也是甜甜的。然后，女人上了一辆汽车，回头时小树见她脸上有泪。就在小树纳闷时，那黑镜子似的汽车屁股上吐一道白烟，远去了。

后来，他在幼儿园里又见过那个女人。等他出去看，女人早已没了影儿。小树并不清楚，那女人就是抛弃他的妈妈。小树感觉到脚脖子有点骚痒，方才苏醒。原来是他家花猫正舔他的小腿，头拱在他裤管里蹭来蹭去。小树来了精神，一下把花猫抱在怀里抚摸它的身子。花猫睁着圆圆的大眼睛看他，时不时“喵呜”一声。一对玻璃球似的眼珠子放射琥珀色的光。小树用他的衣襟给它擦净眼屎，然后使劲亲它。花猫喜欢和小树玩，用它一只前爪子轻轻挠小树胸前的衣服。还在他大腿上仰躺着露出雪白雪白的肚皮，“喵，喵”地向他撒娇。小树十分疼爱花猫，每天从幼儿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和它玩上一会。天冷了，小树喜欢搂花猫睡觉，不大功夫，被窝里就像放了火炭一样热烘烘的了。

奶奶从锅屋里出来喊小树洗手吃饭，看见猫蹬在他身上的泥印子，走过来拍打他身上的泥：“啥时候能让大人省心？”

奶奶生气的样子很凶，像拎一只鸡那样把他拎到水盆的跟前。他不知道奶奶为啥老是对他发火？“要是爷爷活着就好了，爷爷从来不打小树。”小树挨打的时候脑子里全是爷爷。

小树怎么也不明白爷爷为什么喜欢钓鱼？其实，他也喜欢看爷爷钓鱼。爷爷每次都能钓很多很多活蹦乱跳一拃长的小鱼，那些鱼在爷爷的钓钩上，噗噗棱棱地扭动身体，在半空中闪着银光。他觉得小鱼一定很疼，当爷爷捏着钓钩把小鱼取下来，他很担心爷爷会把小鱼弄疼了。本来爷爷钓的鱼够多了，他家的大盆、小盆、水缸里、冰箱里全都是鱼，可爷爷还是去钓。爷爷不怎么吃鱼，只喜欢钓，钓来的鱼分给左邻右舍也不去卖，像个傻子。不吃鱼还去钓不是傻子是什么？小树想。

大约要走半小时的路程，就能见到一条小河，爷爷就在那儿钓鱼。因河坡上长满杂草、芦苇、刺刺秧，走进去十分费劲。密密麻麻的小虫子飞来飞去，总让人睁不开眼睛。河水被临近的一个工厂给污染了，经太阳一蒸，散发出刺鼻难闻的氨水味。因此，很少有人来这里钓鱼。夏天的时候，爷爷带小树来过几次，每次都被那种灰色的大麻蚊子叮咬一身红包，痒起来非得挠出血来。自从小树上幼儿园，爷爷很少带他来了。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那天风大。爷爷一连下好几处鱼食窝子，想等着风小了再下鱼钩。便蹲下来抽烟，一支烟抽完了，风一点停的意思没有。看着一些鱼在下过鱼食的地方抢食撒欢，爷爷按耐不住脸上的喜悦，试着把鱼线甩过去，甩了两次都没有将鱼钩甩到鱼食的地方。爷爷沉不住气，使了劲地甩鱼线，这一次倒是甩入水里，可离鱼食的地方太远。爷爷不得不把鱼线收拢。然后，换一个角度重将鱼钩甩出去，鱼钩勾在上面的高压电线上……

被抬回来的爷爷皮肉乌紫，肢体僵硬得

像条死鱼。小树懵懵懂懂地跟随大人流泪，他知道爷爷死了，再不能带他钓鱼。小树一下子失去对鱼的兴趣，也不再喜欢吃鱼了。

在幼儿园里，小树和俊捷玩得最好。俊捷家有许多他没有见过的玩具，还有一只灰色的狸猫和一只棕红色的泰迪狗妞妞。爷爷没死时，小树常去俊捷家玩，俊捷的爸妈不反对他和俊捷在一起。两个小家伙想着法地捉弄那只泰迪狗妞妞，把它打扮成小女孩的模样。给它扎小辫子，脖子上围俊捷妈妈的丝巾，又涂上俊捷妈妈的口红。于是，两个人“咯咯”的，打着滚发出铜铃般的笑声。玩腻了，他俩就去俊捷他爷爷家翻东西吃。

以前，奶奶是不反对他去俊捷家的。他去俊捷家玩，奶奶还让他带一些油炸鱼给俊捷爷爷吃。俊捷爷爷家从没有断过零食，他喜欢买一些甜面果子放在屋里头。只要去，两个小家伙总能吃上好吃的食物。两个人玩累了，不等奶奶来接，便在俊捷他爷爷床上睡觉。

俊捷的爷爷是个退休人员，比小树的爷爷显得年轻气派。这老头很爱干净，也挺和善，前几年死了老伴。一些他不会做的事情，便找俊捷的奶奶帮忙，像拆洗被子、套棉衣之类的活。

一次半睡半醒的时候，小树看见俊捷的爷爷在摸奶奶的屁股。奶奶的屁股在灯管下闪耀白光，像两颗捆在一起的白菜。小树并不懂得多少，他只懂得男生是不能摸女生屁股的。隔了好些天，他跟爷爷睡觉，爷爷总爱摸他的屁股蛋蛋，说他的屁股滑溜溜像两个苹果。他突然想起来，俊捷他爷爷也摸过奶奶的屁股，就把他看见的说给爷爷听。好大一会，爷爷都没有说话。从此，爷爷就搬到偏房里睡觉。

快有半个月了，小树家每天都是两顿清水煮面，一小碟咸菜用芝麻油拌点葱花儿。中午才炒一盘青菜，或一盘鸡蛋韭菜。小树说：“想吃肉。”奶奶用白眼珠子瞪他：“想吃肉问你爸爸要去。”

小树不再说话。实在馋了，小树便学爷爷活着时做的葱花面。他在铝合金碗里放一点盐、一点酱油、一点醋，醋要放的多一些。再让奶奶帮他切一点葱花，再放一点鸡精和香油，最后才把煮好的白水面挑进碗里去拌匀。可怎么也做不出爷爷的那种味道。吃着的时候，小树愣神了。他想：“面前的咸菜要是鱼就好了，最好是爷爷钓的鱼。”恍惚间，他脑子里呈现的全是鱼的场面，这些鱼都活跃起来了，瞪着圆鼓鼓的大眼睛对他狡黠地笑，发出乱七八糟银色的光，夹杂一些古怪的声音。当然，奶奶是听不到的，只有他一个人能听见。那声音好像来自很远很远的另一个世界，嗡嗡作响。

盘子也突然变成一条河，哗哗啦啦响着流动的水声；然后突兀地跳出来一条很大的灰色的鱼，在小树眼前跳来跳去。小树猛地抓住大鱼跳到它的脊背上飞旋起来，飞到不知道有多高时，一股硕大的风拍打他的头，灌满他的耳朵，他觉得自己被旋入一个模糊的世界里，看什么都是模糊的。他看到墨蓝的天空中，有一些不是十分耀眼的星星闪烁微弱的光。然后，他的爷爷骑着一条鱼向他飞来，那条鱼张着庞大的鱼鳍，一扇乎一扇乎围着他转，却又不和他讲话。小树也发出“啊！啊！”的叫声，学着爷爷笑出清脆的回音。他感到他和爷爷的笑声，把空气震动得哗啦哗啦响，像雪花一样飘落。爷爷明明近在咫尺，可就是够不到他。而爷爷呢，像是故意在逗他，时隐时现，飘飘缈缈，如同

太阳吐出来的光圈或者云彩的碎片，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他屁股下的鱼见他笨拙的样子非常生气，一甩尾巴将他拍落下来，他吓得猛然尖叫。于是，听见奶奶又在骂他：“傻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吃！魂儿丢了？”

他一边胡乱地吃饭，一边想刚才出现的鱼、天空、星星还有爷爷。但是，最高兴的是他见到了他最想念的爷爷，当然开心死了。他想着这是他一个人的秘密，对谁都不能说，他怕一说出来就再也见不到爷爷了。这时候，他又想到爸爸，他有好久没有看到爸爸了，就向奶奶撇嘴掉眼泪。可奶奶总是像放炮竹那样说话，一点儿也不温柔。

自从爸爸在南方有了新家，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小树去过一次，南方的新妈妈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那个说一嘴鸟语的女人。在爸爸家里，他住了不到半个月就回来了。爸爸好像害怕那个女人，小树可不怕。新妈妈不让他乱动屋里的东西，说他手脏，他偏偏就动；不让他吃的东西，他就偷吃。不过，他不怨恨那个女人后来撵他回来。是因为他做错了事，他用一种劣性的顽皮报复了那个女人。

一次，他吃光爸爸给她买的一小盒干果和巧克力豆。那个女人挺着大肚子打他，恶狠狠地骂他“小乡巴佬”。从女人扭曲的五官上，他想到“小乡巴佬”肯定不是夸他。后来，就在她睡着的时候报复了她。他把她的手机丢到水盆里泡了一会，然后再拿出来擦干放回原处。他觉得特别解气，当然，也避免不了一顿恶揍。

吃罢饭，小树翻腾一阵旧玩具，实在找不到可玩的了，便撑一把雨伞准备出去。他不想待在家里无聊，决定去老爷爷那里转一圈。他忍不住想把刚才见到爷爷的秘密告诉给老爷爷听，老爷爷听了一定会高兴得要命。老爷爷家与他家隔着一道街，住在村子的最后一排，是他们以前的老院子，不过他没有在那里住过。小树的老爷爷习惯一个人过，不愿意和他们挤在一起。爷爷活着时，老爷爷经常来他家里吃饭，然后坐一会儿再走。爷爷死后，老爷爷不再来了。小树一过去，老爷爷就把他揽在怀里流泪。弄得小树很不舒服，有时也陪着掉泪。

老爷爷正蹲在羊圈里喂羊，看小树来了，拄着拐杖走出来抚摸小树的头，问他冷不冷，小树说才吃了饭不冷。老爷爷忙去锅屋里给他盛饭，一个馒头半个酱猪肘子，是老爷爷从村里结婚人家折来的剩菜。看着小树狼吞虎咽，老爷爷笑得脸上的皱纹打绺。因为没有牙齿，一说话嘴巴就往里嘬，带出“啪，啪”的响声。而且下嘴唇包住上嘴唇，鼻子下面凹下一个坑。八十四岁的老爷爷除了牙口不好，身体却很硬朗，走路直杠杠的，比爷爷的身板直溜。

小树本来就瘦，棉袄又小。吃完肘子肚子立刻鼓出来，像半个皮球卡在肚皮上。从侧面看，又像挎着一个脱皮的腰鼓。然后“嗝儿嗝儿”地打嗝。老爷爷递给他一杯热水，小树喝了几口，“嗝儿”不那么勤了。老爷爷坐在一把老式的旧藤椅里打盹，怀里立着一杆被手磨得光光的拐杖。没有玩具玩，小树便抽出老爷爷的手杖当作九八K（枪）玩，学动漫里的模拟警察，闭上一只眼，往这儿瞄一下“噗嗤”，往那儿瞄一下“噗嗤”。玩的不足兴，就走到羊圈门口对着几只羊“叭啾，叭啾”了一嘴唾沫星子。羊儿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并不受惊，只是歪着脑门看他，偶尔“咩，咩”地叫几声。

见小羊不害怕，觉得自己一点儿也不像

大英雄，十分扫兴。便爬到老爷爷的床上睡觉，天黑了也不愿意回去。蜷在老爷爷的怀里，摸老爷爷树皮一样的皮肤和干瘪的乳头。这一夜，小树没有做梦，竟然把想要告诉老爷爷的秘密，忘到九霄云外里去。

第二天的早上，老爷爷很早就起床了。小树一个人躺着实在没劲，他这才发现，老爷爷的被头上全是乌黑的脑油，就用鼻子闻了闻，一股难闻的气味差点熏哕他，便连忙穿好衣服离开。

此刻的天空已经放蓝，太阳一点一点往上升高。在老爷爷家不远的路口处，有一棵长歪的柳树，树上的叶子并不茂盛。小树叹气自语："唉！没人给我玩我自己玩。"这会儿好像起风了，一根耷拉下来的柳条在空中随风摆动。这棵柳树的身子又粗又短，满身都是丑陋的疤痕。天一暖和，小孩们特别喜欢聚在树上攀爬，即使被挤下来也不怕摔疼。因为下面是一堆沙土，小树从去年就能爬上爬下。他在最矮的一个树叉上折断两根枝条，枝条上的柳椹咄咄咧咧已经枯黄。他将枝条编成一个柳环戴在头上，又用另一根拧柳哨儿。便骑在树叉上，学着大人的架势，咄牙咧嘴却怎么也拧不动。"哎，要是爷爷在就好了。"遇到困难的时候，小树总是念叨爷爷。

回到他家，奶奶正吃早饭，见他回来站起来给他盛粥。馍框里有两个馏好的馒头，小树正要去拿，被奶奶用筷子敲了回去，才不得不去洗手。拿起馒头，小树又想到昨天吃的酱肘子，心想："要是再有一块猪肘子该有多好！"然后奶奶对他说："小树，你二叔和弟弟今天回来，等弟弟来了你可不能欺负他哦。"

"谁欺负他了，每回你都这样说我，哼！"

小树最不高兴的事，就是奶奶提起这个叫金宝的破弟弟。在小树的眼里，奶奶一直偏向金宝，每次他来家，奶奶的眼睛里，总是放出水一般的亮光。金宝是二叔家的孩子，一家人住在县城里。别看金宝比他小一岁，心眼可坏了。两个人在一起就爱占便宜，动不动就哭，还喜欢告小树的状。无论是不是小树的错，奶奶都怨小树，因为他小树没少挨揍。小树想着："早晚有一天非得揍扁他不可。"

金宝白白胖胖，像填饱丝绵的布娃娃招人稀罕。奶奶一见着他，眼睛和嘴巴恨不得笑在一条线上。不是亲就是抱，小树嫉妒得真想揍死他。金宝没有小树高，也没有小树有劲。两个人玩不了多大会就争东西，争一个电动玩具车。玩具车本来是小树的，金宝霸道，非说是奶奶买给他的，两个人扭打起来。小孩子打架十分有趣，牙咬着，眼闭着盲打。小树从心里烦他，一使劲把玩具车夺过去，金宝闪了一个趔趄，差一点儿摔倒。哭嚎的声音比杀猪还难听，小树走过去又踢一脚。

二叔没有责备小树，只冷冷地看他一眼。然后，带金宝去找奶奶。转眼的功夫小树就忘了，他想跟金宝玩，躲在门外偷看金宝。金宝已经不哭了，趴在奶奶腿上对小树伸舌头挤眼，一副昂昂不睬的样子。二叔和奶奶正说话，奶奶说："我走了小树咋办？"

二叔说："美凤要生了，我不能带金宝去上班吧？"

奶奶说："不行让你岳母带带。"

二叔说："妈，金宝可是你孙子，他长这么大你给带过几天？"

奶奶说："小树不是没娘吗，不是可怜吗。"

二叔笑得很难看。说："你不怕金宝也

没娘吧？”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说话？小树到了上学年龄，马上就要报名。”奶奶往灶口里添着柴说。

“我哥没死吧？孩子不管不问，算什么东西。”二叔很生气，对着奶奶吼道：“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你带小树这么大我说过什么？他可怜，我们再难都过来了。我这第二个孩子你再不给带，说不过去吧！反正孩子要出生，你说怎么办？”

奶奶还要说什么，二叔“哐当”，将一个小木凳子踢出门外。撂下话说：“去不去您看着办！”

二叔没吃饭就带着金宝回去了。奶奶一个人坐在灶台前抹泪。小树避在门外不敢说话，他似乎听懂奶奶和二叔吵架的原由，便溜溜达达偷跑出来，却又不知道去哪里玩？感到无聊透顶，心情非常低落。此时，村子里一片安静，连一只小狗小猫的影子也没有出现。

雨后的太阳如同火炉，淋湿的水泥路很快就被烤干。小树因二叔带金宝回去而十分沮丧，经太阳照晒有些困倦。可又不想回家，好不容易跑出来，他想在外面多待一会儿。便从不知谁家的菜园子上抽出一根木棍，看见什么就抽打一下。看见一棵树抽打、看见一个砖块抽打、看见一只落在地上的麻雀也想抽打、甚至一棵小草都碍着他，直到手被震得麻木酸痛才肯停息。然后，他端起木棍当枪，任意对准一个方向，头和肩膀一抖缩一抖缩，“叭啾，叭啾”。

不知不觉中，他来到对着俊捷家门口的坑边上。这里长着成片成片紫绿色的茅草（茅针），还有开着黄花的蒲公英。尖尖的茅草叶片，像刚长出来的芦苇繁茂。小树知道里面的嫩芽能吃，拔了一颗，剥皮取出粉白的花瓤嚼在嘴里，有种青草腥的绵甜。俊捷家的大红铁门敞开着，小树很想去俊捷家玩，但又不想惹奶奶生气，于是大声喊道：“俊捷，俊捷快来呀！这里许多许多茅草。”

俊捷听见小树的呼叫飞跑过来，两个人拔了一些坐在干草层上咀嚼。俊捷问：“你咋不来我家玩了？”

小树抬头没有回答。俊捷从口袋里掏出两颗巧克力糖递给小树一颗，两个人“吸溜吸溜”嘬糖。这时候太阳还没有落山，俊捷的妈妈就喊俊杰回去吃饭。剩下小树一个人望着天空发呆。天色临近黄昏，一些鸟喜欢在水面上飞翔，时高时低。小树想：如果他也长着一对翅膀就好了，也像小鸟那样自由地飞翔，就可以飞着去找爷爷。自上次脑子里出现幻觉，他认定爷爷就住在很高很高的天上，或者一片云彩里。

直到奶奶唤他的名字，他才悻悻回家。奇怪的是，奶奶这次没有“惩罚”他，反而给他吃很香很香的红烧鸡块。睡觉前，奶奶将小树揽在怀里掉泪，滴滴答答的泪水落在小树的头上和衣服上。小树见奶奶哭自己也跟着难过，他知道奶奶要去二叔家了。于是他表情茫然。奶奶捧过来他的头，用两个拇指，揉搓他那因缺乏营养而泛黄粗糙的脸。对他说：“小树，奶奶要去二叔家照顾弟弟几天，婶婶要生小妹妹了，你去老爷爷家里住好不好？”

小树扭头不语。“等奶奶回来给小树买新式的玩具。”奶奶的语气像筛筛子。

小树还是不语，瞪着大眼睛看奶奶，小脸憋得通红。奶奶的话，他一句没有听进心里去。奶奶急了摇晃他的肩膀，说：“怎么了我的宝贝？你说话啊！”小树猛地挣脱奶

奶，仇恨似的瞪着她，两个小拳头攥得像小铁锤子。“这可咋办呢？这……”奶奶看着小树十分着急。

小树终于扛不住，“哇”地哭出声来。说：“奶奶不要小树了是吗？小树以后不惹奶奶生气了，小树听话，小树不要玩具，也不要好吃的。”

孩子的话，像锥子扎在奶奶的心尖上。奶奶“呜呜咽咽”地哭了一阵，又哄孩子又擦眼泪。说：“小树是好孩子，奶奶咋会不要呢？”

小树摇头又点头。后来的几天，小树无论想吃什么、想要什么奶奶都依从他。

小树在老爷爷家住了两天就想奶奶了。他从幼儿园出来没有去老爷爷那里，而是直奔自己的家里来。幼儿园离他家很近，是梅子姑姑在村子里办的。小树见很多小朋友被奶奶领回去，他也想奶奶了。出了幼儿园的大门他就抹泪，嘴里不断地念叨奶奶。他家的大铁门紧锁着，小树拍着门嚎啕。有邻居过来哄他，他谁都不理，哭着直喊奶奶。等邻居喊他老爷爷过来，他靠在大门上抽抽泣泣地睡着了。

大约一个星期过来，小树习惯和老爷爷在一起了。每到周末，老爷爷就带他去河边上放羊。天气很快热起来，河边上长满各类青草和野花。两岸的杨树叶子窸窸窣窣，闪耀着太阳反射过来的白光，将这小河里的水映衬得明清碧透。蝉，仿佛是这时令的主角，没黑没白地，发出连贯性的鸣叫，让人一下子感到气温猛升起来。当你还没来得及适应季节过度的变化，便觉到了三伏天。

这天，小树穿着短裤短褂和小羊们在河边上撒欢。他一会拔几棵草喂小羊；一会掐一些花编成花环戴在自己头上，也给小羊戴上；一会又挖一个泥坑尿尿，尿完了再用挖出来的新土盖上，然后用脚使劲一踹，一股骚臭的泥水溅他一脸一身。他倒也知道干净，忙去河边清洗。正要捧水洗脸时，一条柳叶细的小青鱼慢慢悠悠游过来，他悄悄地想用手抓，手还没有伸进水里，小鱼闪电般就不见了。他捡起一些碎石块投下去，“扑通扑通”水花迸湿他的裤衩凉凉的很是得意。老爷爷走过来呵斥他，才算老实一会。过不了多久，他想骑那只最小的山羊，便蹑手蹑脚靠近去，猛然抱住山羊的脖子，山羊误解，以为小树想亲近它，仰头对他温顺。当小树正要跨上一条腿，机灵的小山羊后腿一蹲，小树“噗通”趴在地上啃了一嘴泥，撇嘴想哭，老爷爷笑而不理。又过了一会，还要骑羊，再想靠近，小羊“哧溜”跑开了。

一只母山羊要分娩了，小树和老爷爷熬了半宿看着。老山羊“咩咩”地很是痛苦，小树比羊还急，他想让母羊快点生下小羊羔，跑到偏房里捧来一把玉米粒放到母羊的唇边，母羊嗅嗅并不吃。老爷爷的一支烟还没有吸完，母羊突然“吭哧”得厉害。紧接着“哗啦”一下，一只小山羊出生了，身上全是湿漉漉的水和透明的黏液。母羊这会儿用尽了气力很弱，卧在小羊羔的身边舔它身上的黏液。老爷爷这才走过去帮母羊除去脏物，又将小羊羔的脐带挽上。小羊羔被母羊舔干身上的黏液，白色的毛油光放亮。它想站起来，颤颤歪歪试了几次都没能站起来。但它很坚强，半个时辰的功夫，小羊羔就能摇着尾巴围着妈妈撒娇了。小树想走过去抱它，老爷爷故意吓唬他，说：“这可是一只调皮的小家伙，小心牴人哩。”

小树才不怕。还没等他靠近，母羊虎视眈眈地瞪他，那架势，随时要把小树抵倒的

意思。

一连好几天，小树睁开眼睛就往羊圈里钻，小羊羔已经认得他，不再害怕他。时不时噙着母羊的乳头拱几下，躲在母羊的胯下偷看小树，好像和他捉迷藏。然后一颠一颠地跑过来舔小树的手心，小树开心极了，有小羊羔做伴小树不再孤单。他开始有了梦想，他要跟老爷爷一起把羊放好。他希望有一天小羊羔也能长出一对翅膀，最好是一对彩色的翅膀。那样的话，说不定他会骑着小羊看他日夜思念的爷爷去。总之，他认定爷爷就在天上。可是现在还不能去。因为，小羊羔啥时候长出翅膀他不能确定？而老爷爷每次都对他说快了，快了。

所以，他每天很晚才肯睡觉，第二天却又很早起床。除了偶尔看一会动画片，他催促老爷爷快点吃饭，然后和他一起去放羊。整个夏天，他都在为那个美丽的梦想而坚持着，直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祖孙俩才开始回家。这一刻，你准能远远地看到，灼红的夕阳下面，正有五六只被染红的山羊，晃晃悠悠朝村子里走来，后边跟着一老一小。老的拄着拐杖，步子豪迈稳妥；小的呢，手拿一根细竹竿儿，蹦蹦跳跳像动画片里的小孙猴儿。

小羊羔长得很快，两个多月的时间快要赶上母羊高了，遗憾的是还没有长出美丽的翅膀来，小树不免有点儿失落。很快，小树已到上学的年龄。老爷爷对小树说：等把小羊羔卖了给他买一身新衣服穿，再买一个新书包和一个带海绵宝宝的文具盒。临近开学的头几天，小树非常难过，他抱着小羊羔的头轻轻抚慰。他实在舍不得老爷爷把小羊卖掉，卖掉了它就不能驮他去找爷爷了。可是，他又特别想要一个新书包和一个海绵娃娃的文具盒去上学。

（上接 035 页）

张尧从口袋里抓出一大把花生米，塞给阿谷一半，他刚想用手接着，眼睛却看见路口那棵树下依靠着一个女孩，黑色的，长长的辫子，和一套连体的舞蹈服装。他朝路的尽头跑去，张尧蹲在地上说，“让你不接，花生撒了。”

“林木！”阿谷喊着，声音却很微弱。

前面的路口开始逐渐地出现人，充斥着街头巷尾。他们年龄不大，应该是和阿谷同龄。其中几人，他和张尧是认识的，同为豪泽小弟。

三个、五个、十三个，直到大堆的人拥挤在这条路上，逐渐变得嘈杂。最后出现是一个高个子，他双手插着口袋，面无表情。

“我以前是豪泽哥的小弟，现在他死了，以后我来接班。”瘦高个招手示意，把手伸过头顶，大力的挥着。“我们改个规矩，从今以后再不能打打闹闹，所有的人都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好好学习，不给大人、老师添心思。”瘦高个伸手指向他俩。阿谷揉了揉眼睛，发现林木在望着他。她面带微笑甚至还笑出了两个小酒窝。

天上的太阳似乎在逐渐变亮，他轻轻地用手遮住额头，阿谷不由自主的闭上眼睛，等待再次睁眼后的蓝。

梁保险

牛朝品

昨夜值班，早上起来已是上午十点多了。

今天是国庆中秋双喜临门的日子，普天同庆。青山县伊寨镇机关大院里一派祥和而安谧的景象。

与来接班的同志交接完毕，我便把备好的节礼打点成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捆绑在红色的小鸟牌电动车后架上，准备回家过节。包里全是爸妈的所爱：红绿丝冰糖瓜籽馅的老式月饼，徐州蜜三刀，符离集烧鸡，钟氏油烫鸭，红枣苹果石榴梨。当然还少不了一箱今世缘酒，两条大中华香烟。

跨上车座正要发动，身上手机响了。我想是老爸打来的，问我何时回家。打开手机，号却不是老爸的，竟是我的扶贫对象，柳叶村的梁大保，外号叫“梁保险”的老梁大叔。

今天是放假回家过节的日子，打电话来能有什么事呢？

电话里响起了熟悉的略带沙哑的声音：贺镇长，麻烦啦。兑现合同时与乡亲们发生了争吵。我说有合同在，争吵什么呢？他说合同中有不明确的地方，各说各的理儿。我要他说具体点，是哪一条哪一款不明确。他说电话里讲不清楚，乡亲们说，土地流转租赁合同是你主持签订的，要听你一句话。大家都在俺家里等你来呢，不见不散。说罢挂了电话。我打过去想再进一步问问，对方却关机了。

打算回家的念头，宛如院里盛开的秋菊，突然遇到了寒霜，立马蔫了。与其同时，一股不安的热突突的焦虑感“蓦”地涌上了心头。好不容易为梁保险大叔寻到的一条致富路子，想不到秋后兑现合同时竟发生了“争吵，”若处理不好，将会直接关系到这条路子能否继续走下去……

我再次跨上了我的“出征坐骑”，不过，心中的“目的地”已来个 180 度的大转弯，由北而改向南了。同时，满脑子是梁叔的小院，小院里嚷成一片的乡亲们……

故事还得从我在柳叶村搞土地确权时讲起……

去年七月份，我从县扶贫办调伊寨镇任副镇长。一上任即负责全镇二十个行政村的

农民土地确权工作。这天来到柳叶村，村支书张立明同志，边领我参观村容村貌，边向我介绍。

柳叶村，又称木匠村。祖辈相传，每户男劳力都会细木工活。村里张二娃把他们组织起来，到城里承揽木装饰工程。多少年下来，他们便把住房从低洼潮湿的河套里搬迁到了山脚下，盖起了前后两排花园别墅式的楼房、阔大的文化休闲广场、卫生室图书室老年活动室健身房等，还有室外的各种体育器材。站在广场上，可以听到柳叶河的流水声，芦苇丛中嘁嘁喳喳的鸟叫声。与河的北岸相连的，便是需要测量确权的 300 亩基本农田了。

收回目光，发现距此约 200 米之外的河套里，有座低矮破旧的农家小院，与对面靓丽气派的别墅群相较，显得尤为寒酸。我随口说道，这个过时的小院影响观瞻呢，应该拆掉才是。副支书杜小鹏笑说，里面住着人呢，怎么拆？几年的扶贫经验告诉我，住房如此破旧的农户，十之八九属于扶贫的对象。我的猜测向三位村干说了，张支书点头笑道，毕竟在县扶贫办干过的，一眼就被你猜中了。如此轻描淡写地回答，令我很是不解。于是毫不客气地指出：张支书，咱柳叶村，包括伊寨镇，前年就上报全部脱贫了，怎么这里又冒出个贫困户呢？见我一脸严重的神气，村主任忙解释道，这户姓梁，户主叫梁大保，他不是俺柳叶村的人。杜小鹏则不同意他的说法，梁家的四亩三分责任田，就在咱村 300 亩基本农田之内，怎么能不算咱村的人呢？主任嚷道，四亩三分地是梁大保岳父张朝庆的，梁大保是外县人，户口未迁来。支书摆摆手说，您爷俩甭瞎吵吵，听我给贺镇长解释。

据张支书介绍，张朝宽儿子十年前不幸病故，媳妇带着女儿远嫁走了。张朝宽女儿张桂英嫁到外县后，患了类风湿关节炎，失去了劳动能力，为照顾病瘫的父亲，便不得不拖着病体，携夫带女地回到娘家柳叶村，种着父亲名下的四亩三分责任田。介绍到这里，张支书突然摇头苦脸道，扶贫工作开展后，梁家就成了俺柳叶村唯一需要攻克的困难户，村里承诺出资，动员他养鸭养鱼养猪养羊，可梁大保反来复去，回答俺的就是一句话：那是血财，不保险。还是种粮食保险。建议他种蔬菜，蔬菜可不是“血财”吧？他又说没种过，还是种粮食保险。贺镇长，咱都是种地人出身，就指他的四亩三分地种粮食，能脱贫致富吗？所以为了不拖咱柳叶村，不拖咱伊寨镇的脱贫后腿，就一不建档立卡二不上报。理由就是他梁家不属于咱伊寨镇柳叶村户口。

在我的坚持下，一行四人进了梁家小院。院里三间北屋，两小间东屋。院中一棵花椒树，树下石台旁的残疾椅里，坐着位花白头发的老年妇女。杜小鹏亲热地喊道：俺大姑，瞧，贺镇长来看望您老啦。我下腰握住她僵硬的手，问候了几句，又问梁叔呢？她说在北屋喂老爸吃饭呢。话刚落音，梁叔端着空饭碗出来了。梁叔看去六十左右的年纪，瘦长脸上长满了黄褐色的络腮胡子，他眯起眼睛打量着我，眼神里似乎闪动着几丝不安与不易察觉的焦躁。杜小鹏介绍了我，他冲我笑笑，又拘促地挠挠蓬乱的头发：贺、贺镇长，俺有活、活儿呢。渠里来水了，俺得去稻田灌水呢。显然地，他认为村干部们带我来，又是动员他饲养“血财”的，一方苦口婆心，一方以“种粮食保险”来对付，一个上午就过去了。杜小鹏忙解释：大姑夫呀，

董镇长就是来看看您全家的，不误您干活的。又向我介绍说，大姑夫可是咱柳叶村义务管水员呢，村里多是老人妇女，灌水浇田的活儿他就揽下来了！

我与梁叔站着聊了几句，知道他家四口人。唯一经济来源就是四亩三分地里的麦稻两季收入。问他眼下最大的难处是什么？他叹气道，就是……就是，唉，不说了……他不愿意说，梁婶可藏不住话。她说，丽丽自打前年上大学，假期就没有回家过一次，孩子得打工挣学费啊……电话里她说想俺，想他爸，俺说孩子，俺也想你啊……梁婶鼻涕眼泪的哭开了，梁叔红着眼圈儿，抄起靠在门东旁的铁锹下地去了。

伊寨镇党委书记是位女同志，叫郑珏，37 岁，属狗的，比我大一旬。工作作风干脆利落，对人对事无城府，好恶溢于言表，包括对己。听了我的“职责之外”的汇报后，首先自责，骂自已官不大僚不小，去过多次柳叶村，也发现了河套里的一处破旧农家小院，却没有细问，认为是废弃的无人居住的老屋。看来任何工作不可以只听汇报，还必须得沉下去，多听多问。她当着我的面打电话叫来了张立明支书，扶贫办王文清主任，严肃指出：只要是居住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内的公民，就不能漏掉一户一人。并责令王主任亲自与梁大保结成一对一的扶贫对子，配合支部，限期摘掉贫困帽子。

很快到了九月底。全镇土地确权工作结束了。这天我正在写总结，郑珏书记进屋就说，该是谁的活儿，绕了一圈子还是谁的活儿。说罢坐到了西墙根的沙发上。我忙过来坐到了沙发前茶几的另一边，笑说，郑书记话里有话啊？她抬手敲敲茶几，望着我的娃娃脸道，小贺同志，关于王主任要梁大保养鸡的事儿你听说了吧？我说听说了，但不知结果如何。郑书记说她在外学习了一个多月，前天回来，就去柳叶村了解了梁大保的脱贫情况。王主任认为梁大保一辈子就知道下地砸坷垃，种粮食，又没文化，思想保守，因循守旧，是块刀斧不入的榆木疙瘩。对这号人，不能“细剝葱”做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认为村两委“作风欠硬”，鸭子不上架就撵它上架。他动用扶贫资金，强行为梁大保建了鸡舍，购了三百只鸡苗。他前脚离开，梁大保后脚就把几箩筐鸡苗送到村部院里。王主任气得跳起脚来“熊”他：养鸡是你默认的，咋又反悔了呢？他反怼道：谁默认啦？你反过来调过去地说，让俺养鸡养鸡，俺烦了不理你呢。一上来俺咋说的？养鸡是“血财”，不保险，还是种粮食保险。王主任气极而骂道：粮保险粮保险！我看你是穷保险！村民们听了梁保险这个名字，既现实又新鲜，于是就叫开了。

听了郑书记的讲述，似乎猜出了她“话里有话”的意思了。

果然，她说党委决定派我去，具体帮助梁大保摘去穷帽子。并鼓励我道，响鼓不用重锤敲。出门千条路，总有一条适合梁保险脱贫致富的路子，就看咱们能否找到了。

郑书记离开后，我心里反复念叨着：出门千条路，总有一条适合梁保险脱贫致富的。可他梁保险，除了认为种粮食“保险”外，其他的一切项目似乎都认定不“保险”。而在他的四亩三分地上种粮食又脱不了贫。这就是始终面临的似乎无解的难题。难题不破，路，又在哪里呢？

我打算找王主任谈谈，进一步了解下情况，出门却发现他的办公室门锁着。周镇长告诉我，天凉了王主任老病犯了，请假看病

去了。

明天就是国庆节。晚上回到家里，向爸妈说，明天不能在家陪您呢，我要去柳叶村，有任务。妈说，放假了还上班？我说机关放假，村里不放假。爸笑说，小生属狗的，狗肚里盛不了四两香油，肚里有事，他歇也歇不安的。

翌日一早，我便驾着红色小鸟电动车上路了。

行驶间突然发现左前方的路边停着辆乳白色轿车，轿车的东边，即靠近公路的三百亩基本农田的西头，有几个人影在晃动，似乎还隐约传来了争吵声。随着争吵声的逐渐增大，近前才认请是张立明、张朝厚、杜小鹏，还有一个人背朝着公路蹲在地头上。我停下车，跃过路边与地头之间的灌渠，他们才发现了我。杜小鹏喊道，贺镇长好，是来我们柳叶村的吗？背朝我蹲着的那人也站了起来。杜小鹏说：大姑夫，昨天镇里来通知，贺镇长今后专门负责你的脱贫工作。张立明笑着接道，不错。不过俺想，要来也得节后来，谁知贺镇长竟为了俺村的扶贫工作，牺牲了假期。着实令人感动呀。大姑夫，你若再因循守旧，死抱着种粮食保险不放，能对得起领导吗？

我打量着眼前的“大姑夫”。

与我第一次见他不同的是，络腮胡子更长了，板寸头也早已过了“寸”，乱蓬蓬的像堆鸟窝，两只细眯着的眼睛里似有红云在闪动。他朝我走近了两步，我迎了上去，问道：我远远地就听到了争吵声，究竟为了什么呢？还未等他回答，张立明忙拉开我，说，贺镇长您来得太及时了，正打算向您汇报呢。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回村部说去？我说在这儿说最好，现场办公嘛。他看眼“大姑夫”，似乎怕他干扰汇报，便折中地说，咱不回村部了，在我车里谈，怎么样？说罢，转身跳过灌渠，我只得跟了过去。待我在副驾位上坐好，张支书便“咕”地咽口唾沫，高兴地说，梁保险这次算交了好运啦，终于为他寻到了一条快速脱贫致富的好路子！我哦了一声，心里顿生疑惑：既然是好路子，为什么刚才发生争吵呢？对方继读道，王主任动员他养鸡，他拒绝养，理由是养鸡也是血财，不保险。正为此犯愁的时候，邻村的蔬菜种植大户来找我，说他打算扩大种植面积，但本村的土地已租完了，于是他想来咱柳叶村租几亩地建蔬菜大棚，租费每亩地一年一千元，另外，出租户还可以在蔬菜大棚打工。我马上联想到了大姑夫，他家责任田是四亩三分地，租费每年四千三百元，加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打工钱，年收入保险准过贫困线了。把这个想法跟大姑夫谈了，谁知被他一口拒绝了。我问他土地出租的收入可不是血财吧？为什么不同意呢？他吭哧了半天才说，俺舍不得出租，再说了，俺还想租赁别人的土地种粮食呢，为什么还要把自已的地租给别人呢？王主任说，对这样死不开窍的“土坷垃”，就得逼着他干推着他干，干了再说，偿到甜头就来积极性了，到那时他不但不骂娘，还对咱感恩载德呢。于是，我们在半月前郑重通知了他，地里稻子割完就不要种小麦了，租给老板建大棚。大姑夫听了，表现还算不错，一声不吭，就算是默认了吧。今天早上来他地里检查，发现四亩三分地上的稻子是收割完了，嗐！一看，你猜怎么着？地里一片青绿，出的麦苗儿已两叶一芯了！原来他是背着我们顺着稻垅撒下的麦种，收割时苗儿已出齐了。由于麦种是撒在地表上的，今早上我们来时，见他在小

麦的根苗上正在撒上一层粪土……说到此，张支书余气未消地道，俺跟村主任朝厚叔看到这一幕，您想能不来气吗？朝厚叔嗓门又高，连您在路上也听到了。

我跳过灌渠时，就发现眼前没有耕耙过的地里，麦苗儿就已出齐了，除此之外，三百亩农田的其他耕种过的地块，赤裸裸的未见一丝新绿。我一直纳闷的事儿，现在终于明白了。

更重要的是，张支书的话还提醒了我，让我心头一亮。

俗话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俺还想租赁别人的土地种粮食呢，为什么还要把自已的地租给别人呢？”是啊，梁保险既然认定种粮食保险，想租赁别人的土地来种粮食，那就鼓励他去租赁嘛。没有千亩地，哪有万担粮？种他的四亩三分地，收入过不了贫困线，如果扩种二十亩三十亩或更多，不就实现脱贫致富了吗？

这时，车外猛地响起了张主任的气汹汹地咤呼声：梁保险！你个龟羔子！这次你同意就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蔬菜老板明天就来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一把交你四千三百块钱！就这样定了，我这就打电话，调耕耙机来把麦苗抄了，让老板建大棚……

梁保险听到要抄他的麦苗儿，像变了个人，蔫巴劲儿不见了，他拔过插在粪土堆上的铁锨，双手紧握锨柄，拉出准备拼刺刀的架势，沙哑的低吼道：谁敢抄俺的麦苗子俺跟谁拼命！不信就试试！

杜小鹏忙劝解道：大姑夫别当真，不过说说气话罢了。我再次跃过灌渠，五十多岁的张主任脸红脖子粗地冲我嚷道，贺镇长您瞧，说到底还不是为他好？我严肃地说，张主任，我不否认你的初心，可是初心再好也不能违背党的政策。农民对自已的责任田有经营自主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都无权干涉。梁保险大叔认为种粮食保险，就支持他种粮食……未等我说完，张主任便恼羞成怒地转向梁保险，像骂他也像在骂我：种粮食，能脱贫吗？还是王主任骂得好，粮保险粮保险，我看是穷保险！穷多好啊，年年春节能吃上救济粮！你安心吃救济啦，可你拖了俺柳叶村的扶贫后腿了呀？你你……村主任气得跳脚，梁保险也气得脸发青，嘴唇直哆嗦。他用锨头指着朝厚叔，声音低沉地喊道：你冤枉人呢，哪个孬龟孙想吃公家的救济粮啦？穷难过，屎难吃，俺梁保险，不不，俺梁大保愿意受穷吗？俺做梦都想发财呢。俺闺女丽丽自打上大学，假期就没回家过，她得打工挣学费呀！孩子想俺，想她妈，俺和她妈也想她啊，俺早想去学校看看她，可凑不足路费呀……后两句话是哭腔说的，这时他突然双手捂脸蹲下了，双肩耸动似在抽泣。

站在渠那边的张支书，见状叹了口气，语气缓和多了，说大姑夫呀，您再考虑考虑，明天把土地租赁合同订上吧，你就可以得到四千三百块钱，瞧丽丽的路费也有了。说罢，再次邀我回村部，我说三位头里走，我想再了解些情况，随后过去。三位上车离去。

梁叔抬起一张悲愤的脸面，说道，朝厚叔昧着俺良心说话呢。俺也知道在四亩三分地上种粮食摘不掉穷帽子，可又有什么办法？俺只会种粮食，保险。干别的不会，不保险。俺穷，没家底，如果亏本了，俺拿什么去堵窟窿？亏不起呀！

我与他面对面地蹲着，梁叔，您说的不无道理。再说了，会种粮食，喜欢种粮食，是好事，应该鼓励支持才是。顿了顿，又问道：听张立明支书说，动员您出租土地时，您回

答说还想租别人的地来种粮食呢。您真有这个想法?

他点点头，干脆地说，有，有这个想法。说罢，又不好意思地笑笑：贺、贺镇长，不怕你笑话，俺不光想，梦里还梦见过呢。

我说，中央有土地流转的政策，只要有人愿意出租土地，你就可以租赁过来种。他摇摇头说，租不成啊，村里干部不同意呢。于是向我讲述了去年五月发生的事儿。

原来，同村的张立好在深圳工作，买房后请父母去深圳生活。立好父亲打算把二亩地交给他种，租地钱随他给。村支书主任知道这情况马上出面阻止。理由是，你梁大保是个年年吃救济的穷光蛋，租地种亏了本，秋后还不起租地钱，村里得替他还账。因为土地流转租赁合同，是由村委会代表出租方与租赁方签订的，租赁方还不起，出租方会向村委会讨要。所以租赁方必须是有钱的户，种亏本了有钱往里填补……

一句话，把土地租给梁保险，村干部怕不保险，怕担风险。我认为这种怕简直就是杞人忧天。一、梁保险会种粮食，二、农田属一级水浇地，旱涝保收。凡对梁保险有所了解，或稍有种地常识的都不可能认为会亏本的，那么为什么以此理由来阻止呢?难道这只是用来掩盖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借口?于是，我用不可置疑的语气，明确地告诉梁叔。只要有村民与你愿意流转租赁土地。我贺维生就会保证你实现你的梦想!

梁叔听了一愣，瞪大了眼睛瞅着我的一张娃娃脸。半晌，才试探了一句：贺镇长，你和张立明究竟谁说了算?谁当家?

我斩钉截铁地道：党的政策说了算!党的初心当家!脱贫致富，不让一户一人掉队，就是在实线党的初心!话刚落音，却稍觉不妥：虽然是发自内心的脱口而出，但面对一位老农是否有官话套话，迴避责任担当之嫌呢?所以马上明确说到，叔，只要你与张立好家双方自愿，我担保你能种上租来的二亩地!梁叔眨眨眼睛，还有些不放心地进一步问：您、您能保证村里出面为俺两家订合同?我拍拍胸膛，用肯定的语气道：能!这事包我身上了!他感激地点点头，脸上现出了高兴的样子。然而我却高兴不起来。我说梁叔呀，扩种了二亩地您就满意啦高兴啦?您算过账没有?二亩地的收入依旧脱不了贫呀?他不安地看看我，局促地搓搓手道，是，是脱不了贫。不过手里要宽松点儿了，或许能挤出车费来，去看看丽丽……

之前在柳叶村搞土地确权时，我就宣传了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当时就有不少村民表示愿意出租的愿望。因心中有底，就建议他能否多租赁些地来种，种地多了收入就多了。收入多了就脱贫致富了。到那时，丽丽就不需要假期打工挣学费了，会回家看您公婆俩了。他再次点点头,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贺镇长，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俺也想多种呢，可俺算过账，多种二亩地，种子化肥农药钱还能挤出来，再多种就没钱买这些呢。我说这好办，我可以帮你办贴息小额贷款，你就放心吧!

他把手中掐过来掐过去的草茎儿一丢，站起来再次看定我的娃娃脸，眯缝的眼神里闪动着一丝喜悦的光亮，点头说，有你这话俺就放心了!回家就打电话告诉丽丽，让她高兴高兴。

至于租赁多少亩土地才能算脱贫致富?俺爷俩算的结果一样：三十亩。这时，他突然朝手心“喷”的吐口唾沫，抄起地上的铁锹，干!一头羊是放，两头羊也是放，让他

们瞧瞧……然后他来到粪土堆前铲起一锹粪土，均匀地撒盖到麦苗儿上。原来他的四亩三分地上，分布着事先运来的一堆一堆的粪土，这是件费时费力的活儿，难怪被村干部发现了。

我发现仅一把锹而被梁叔用了，我只得用两手捧起粪土抛撒。梁叔见状把锹递给我，他呢，则把粪土灌满蛇皮袋子，一手挟提着，一手抓着甩撒。匀完了粪堆已是中午12点了。梁叔邀我去他家吃饭。刚要谢绝，杜小鹏来了电话，也是请我去吃饭。我说梁叔也请我吃饭呢，干脆两家都不去了。并请她转告张立明书记，上午没抽出时间回村部，下午去和他商量梁叔脱贫的路子。小鹏“哎”了声道，贺镇长，张支书得知你在帮助大姑夫盖麦苗儿后，便撂下一句话：梁保险的扶贫工作有贺镇长亲抓呢，俺开车去学校接女儿，顺便玩两天。我愣怔了下，只好改口道，张支书不在，你这位副支书在，下午请你陪我去梁叔家。于是就把我和梁叔议定的脱贫方案讲了。她听了很兴奋，说，大姑夫打算租种张立好二亩地的事儿，我没少跟张支书争执过。这下好啦，不是二亩，而是三十亩啦！大压小，有你贺镇长压着，看他张立明还有什么神下？我忙解释绝非以大压小，而是让政策当家。

我没回家。而是就近去镇机关食堂吃饭。值班的两位同志已吃过了，我事前又没报伙，师傅便现炒菜贴喝饼子。

一块热饼子没吃完，小鹏来电话了。说她正在她大姑夫家。大姑夫给梁丽丽打电话，梁丽丽不同意种三十亩地。我忙问梁叔的意见呢？她说大姑夫听他女儿的……我哪还有心思吃热饭？便火急火燎地往回赶，一路上苦苦地思虑着，我该怎么样才能坚定梁叔扩种三十亩地想法呢？

心里着急又道儿熟，很快地来到梁叔孤独的农家小院。进门，见杜小鹏梁叔梁婶坐在花椒树下的石台旁说话儿。见到我，除了梁婶依然坐在残疾椅上，其余二位都站了起来。我也来不及寒喧，迎着梁叔微笑的毛胡子脸，急切地道：我的梁叔唻，扩种三十亩地，是咱爷俩上午一口唾沫一个坑的说定的，怎么现在说变就变了呢？梁叔，我反复想了，对您来说，这是一条唯一的保险的且可持续的金光大道哟。比如……未待我“比如”完，杜小鹏便猛地拍我肩头一下，朗声道：谁不说这是一条金光大道呢？不同意种三十亩，是大好事啊！

大好事！？我困惑地瞅着她那烂若桃花的脸面，鹏姐，人家急坏了，你还笑，不扩种三十亩凭什么脱贫呢？还说是好事？

梁叔低头微笑。梁婶笑道，小鹏你甭卖关子啦，快告诉小贺镇长吧，还不知人家支持不支持呢。

听了梁婶的话，更困惑了。

接下来，经过杜小鹏的一番讲述，我才终于明白了。

原来，当村干部不同意梁叔租种张立好的二亩地时，梁叔便在电话里向丽丽讲了。丽丽听了很伤心，哭道，俗话说苍天无绝人之路，难道咱家就真的穷得无路可走了吗？今天中午梁叔回家，为让丽丽高兴，也为了征求丽丽意见，遂把贺镇长支持他租种30亩地的事儿打电话告诉了她，她听后很高兴，且马上举一反三地设想说，只要乡亲们自愿把土地租给咱家种，只要贺镇长帮助咱家解决第一季庄稼的种子化肥农药机耕机收费，咱就干脆把河北的300亩农田全租过来种。还给老爸打气道，爸，一头羊是放，一群羊

也是放。我到农场实习过，实行规模性的机械化生产，种它个 300 亩地那是小菜一碟！大学毕业后我就回家经营这片土地，要经营就经营它个三十年，三十年后我才五十岁呢。听您讲贺镇长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就请他和小鹏姐多费心，帮助咱先种一年，后年我就毕业回去亲手打理了。

当听到把 300 亩全租来种，且租种 30 年时，我心头不由一震，顿时目瞪口呆！本以为扩种三十亩，种个几年收入过贫困线也就罢了，谁知竟大大出乎所料！并且还认为是“小菜一碟”。相形之下不觉汗颜：自已太保守！竞不如学妹的胆识与气魄。

小鹏笑道，贺镇长别发呆啊，你以为是不是大好事啊？我“哦”了一声，忙道，大好事大好事，当然是大好事！小鹏又说，我一听就知道是好事，所以我马上在村民群发了微信，征询大家意见，是否同意把河北的责任田租赁给梁大保种，还一租三十年，至于地租钱比照当前租地市场价。每亩地一年租费一千元。很快地回复就来啦，统计了下，全体村民一致通过。

我不禁拍手道，太好啦，梁叔，您不止有望脱贫，还成为种粮大户大老板呢。

杜小鹏却正色道，先别高兴的太早。梁丽丽提出包租 300 亩地的两个条件，我已落实了第一条；而第二条你能否落实呢？

我想了想，说，第一季种植小麦的成本大约每亩 500 元左右，一共 15 万元，我会根据农时分期落实扶贫贴息贷款的。

这时光笑不吭声的梁叔发话了，说乡亲们把麦种化肥都播下地了，首先得把各户的麦种化肥钱还上才好。小鹏忙说，这事她已和大家通过气了，麦种化肥钱到秋后可以与土地租金一起还。

我赞道，还是鹏姐想得周到。如此，一分钱不花就把 300 亩土地经营权拿到了手。中间喷一遍除草剂两遍虫药，就可以收获第一季的丰收成果啦！三人都随我笑了。

离开梁家，顺路来到了不远处的双堆山山脚下的文化休闲广场。

小贺镇长，杜小鹏若有感触地说，我突然觉得咱俩就像个大红媒，这头说说那头说说，中间一撮合，婚事就成了。我笑说，是呀，接下来就该领结婚证啦。她点头道，我也这么想呢，你打算什么时候为两下签定土地流转租赁合同呢？我说越快越好，节假过了上班的第一天就签定最好。

还有未知数呢。贺镇长，等咱向上汇报了再定吧。

我心里“格登”一声，忙说对对对，谢谢你的提醒。未说出口的下半句是：我这人只要一头扎进工作里，往往好忘了请示汇报。调来伊寨镇前，县扶贫办葛主任与我谈话，提醒我到乡镇工作后要注意多请示多汇报。

于是我说鹏姐，你我各自请示汇报吧。

郑珏书记电话里听完我的汇报后，很高兴，还郑重地表扬了我，并说节后第一天上班时她也来柳叶村，亲自见证合同签约。

杜小鹏一直听我打电话。打完了，问她为什么不给张支书去电话汇报呢？她谲密地一笑，说，怎么打？明知他不会同意的，我不是主动找钉子碰吗？郑书记说了要来柳叶村的，张支书会给我打电话的！走，跟我回家吃饭去。本想客气下，这时的肚子却不争气的“咕噜”起来。刚走了几步，杜小鹏的手机响了。她打开了免提故意让我听到。小鹏，刚接到郑书记电话，说上班的第一天来咱柳叶村，见证大姑夫与村民签定合同的事儿。郑书记都参加了，我这个支书哪能缺席

呢？明天就赶回去。杜小鹏朝我一挤眼，对着手机说，终于想通啦？不怕大姑夫还不起地租，出乱子啦？想好啦，这可不是张立好的二亩，而是三百亩哩！对方马上回应：天塌了有身个高的人顶着，哥不傻呢。

“噼哩叭啦……”热烈而激动人心的鞭炮声，打断了对往事的过滤性回顾，原来已驶入柳叶村的文化休闲广场了。虽然一路上未“过滤”出引发争议的“夹生”的问题，但马上就可以来到乡亲们中间，一释对“争议”的困惑了。

梁家小院门前有不少的村民在等我的到来，并且还发现门前的池塘岸边，有两口热气腾腾的大锅，散发出浓郁的肉香。

这时，从爆竹的硝烟中，发现杜小鹏朝我快步走来，我下车后，她近前握住车把亲热地说，贺镇长你瞧！乡亲们聚在这儿欢迎你呢，刚见到了你的身影就放起了鞭炮。我忙说鹏姐就别调侃小弟了，可能我一时的疏忽才让大家产生了争议。到底因合同中的哪条哪款引发的争议呢？快说给我听听。

我急她却不急，反倒“格格“地笑了：贺镇长别急，听俺慢慢道来。

原来，昨天杜小鹏便帮助梁叔，把租金及种麦钱打到了各户的银行卡上，并发出邀请，请每户家长来梁家喝杯簿酒，以表谢意。今天又是双节合壁的日子，张二娃和本村的工人一大早便来到了梁家，把各家的种麦钱筹集一块儿，作为贺礼交给了梁叔。祝贺他双喜临门：一是今年大丰收，二是他流转租赁的三百亩土地经过有关部门审批，成为家庭农场，自已成了农场主。梁叔当然不愿意收这份“贺礼”，说合同上定了的就该还，怎么可以再退回来呢？张二娃等家长说，合同是表面的，人情是在心里的，这十年来我们在外打工，大姑夫你主动担任了三百亩地的管水员，给你工钱你不要，还说留在村里的都是老人妇女，俺放水管水是应该的。大姑夫还是拒收，张二娃便以退席不喝梁家酒相威协，逼得大姑夫只好先收下“贺礼”，同时小声向杜小鹏说，以后会留下部份稻谷，加工成白米，挨户送给他们……

听到这里，我说，你估计大家会接收梁叔的白米吗？谁知杜小鹏又拍了我肩头一掌：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属于邻里情谊的事儿啦，咱还需要过问吗？我说自然不需要过问，那你还通知我来干什么呢？还说合同是我主持签订的，大家等着听我的一句话？杜小鹏不好意思地一笑，说，对不起，贺镇长。不该以送贺礼的由头诓你来，耽误了你回家过节。不过，我，乡亲们，包括姑夫姑母，多么想邀请你来喝杯喜酒啊。我知道，这一年来，每个生产环节，或遇到什么困难，你都是在第一时间赶来关心了解，帮助解决。照大姑夫的说法，你一口水也没喝过他家的，我若说是请你来喝酒，你能来吗？

听了小鹏的解释，我哭笑不得。接下来，哭笑不得的事儿还有呢。

我与小鹏边走边谈。这时支书主任迎了上来。主任嚷嚷道，瞧贺镇长多讲究？来喝杯薄酒，还带来了一大包礼物！来到院里，见已摆好了四张大圆桌与凳子。洁白的桌布中间还放上了一盆盛开的菊花，红黄兰白，分外抢眼。张支书从我车后包里取出烟酒，朝桌上一放，爽快地说，酒来喽烟来喽，不要辜负贺镇长的心意呦！然后，把包里礼物取出放到梁婶前的石台上。梁婶颇为过意不去的说：“俺说梁大保呀，瞧咱俩干的啥事儿？本意想请大家来吃顿便饭的，谁知竟让乡亲们破费啦，让小贺镇长破费啦！

之前每次来梁叔家，都要看望病榻上的张朝庆老人，与他说说话儿。这次来当然不能例外。进入堂屋的东间，见老人正呼噜连天的酣睡，正要退出，发现梁叔已站我身后，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俺和小鹏商议了，不眶你，你不会来呢。我笑说，小鹏已向我解释了，心情可以理解的。

他回头看看，见没人，便把嘴巴凑近我的耳朵，小声说道：小贺镇长，告诉你吧，今年麦稻两季共赚了十九万六千四百多块钱呢。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传出去呀。见他神秘而小心的样子，我不禁笑道：叔，这是你合法的劳动收入，传出去怕什么呢？作为脱贫致富的典型应该大力宣传才是呢。他忙摆手，着急地说，别别、别！俺俺怕传出去，要有人要回自己的地咋办？穷穷了同情，富富了眼红呢。我便从土地流转租赁合同受法律保护上给他上了一课。他握住我的手，说：贺镇长，照你说的，这样真的就保险了？我坚定地说，对！保险！还双保险了呢！他使劲攥紧我的手摇着，嘴里念叨着，俺放心啦，俺梁家有盼头啦！

席间，杜小鹏提出要我给梁大保的农场起个名字。我灵机一动，高声喊道：名字现成的呢，就叫梁保险农场！怎么样？

喊好声中腾起了一片掌声。

梁叔端起酒杯，还没喝呢，脸上已红扑扑的了。这时我才注意到，脸上的络腮胡子刮去了，刮得青里透红。头上的“鸟窝”不见了，代之以正齐发亮的板寸头，一下子人好像年轻了十岁。这时梁婶高声笑道：哎梁大保，你傻站着干什么呢？给老少爷们敬酒啊？梁大保“憋”了半天，终于“憋〞出了几句话：俺梁保险农场今天就算成立啦！俺感谢父老乡亲们，感谢村里领导镇里领导，感谢党的政策好……他的嘴唇哆嗦着，一低头，几颗晶亮的泪珠儿溅落到酒杯里。他脸一仰，连泪带酒地“咕咚”一声倒进了肚里。

众人纷纷举起了酒杯。

没有镜子，也不知自己的娃娃脸红不红，光感到脸上滚烫滚烫的发烧。杜小鹏不放心我一人骑电动车回家，她便把“小鸟”塞进轿车的后备箱，开车送我回去。

我推车进了家院大门，老爸忙迎了过来。他拍拍夹在后座架上的干瘪的包皮，讶然地看着我发烫地脸，说：哎小生，你说过给我买大中华香烟的，烟呢？



疑是贵人来

张雁北

1

父亲临终前七天没有进食，瘦缩得像只褪光的鹌鹑。我和二弟守在床前，眼看他十指变青，便给他穿上终老衣。刚穿戴齐备，父亲眼里突然有了光，眼光指向我，嘴巴一点点地张大。我抓住他的手叫他，爸，您还有啥话要交待的？

他的手已经冷了，嘴巴里冒出“咯”的细响，像来自很深的地下。我把耳朵贴过去，他说，贵人……，声音竟然清晰无比，我使劲点头，说，贵人到了，到一个月了。父亲哦了一声，声音拉了很长，梗起的脖颈一点点松弛下去，再没说话，眼光慢慢散了，嘴巴里没了进气，最后也没有合上。

父亲说过，我十四岁那年，从山那边来了一位高人，五十多岁，穿着打扮很普通，和老百姓差不多，蓝裤子蓝褂子，都搓洗得露出白茬，千层底布鞋，鞋底磨出了毛边，背一个帆布挎袋，步辇来的。到我家门口停下来，看我捉螃蟹。

父亲说起这件事时是在一个秋天的中午，我娶妻的第二年，我们刚分开家，父亲来我家吃饭。父亲说话慢条斯理的，说完上句等几秒才说下句，像是现编词。我说我咋不记得了，他说你拎个篓子只顾着捉螃蟹，沿着小溪向上去了，没见着。

小溪就在我家门口，水从山上流下来，清澈见底，不紧不慢的。小蟹住在溪边，躲卵石下面，我小时候一有空就去捉。

父亲说他觉得那个人不俗，眼神很深，便卷颗纸烟凑跟前递过去。那人摆摆左手，说不会抽烟，却是个六指，大拇指分了个叉，多出一根。父亲问他，先生从哪里来？他说江西。父亲说江西很远，来这里走亲戚？他说不是，就是各地跑一跑。父亲说口渴了吧，家里喝口茶吧。那人说刚好口渴呢。父亲招呼他进院子，他从挎包里拿出毛巾，抽打去腿上的土。父亲走前面，他在后面，就问，你准备盖房子？父亲说是的呢，石料备好了，木料和瓦还没齐。在院里小桌边坐了，那人背对着院门。父亲沏好茶，他双手接了，原来右手也是六指。他道了谢，说你多备些

料，盖五间吧。父亲备了四间屋的石料，在路边堆着。父亲说，我原本打算盖四间房子的。那人笑笑，端起茶杯抵在唇边，眯起眼，深嗅了一口，眼皮一抖，说，好茶。父亲说，是我自个儿炒的。那人点点头，说，你有门好手艺。杯里的茶叶缓缓展开，下沉，他才又端起杯轻轻呷了一口，把杯放回原处，抬起头，说，河对面有几座荒坟，冲你家的院门，平了吧。父亲摇头说不行，那是村里刘家的祖陵，哪天刘家的后人回来祭祖，咱怎么向人家交代。那人说，那家人已经不在了，香火已断，尘缘已了，留在世间倒显得荒凉了，源于尘土归于尘土吧。

父亲确信遇到了高人。那刘家解放前是乡绅富户，解放后划成地主，家里男丁不好说媳妇，人烟便散了，那陵地已荒废十几年没人料理，又被山水冲了一次，眼看找不到了。

父亲说，先生真是个明眼人，说的都对着呢……先生会看风水？那人摇摇头，说，不会，略微听说一点罢了。父亲说就烦请先生给我家看一眼吧。那人把茶杯端起，略一沉吟，说，看我可不敢当，就随口说两句吧，说不恰当你也别介意。父亲恭敬地点头。先生说，阴宅就不说了，你既然准备盖房子，我就说两句阳宅。父亲说行，就说阳宅。那人说你这阳宅宜盖堂屋五间，大门不动，灶房设在东向即可，这院落无他，只是五行缺木，盖好房子在这桌下栽两棵槐树，将来主你儿子遇见贵人。说完这些便低头喝茶，父亲再问却也不说了。父亲要付他酬金，那人微笑着摇头拒绝，说，给我包一包茶叶吧。便从挎包里取出一片晾干的荷叶来，叠的整整齐齐，打开铺平，也不让我父亲动手，自己拿过茶罐倒出一撮，仔细包了，便起身离去。

父亲说到这我和妻子都去看那两棵槐树，树叶已经焦黄，风一吹便悠悠荡荡飘下来，染得整个院子都金艳艳的。我问父亲，那刘家的坟是你平的？父亲说哪里，那是王老柱的地，早被他平了种了苞米。我说那位高人会不会是刘家的后人？父亲想想，说，不可能。我说为啥种两棵槐树？我们兄弟俩都会遇见贵人？父亲又想了想，没说话。

我知道父亲巴不得我和二弟都遇见贵人，将来混出个人样，走出这一亩三分地，但终究我们俩都没上好学，和父亲一样留在了村里，跟着父亲学砌墙抹灰，成为一名瓦匠。

2

四年前儿子考上研究生，在周围村子还是头一家，着实让我妻子飘了一把，和人拉呱三言两语就扯到儿子身上，夸儿子多有出息，比大学生还高一级，收不住。儿子读完研在省城找了份工作，谈个女朋友，那女孩小脸跟粉团似的，五一节两人来老家玩，我问儿子，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儿子说买不起房，还没有打算。我问他买房要多少钱，他说省城的房价高，首付要七十多万。我一凉，心知完了，我已经五十多岁，眼看就干不动了，这辈子不可能给儿子操办起房子了。我和儿子交了底，告诉他，家里现在连五万块钱也拿不出，你姐的家境也不好。儿子安慰我说，爸，你能培养我读完书已经很不容易了，房子我自己操办，我会努力的。我能看出来，儿子走的时候不如来时精神。

那天我正在工地上砌砖，妻子打来电话，头一句就说，老杨，贵人来了。我说什么贵人？她说就是咱爸说的，你会遇见的贵人。

我说我正忙着呢，没功夫给你闲扯，有话下了班再说。妻子说，你听我说完再忙。她说，前天有两辆越野车从村里路过，往山上开，昨天才下来，到咱门口停下了，下来四个中年人和一条狗。咱家小飞瞧见也，咬了一声，那狗吓得又跳回车里，我就把小飞唤到一边。其中两个男的和我打招呼，我问他们是干啥的，他们说旅游的，渴了，找点水喝，我就招呼他们来家里喝茶，其中两个女的还倚着咱那石墙拍照。他们说是从省城来的，看看景，第一次到这里。我说咱儿子就在省城工作，是个研究生。一个脑门很亮的人说，一看您这里就是个好地方，人杰地灵啊。他又问咱儿子成家没，我说没呢，谈了一个女朋友，刚参加工作，还没买房。那人说在省城买房很不容易，要买房就趁早，一天一个价，天天涨。我说可不是吗，首付就要七十万，我们农村小老百姓哪能买得起。喝了一杯茶，坐了一会，几个人向我道谢，就上车走了，谁知，那个脑门很亮的人今天又来了，还带来一个秘书。他说他有一个想法，想和咱们勾通勾通。我就问是啥想法。他说他在省城有几套房子，都是精装修，全款，现在想出手一套。昨天路过咱这，见这环境不错，就想在咱乡下找套房子，空闲的时候过来住一阵子。他说如果咱同意转让或者出租，大家就能想出一个办法，交易两家的房子。……你听明白了吗？

我说，他相中咱的房子了，想买？

妻子说，不是买，是换。

我说，换？拿省城的房子换咱乡下的？他有病咋的？

妻子说，那个人又给我解释了两遍，我听明白了一点。他说，比如用咱房子的居住权，换他房子的首付。咱这房子居住权折价多少，可以谈。打个比方，谈成是二十万，那么他的房子卖给咱们的首付就是二十万，其余的钱以市场价按月付给他。

我明白过来了。

妻子说，我就对那个人说，我们考虑考虑，再和孩子商量一下。那人说，这对你们非常有利，你们不要拿出一分钱，就能解决你儿子的住房问题，住房问题解决了，婚姻问题也就解决了，两全齐美。

我愣了半晌，难道他真是我命中的贵人？

妻子说，你说咋办？

我说，你给儿子商量了吗？

她说，还没有，那两人刚走，估计还没出村，他把电话号码留下了，说要是咱们感兴趣，就给他打电话，可以去看房，面谈。

我说，我给儿子商量商量。

妻子说，你可要拿定主意，我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刚才我看见他们又去了村西头的李老二家了，他的房子可比咱的新。

我也觉得妻子说的对，我说我这就给儿子通个电话。我又问妻子老岳母的状况怎样了，妻子说越来越不行了，眼睛看不见了，腿肿的厉害，吃饭还可以。

岳母患糖尿病多年，各种并发症发作，卧床两年了。久病床前无孝子，大舅哥和大嫂平时的语气、脸色就不太好，话也不说了，岳母的心情就越来越压抑。妻子每次探望回来就哭，去年年底她给我说，我妈就我一个闺女，我把她接来吧？我说行，接过来吧。反正咱爸你也得照顾，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妻子高兴地捶了我一下，说，呸，怎么说话呢。咱爸可不一样，他有两个大孝子轮流照顾。

岳母接来后妻子每天和她说说话拉拉呱，倒也开心不少。我老父亲八十多了，三年前摔了一跤，再也没爬起来，中风，要一个整人伺候。我和二弟商量好，每家三个月，轮流养。

二弟两个娃，老大是男孩，前妻生的，正在读大学。老二是闺女，现在的老婆生的，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现在的老婆结婚前讲明的条件，可以照顾老人，但擦屎刮尿她做不到，我爸一口答应了，说，这就不是儿媳妇该做的。我妻子也做不到，她的胃浅，给她妈妈换洗都呕吐，自个儿难为的掉眼泪。所以轮到我养的时候，我必须回家，二弟也一样，我们俩每年只有半年的时间外出挣钱，在家的时候我们也不闲着，二弟手巧，从小溪边捡来卵石，用角磨机掏个窝，拉到城里当花盆卖，一个十块二十块的，我们俩谁在家谁干。刚开始生意挺好，后来做这一行的多了，也就不行了。我们给老爸穿上纸尿裤，去城里劳务市场打零工，晚上回来再换洗。但打零工活跟不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有出远门挣的多。

我给儿子打了电话，告诉他换房的事。儿子说二老是什么个想法，我说我和你妈都赞成这个办法，不然我们猴年马月也买不起房子。儿子说先谈谈看吧。我交代他，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过了十来天，儿子电话过来，说谈成了。我问折价多少，儿子说二十八万，过几天他们回家办手续，让我也回去。我说我现在打工的地方离省城近，我过去看看房子。儿子说行，你来吧。

房子的装修是那种简约式的，正符合年轻人的口味。儿子和女朋友都很满意。九十多个平方，三室两厅。我问儿子多少钱一个平方？儿子说市场价要三万，给我们两万九。我默算了一下钱数，问儿子，一个月要付多少？多长时间能还清？儿子说，你放心吧爸，我们俩挣钱还款没问题的。我说，如果加上利息的话，总数四百万够不够？咱们不要还一辈子吗？儿子笑笑说，老爸你别这样想，我们一边打工一边还款，生活上没问题的，没有什么压力。我说，也对，有个家就好，心能安定下来。你们都年轻，慢慢混吧。我还能再干几年，多少还能帮你们一把。儿子就揽住我的肩，推开一扇门，说，你和我妈就住这间。我看看房间，说，算了吧，我们不习惯住楼房，咱家小飞也带不来，我们还是住乡下吧，还得侍弄那二亩山地，照顾你爷爷。等你们将来有了娃，让你妈过来帮你带娃，再住这。儿子说，乡下房子没了，你们住哪儿？我说我早想好了，村西头你李大爷家有几间旧房，没人住，咱买下来不就行了吗？去年就说卖，五千块钱没人要。

3

回到村口，天已傍黑，妻子骑着电动三轮来接我，小飞也跑来了，直往身上扑，用头蹭我的小腿，我坐到车厢里，它也跳上来，拱我怀里舔我的脸，我揪住它的耳朵按住它，车子走起来它才安声。

小飞已经五岁多了。那年儿子考上研，妻子就很高兴，说，咱摆一桌庆功宴，你看咋样。我说好，依你说的办。她定了个日子，在院子里摆了一桌，没有外人，就我们一家子。女婿也来了，带来这条狗，刚断奶，女婿说家里没有小孩，两个老人在家呆着孤寂的慌，喂着玩。

猫狗算一口，它来了就是家庭的一员，

我寻磨着该给它取一个有意义的名字，喝干了第一杯酒，我捏着酒杯想了想，指着狗儿说，就叫它小飞，飞黄腾达的飞。妻子拍手说，好，这名字好。

小飞的皮毛粗糙，一看就是农村的土狗，不会耍萌卖乖讨好人，也没啥眼力劲，喜欢自个儿溜达，对着树撒尿，在草堆边拉屎，村里有小母狗发情，它就不进家，一心一意去交配。它咬起架来有自己的一套，一般的狗咬架都是先呲牙，再抖动鼻翼，支棱起脊背上的毛，呜呜恐吓一番。它不，它一声不响晃晃悠悠走到跟前，冷不丁哈哧一口，咬住不丢，扭着劲地撕。如果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它还有绝活 —— 掏裆，这一招其他狗都不会，又冷门又阴险，虽说掏成的几率小，但是心理威慑大。去年春天，隔壁王老柱家的黑背也去追求村那头的小花狗，半路上被小飞截住了。黑背一跃就扑了过来，小飞也不躲，直往它胯下钻，那黑背器大，好寻找目标，结果是一声惨叫，差点给阉了。黑背从此有了心理阴影，遇着小飞就先护裆，把尾巴夹进腿里，坐地上。小飞就很傲气，也不咬它，扬起鼻子嗅嗅空气，再拱起身子，呜呜两声，两条后腿蹬刨几下，刨出数十道槽痕来。

小飞不像黑背那样通人性，它更通兽性。黑背会叼篮子跟王老柱上山，他不会，也不学，我一叫他：小飞，上山。它哧溜就跑远了，不走好路，单钻林子。秋天的时候，村子里会来偷狗的，他们假装成买狗的，骑着摩托三轮，拉一车铁笼子，用大喇叭吆喝，谁卖狗不？村子里的狗都能听懂这句话，便追着咬，离七八米远，偷狗人会拿出筒状的弹射器，“叭”一下，打出一枚细小的注射器，注射器里有药水“半步倒”，被打中的狗两秒钟之内就会倒地。小飞不咬偷狗的人，他只要听到吆喝声立马就不见了踪影，连我都找不见，直到偷狗人走远，它才从树林里溜溜哒哒钻出来。过年的时候这小子更怂，鞭炮一响就钻到桌子底下，我抓住耳朵往外拽，没用，直冲我摇尾巴，再拽就开始小便失禁，尿湿一片。

妻子把电车停在二弟家门口，二弟两人见了问我，大哥怎么回来了，我说，有些事情，待会给你细说。咱爸怎么样？二弟说，还是那样，认不清人。我们进了屋，屋里生了火，挺暖和，扫得干干净净，也没什么味。父亲在床上躺着，我喊了一声，爸。他睁开眼又合上，气息均匀，像似很困。我在床边坐了，二弟说刚换洗过，喝了点稀饭。我问饭量怎么样？二弟说快没饭量了，免强吃点，看样子这个年过不去。弟妹要去给我泡茶，我没让，便说起换房子的事。弟妹说还真是遇到贵人哩，不知道俺家能不能遇上。妻子说一定能，那风水先生为啥让栽两棵槐树，这不是兄弟俩嘛，还没到时候呢。弟妹说那敢情好，俺就再等等，孩子年龄也不大。又聊了会家常，我们便离了二弟的家。

我的院子在村外，比较料峭，低矮的石墙围成的小院。妻子开了院门，打开外灯。三十多年的老房子了，毛石砌的，勾缝的白灰已长出了黯斑，木椽青瓦经日晒雨淋早已陈旧灰暗了，这又老又旧的房子，哪里值二十八万？我给妻子嘀咕，这有钱人和我们想的就不一样。

老岳母已经睡去，妻子热了饭菜，我们俩边吃边说叨起房子。妻子说那李老二的房子也行，就是在村子里面，不如咱这里素静。我说能在乡下住就行，我可不想和儿子挤一块，乡下多敞亮。在城里住楼房，一家老小

挤一块，放个屁都不方便。妻子说，这乡下环境好是好，就是老了咋办？不还要和儿子挤一块？我说，等咱们老了自有老了的办法，现在别想这么多，先闷着头过吧。妻子说是呢，儿子的问题解决了，也了了咱们的心病，多亏了那贵人。我笑笑，不自觉地长出口气。妻子说怎么了，还有啥不满意的。我说，不知咋了，我这心里总觉得疙疙瘩瘩的。妻子说为啥。我笑笑问，那贵人姓啥？妻子大笑起来，说，姓黄。

4

黄贵人是做化工的大老板。那天他开一辆霸道到村里拉上村主任和我，先去县城吃饭，又送村主任两条烟。黄贵人说按国家法律规定，不准城里人来乡下买宅基地，但可以租，就订个租期六十年吧，这样两家就能达成交易。我说别说六十年，一万年都行。黄贵人哈哈一笑，说，话是这样说，但落在文字上还要这样写。我签完字摁上手印，村主任作为见证盖了章，黄贵人说，杨师傅，这两边的手续已基本办齐了，你看是不是选个黄道吉日，咱两家顺利乔迁？我说好，日子你来订吧。黄贵人说那就订在三天之后，那边钥匙我已经交给小杨了，这边到时候我派人过来装修，你把钥匙交给他们就行了。我说没问题。

送走黄贵人，我拉住村主任，给他上根烟，说，我还有点事要你帮忙。主任说什么事。我说西头李二哥的旧房子我想买下来，前天见他，和他打了声招呼，没细谈，我想请你做中间人，给我们两家说道说道。主任说怎么？不去省城享福，还待在咱穷乡下？我说，主任你说笑话呢？咱是能享了福的人吗？魂都在这山里拴着呢，能离开吗？死了也得埋这啊。主任笑笑，说，这是实情，老邻居百世这么多年，离开还真舍不得。行，晚上我去他家，给你们说合说合。

晚上我准备了一壶酒四个菜，等主任的回音。没多久主任来了，一见酒菜呵呵一笑，说，怎么？还准备闹两盅？我说也没多准备，随便喝两杯吧。主任撸撸袖子，说那我就不客气了，尝尝你有什么好酒。妻子给他拉开凳子，主任坐了，说，老杨哥，你真是给咱们村领来个贵人啊。一听这话我顿感不妙，我说，主任这话……怎么讲？主任眉一挑细着眼探身过来，你想啊，你这房子卖了二十八万，在以前咱们想也不敢想，谁能想到咱这穷乡僻壤的房子这么值钱？我倒酒的手猛地一抖，酒便呛到了杯子外面。主任伸手扶住，说，浅点，浅点……现在咱们村的房子可就水涨船高喽，我估计邻村的房价也会跟着涨，这可多亏了你啊。我连忙问，那李老二的房子……。主任说，我问过李老二了，李老二要这个数。主任伸出两根指头。

两万？我问。

主任摇摇头，说，少了。

二十万？

主任说，嘴张这么大干啥？人家李老二的房子虽说这两年没住人，但人家的是青砖大瓦房，比你这石头房子要新要好，这个价钱不高。

主任喝完一瓶酒，抹抹嘴，走了。妻子跺跺脚，说，这李老二，前天给他打招呼，五千块钱还同意卖呢，这一转眼要二十万，就那破房子，值吗？我说肯定不值，是他财迷心窍了，咱不买那房子保准没人要。你先消消气，咱合计合计下一步怎么办。妻子说你说怎么办？我思量了一会，说，估计咱村的房子都一个样，见风就涨，要不咱先租个

房子住着，过段时间有合适的再买。妻子说那也成，要不咱在镇上租一套房子，离女儿近一些。我摆手说这样恐怕不好，俗话说远了香，近了殃，他们两人的感情又不好，整天闹别扭，离的近反而会生闲气。咱还是到县城看一看，在那里租套房子，我干零活也方便，要是找到好的活路，我就不要出远门了，家里也能顾得上。妻子说这样最好。我说，只是……万一咱爸不在了，这个殡事只能在咱二弟家办，咱们做长子的，心中有愧啊。妻子说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相信二弟也能体凉。

第二天我去了县城，找到一家四合院，房间挺多。据说这里准备拆迁，已划在红线内，整座院子又加固了四周，上面加了盖，遮天蔽日，像座大墓。房东说今年不拆，明年有可能。我问能赔多少，房东说赔不多，只给抵两套房，也就一百多万吧。我咂咂嘴，问，房租多少，房东说不给你多要，出门挣钱不容易，一年一万。我说你再少一点。房东说这是到底的价，不能再少了。我这水电家具齐全，又在市区，方便。我也不差你这仨瓜俩枣的，你看行你就住，不行就算了。我说行吧，我租了。房东说咱们说明，我这里借娶不借嫁，借喜不借丧，要有老年人看着不行了，你要及早拉走，不能在我这里咽气。我说行，都答应你。

家搬了两趟，女儿来了，女婿没过来，估计两个人长不了。二弟过来帮忙，我把多余的家具都放他那里。我抱老岳母上车，老岳母双手抓着床檐不丢，颤巍巍地问，咱上哪里去住？妻子说搬新家。老岳母说，到你大哥那里？妻子说，不是的，搬城里去住。老岳母说，在城里买房子了？妻子说，买了。老岳母才丢开手。我把钥匙交给黄贵人的秘书，他说施工队明天就进来，年前还能装修好。我看看院子，不觉暗叹一声，便唤小飞上车走人。

晚上妻子兴致颇高，整了俩菜和我对饮。我问妻子喜欢这里吗？妻子说喜欢，和咱老家一样肃静。我说咱们暂时就住这里了。妻子说行，住哪都一样，等咱爸不在了，等我妈不在了，日子就好过了。

小飞来到先熟悉院子，熟悉完院子就想出大门，我把大门关住，它去扒门，扒不开就呜呜地转圈。妻子训它：要想活命，就在院子里呆着。它扭头进了屋，钻到桌子下面。没两天，它瞅准个机会出去了，妻子在后面追，越追越远，追到广场附近就不见了。妻子累急了，喘着粗气坐长椅上休息。不久，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叫声，撕心裂肺的，啊……这是谁的狗……你个畜牲……妻子一听立马从椅子上跳下来，跑了过去。那里围了一圈人，妻子拨开人群，就见冬青下面小飞和另一条狗连在一块，正做爱呢。旁边站一个穿着貂裘的贵夫人，贵夫人气得浑身乱抖，转着圈地瞅，估计想找个顺手的棍棒，可惜没有，便扬起手中的链子去打，口中不住的骂道，你个畜生……你个畜生……小飞跑不了，便呲着牙齿，露出愤怒的样子。那贵夫人却不顾了，狗链子抽在小飞身上。我妻子一见不乐意了，一把拉住贵夫人的貂裘嚷道，嗨嗨嗨，拿个大人还和狗一般见识，咋还动起手了？那贵夫人一见我妻子眉毛倒竖起来，指着小飞问，这是你家的狗？妻子说是啊。贵夫人说，你看看，你家的狗把我们家卡卡给祸害了，你得赔！赔！说着，跺着脚又要挥链子，一嘴的哭腔……卡卡呀……我的小卡卡……妻子拉住她不丢，说，大妹子，怎么说话呢？啥叫祸害？你家狗子要不

同意能这样吗？它们这是自由恋爱，你情我愿的，这能叫祸害？贵夫人立刻来劲了，说你知道我们卡卡是什么血统吗？纯正的日本血统，赛级柴犬，下一窝崽就值十几万，让你们这么一搅和，十几万没了，你不赔谁赔！赔！我妻子说，赔什么赔，你赔我还是我陪你？你知道我们家小飞是什么血统吗？纯正的中国土狗，配一次种要一百多万，你得陪我八十万！那贵夫人见吵不过我妻子，更气了，又扬起链子去打小飞，我妻子就抓住不放，眼看两人要扭打起来，这时有围观的人说，城管来了，城管来了。

一辆皮卡车开了过来，车门上喷着城管两个字，车厢里装着笼子，笼子上挂两个捕狗的网兜。众人自动让开，两条狗就暴露了出来。车子停下，下来两个穿制服的城管，那贵夫人和我妻子住了手。贵夫人跑到城管跟前，指着两条狗说，快，快，快把它们分开。城管取下网兜瞅瞅俩狗，说，是你家养的狗？贵妇人说，一只是我家养的，一只是她的。城管说，咱们三令五申，遛狗必须拴链子，为什么不听？每人罚款五百，去城南兽医站交款领狗。说完要去捉狗，又感觉不合适，便站在那里等。

小飞看见车上的狗笼子就怕了，挣了几下终于挣脱。两个城管挥着网兜就捂了过去，贵夫人的卡卡一下被罩住，网兜一翻，端走了。小飞呲溜钻进冬青丛里，网兜捂在了冬青上。小飞顺着人行道跑，城管在后面追。妻子腿脚慢，落在了后面，看城管追的方向正是住的地方，知道糟了，出来的时候把大门锁上了，小飞肯定进不去。等妻子回到住处，哪里还有城管和小飞的影子？

晚上我回去没见小飞回来，估计被捉去了。第二天早上，去城南的兽医站交罚款领狗。兽医站的管理人员说，没有那样一条狗。看来城管没逮到，会不会跑回老家去了？我给二弟打电话，二弟说还没见到，他给留意些。

半个月过去了，也没有小飞的消息。父亲的状况越来越差，我和妻子商量，她留下照顾岳母，我回老家守着父亲，便骑了电车回老家。再用半个月就过年了，天越来越冷，小溪里的水还在流着，浅浅的，水边结了一层冰，曲曲弯弯，像两股白烟往山上飘。

我顺着小路往村里去，在村口溪边上有一团毛茸茸的物件，一半在水里飘，一半被冰冻住了，有些眼熟，我停下车冲到下面。

是小飞的皮，四个蹄子还连在皮上，在水里打转，估计是从上游冲下来，搁浅在这里。

它还是回来了。

我对着村口的方向大骂，我操你大爷的，操你大爷的！那里连个鬼影也没有，快过年了，也没有几个年轻人回村。

我蹲在那儿抽完一支烟，拣个卵石敲碎冰渣子，拎着那皮在水里来回涮，洗去泥沙，卷成一团，就地扒个坑，埋了。站起来解了腰带对着河里尿，尿注打在冰檐上，呲了个豁，水面激起一串尿泡，顺着水飘着。

我来到二弟家，父亲比以前更瘦了，我发现他褐色的眼珠正从外向里变成灰白色。我问二弟怎么回事，二弟说他也不知道。我想这可能是不久于人世的预兆吧。闲聊中，弟媳说，你老院里的两棵槐树，被装修队砍断了一棵，对我们两家没啥影响吧？我想了想，说可能影响的是我一家，两颗槐树代表小云姐弟俩。二弟问，她姐弟俩怎么了？我说小云离婚了。弟媳妇说什么时候的事？我说，两个人不和，闹了半年了，正在离，小

云这两天已经回我那住了。弟媳妇说，离就离了吧，没啥大不了的。二弟说，话怎能这样说，农村女人离了婚，站没有地方，住没有窝，难啊。弟媳妇说，有手有脚的还能饿死？那就再找一家更好的。二弟说，只是苦了那娃。

我说，她那娃有爷爷奶奶带着，小云确实放不下，要能放下早就出去了。她报名做月嫂，培训了一个月，到大城市一个月能挣一两万呢。弟媳妇说，那你们就别拦着，让她去吧。自己能挣钱，想怎么过就怎么过。

我凑个空到老院的门口转了转，已经装修好了，大门没动，石墙没动，院子里铺满白色的沙砾，两棵槐树拦腰截断了一棵，剩两米多高的树桩，借着树桩搭成一间草棚，草棚下面摆着藤桌藤椅，一块块大理石从院门铺到老屋。老屋没有动，还是那面老墙，白灰勾缝，还是那合老门，那扇老窗，门窗的旧漆已刮掉，打磨得干干净净，露出原木色，罩了层清漆。门两旁石壁上一道一道黄漆还在，那是我一双儿女标记的身高，小云在右面，儿子在左面，一直标到去年。除了这个标记，我再也找不到我生活劳作的痕迹。

父亲七天没有进食，到除夕那天，眼看油尽灯枯了。乡亲都过来探望，送老人家最后一程，妇女帮忙缝孝，主任拿着烟散给众人，他们站在二弟院子里聊天，说黄贵人一家老小今年都来乡下过年，买了一车烟花，今天晚上放。省城十几年前就不让放烟花，他们来乡下过把瘾，还喜庆。

傍黑，给父亲穿好终老衣，眼见他再没了动静。主任走到灵床前，把手贴在父亲的脖子上试了试，说，老爷子走了，老杨哥，穿孝衣吧。我默默地合上父亲的嘴巴。有人给我拿来孝衣，我依次穿好，系好孝绳。女儿、儿子、侄儿在一旁大哭，主任大声说，这是喜丧，不是忧丧，老人家这么大岁数了，你们尽到了儿女的责任，村里人都看在眼里，别慌哭，大家商量商量，怎么操办后事吧。

主任招呼众人把灵床抬到屋中间，又叫过我妻子，让她找杆称来，给老爷子指路，让老人家顺顺当当地走。妻子去了，主任拉着我走出屋子。

这时天空中传来数声爆响，黑夜被红黄的彩光照亮，顷刻间，那爆响连成一片，彩光持续耀闪，伴随着咻咻的嘶鸣，夜色越发地绚丽辉煌。众人纷纷涌到院外，举头仰望东边的天空，那里繁华怒放，星河炸裂，惹得每个人脸上都灿烂起来。

主任说，黄贵人买了一车烟花，得放半天，咱们别等了，指路吧，老爷子借着烟花就上天了。

妻子把称杆递给我，主任搬个高凳，出了大门，高凳放在路中间，我立身站到高凳上，面向西南，举起秤杆斜指天空，哭喊三声：

爸—爸，你—上—西—南！

池塘落日

周淑娟

今年开春，父亲走了，没能等来春天的温暖和姹紫嫣红。

被医生劝说着，我们终于答应出院。回到家里，父亲躺在床上，气息渐弱。我躺在另一张床上，看着他气息渐弱……原来，生与死根本就没有距离，只在一念之间，一线之间，一口气之间，一个眼神之间。

父亲走后，我觉得失去了依傍，但又自觉担负起保护母亲的重任，所以一直不肯让自己流泪。往后的日子里，一些骄傲，无处诉说，一些伤感，不愿诉说。有天晚上，一个人在家，听了一段不知歌词的曲子，眼泪终于流了出来，情绪得以释放。想起了苏芮的那句歌词，“泪流在胸口像一场雨”。

当年看书，常为书中人物与故事情节痛哭流涕，伤感不已。如今呢？伤感只为这人间事，为这草木季。即使，草木不问人间事。也许，每个人到这世上走一遭，都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也许每个人在这个世界的使命，也就是为了在世上走一遭。

父亲安葬后的第二天早晨，我做了一个梦。尚在最好年华的父亲，神情愉悦地对我说：“那边不亮这边亮，我得洗个澡去。”我倏忽而醒，知道父亲托梦来了。我不知道“这边那边”是什么意思，一个居士女友解释说；“你们为老两口买的是合葬墓，你母亲还没去，所以那边不亮。”想一想，有道理。

梦中的父亲，是生活中久违的样子。他已经很多年没笑过了——亲人毁了他。无处发泄时，他写了几本子日记，这是父亲走后我才发现的。弟弟先他几年而去，如今，他们父子俩在墓地作伴，不知道能不能互相谅解。

离开这个人世前，父亲说了一些话——每句话都充满了睿智，通透如有神助。我一一记下，等待时间让我接受，让我消化。

溺水者，有人亡于江海，有人亡于池塘。亡于江海者，可无憾于海之深江之阔。亡于池塘者，常饮恨于池之浅塘之狭。我的父亲，就是溺亡于池塘的那个人，虽然也曾无数次向往过大江大海。生活中的碎屑，如浅塘中的水草，将他无情地缠绕，直至他丧失了挣扎的能力和意愿。

“我在亲情上没把握好，你弟弟也没把

握好！”父亲艰难地说出这两句话，不仅仅是因为病重无力，更重要的是终于看明白父子两代人付出的生命代价——痛苦到极致，耻辱到极点。幼年失去母亲的父亲，总希望以一己之力保护亲人和亲人的孩子，总愿意身边朋友过上好点的日子。只是，他的努力，被所谓亲戚朋友的无尽贪欲淹没，那是一个足以毁灭一切的漩涡，一个任谁也无法突围的死局，一个把智慧彻底踩到脚下的陷阱。

“你爸爸和弟弟都死了，我的家没了，一辈子行好没落好。”被命运打垮的母亲，翻来覆去只有这么几句话。无力开解自己，母亲求助于神婆。神婆说，父亲入土后的第二天她就把他送到了北鼎泰山，所以他死后不闹动静。我和先生私下里说，父亲终于可以解脱了，彻底离开了，因为他伤透了心，人世间让他生无可恋。

“不想死，舍不得。”每当想到父亲临终前的这句话，我的心就如落日一般。落日下山迅疾，绝不拖泥带水，独留云朵在天，如同，每一种气节，每一种尊严。

还记得那天去医院，父亲要喝茶。鬼使神差般地，我从单位出来的时候，不知为何用塑料袋装了一点白茶，掖到包里。泡好茶，用勺子舀着一点一点地递到父亲嘴边，怕父亲被呛着，便用棉签沾着湿润父亲的嘴唇。茶水，是极淡极淡的，对父亲是仪式，对我是安慰。

父亲当过兵，扛过枪，识文断字，见过世面。我小的时候，他训斥过我，担心经常半夜读书的我看毁了眼睛，但是他到新华书店给我买书——这是领风尚之先的，他自己在家里看“大部头”——这是我在邻居家看不到的。

父亲住院的那一天，还交代我们夫妻俩给他带报纸看。先生拿了一摞《人民日报》，我拿了一摞《文艺报》。父亲见到后连说了几个“好”，还要把《人民日报》带回家去，慢慢看。那时父亲已经很瘦了，那天晚上他就喝了几口稀粥。父亲戴着老花镜，坐在凳子上，手里拿着一张《人民日报》，其他报纸摊在床上。这个场景，估计我这一辈子都不能忘记。

十年前，父亲也住过一次院。那是母亲平凡生活里的壮举，她一个人打车带父亲去看急诊，一个人做主让父亲住院，一个人为父亲办好了住院手续。然后，才一一打电话告诉她的孩子们。母亲这么做，只因为孩子们都忙、都累。

那天，父亲在手术室里等待手术。戴手术帽，穿病号服，高瘦的他和人聊天，是干净利落、英俊潇洒的老头。术后，麻药未尽，我在他病床前叫了他两个小时，怕他睡着。老人家怕给儿女添麻烦，躺着也是体面。

家里的《康熙字典》，是父亲花了 10.50 元给我买来的。当年，我自知以我的能力根本无法用上它，却懂得了有一种无形而宝贵的东西叫“学问”，有一种永远属于自己谁也偷不去的能力叫“真本事”。而这已经足够，因为买书的父亲达到了他的目的。

“我和他们不一样。”这句话，父亲说过，我也说过，儿子也说过，而我们三代人却从未就此交流过。也许，对“学问”和“真本事”的信奉，才让我们和他人不一样的吧。这种价值观，朴素，天真也旺盛，父亲传给了我，我传给了儿子，甚至影响到了我的先生和周围的一些朋友。影响了那么多人，但很难影响到父亲的亲人。这让我痛心。

父亲对我和先生说，只对我和先生说：“一个人只有活着，才能不知不觉地死去。”

离开这个人世前，父亲都是清醒的，哪怕在半昏迷状态。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说的都是各人关心的，各人能听懂的。

“小娟，你要坚强。”无数个早晨，无数个夜晚，我洗脸时，我读书时，我走路时，父亲的这句话都让我眼中噙泪，我感知到了父亲的爱。我们父女俩都明白世间的苦。

父亲定定地看着我。那个眼神是烙印，刻在我的生命里——忧伤蔓延到无边无际，我无法诉说那种感觉，即便是对最亲近的人。那是什么样的舍不得什么样的不放心啊！也许只有我一言不发，父亲的眼神才能属于我，成为我此生永恒的财富。

其实，我偶尔也奇怪，父亲临走前那么清醒，但没有任何一句话提及他的后事，哪怕我终于强忍悲痛告诉他，我和妹妹已经为父母买好了墓地，就在弟弟墓地的上方。父亲的整个后半生都无力掌控局面，何况到了最后的关头？

也许，什么都不说最好，如同留下无字的碑。不过，父亲似乎还有些不甘心不放心。无力说话的时候，他抬起同样无力的胳膊，给了我最后的也是让我难以准确理解的“忠告”：他在我的脑门上敲了三下，又在他自己的脑门上点了三下。这动作轻之又轻，却仍让我震撼不已。

我不知道他要告诉我什么，我只知道我必须与之前的懦弱、胆怯分道扬镳。我要用余生去探索父亲留下的“谜语”，继而触及人性的秘密，我也要破译命运的密码，从而得到破译后的满足。

父亲走后，点滴回忆不时袭来。回忆之时，我的成长之路竟突然清晰起来：学习不太认真，但成绩却一直优秀；从不愿向世故庸俗妥协，也不愿向邪恶龌龊低头，刚烈正直似猎猎秋风。我沿着时间的长河回溯，家庭的命运也在一次次回溯中清晰起来：老实得没有底线，便带来了令人心痛的无能；善良得没有原则，便衍生出令人害怕的愚昧。

午夜难眠，我陡然惊觉，母亲丢掉了儿子和丈夫，我失去了母亲的欢颜和青春。青春不再，岁月使然。是谁，弄丢了母亲的欢颜？又是谁夺取了父亲的生命？值得庆幸的是，我在万般吵闹中找回了自己，也在坚忍清醒中找到了自己——做漩涡中的“定海神针”，做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孤勇者，义无反顾突围而出。为此，我多年努力，问心无愧，却也有惴惴不安。

死亡，是一张洁白的纸。我的父亲，抖落一身的碎屑和一生的疲惫，在死亡面前升华了自己。睿智、清醒、轻松、灵透、和气、英俊、慷慨、真挚、善良……我的父亲，他只和完美的字眼相关。他，在死亡前重塑了自己，而我，即使用尽所有的词，也无法拼出父亲。

很想出去远游，最好能抵达西藏，了解生与死，远与近。一部外国电影里，有一句台词：我们爱与恨，都是因为害怕死亡。《西藏生死书》中，有一句话：我们害怕死亡，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我自己的理解是，起码目前是这么理解的：人活一世，就是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

“是的，你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当然，你更是你自己，足以圆满，足够独立。”睡梦中，我听到父亲对我说。

远去的猫儿窝

高福岗

猫儿窝，一个神秘而又富有情趣的地名，曾经在邳州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她从明清时期的繁荣昌盛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前后数百年，却因为“让道于河”，就悄然消失在了大运河的茫茫水域之中。

谷雨时节，细雨蒙蒙。我与《水润邳州》编委会的几位文友乘坐着邳州水政监察艇顺水东去，再一次来到了猫儿窝的遗址。在主航道南侧宽阔的水面上，白浪拍打着突兀河床的一片片高地。高地仿佛一座座袖珍的孤岛，上面枯芦伏地，荆棘丛生，萋萋的荒草中隐现着成堆的碎砖烂瓦、残垣断壁，一只破损的碌碡还从黝黑的淤泥中探出身来，泛着湿润的亮色，似乎也在讲述着它的所见所闻和猫儿窝往日的繁华与风雨沧桑。

据有关史料记载，猫儿窝又称“袭明街”，所在的位置，正是这京杭运河邳州段的南岸，也是彭河、房亭河与京杭大运河三水汇碧之处。从这里向西北沿河而上不足十里，即是邳州市的中心城区，而距下游的窑湾古镇也只有20里之遥。正是这进入骆马湖的咽喉要道，才成就了当年猫儿窝水陆交通便捷、人烟阜盛、商贾云集的锁钥地位。

明朝嘉靖年间，在邳州境内的21个集市中，猫儿窝位居其一。因此，明清时期许多办事机构便情有独钟，

纷纷在此落地：明万历年间在猫儿窝运河口没置的驿丞署，不仅方便了运河沿线驿站的邮船迎送之事，还为官方掌握与沟通地方的社情民意开辟了渠道。猫儿窝还设有官方渡口，大大方便了两岸百姓的经营往来和商贾通行。清顺治年间兵制有了很大的变革，凡千总、把总、外委所统帅的绿营兵开始统称为“汛”，所驻防巡逻的地区均成为“汛地”。猫儿窝设汛以后，这里不仅有了兵丁的驻守，还有了界牌、烟墩、哨楼和堡房等建筑设施。清雍正末年，猫儿窝又设置河巡检司，主要防范京杭运河和故黄河的水患，并保障漕运畅通无阻。当时，河巡检司的办公衙署就在猫儿窝。

就是到了 1949 年，猫儿窝还是邳睢县的一个行政区，下辖着运河镇、徐塘、吴闸、庙山、邵場等诸多乡镇。由此看来，广为流传的乾隆皇帝与“猫儿窝”的故事，倒是有着一定的可信之处。

传说，有一次乾隆皇帝乘龙船下江南路经此处时，正巧听到河的南岸传来一阵阵“喵喵”的猫叫声，乾隆皇帝顿生好奇，忙吩咐侍从赶上岸边寻猫。河岸外紧挨着村庄，在村头一棵老槐树的树洞里，两个侍从果然发现了一窝小猫，但在伸手捉拿之时却又动了恻隐之心，忙回来如实禀告圣上：老猫外出觅食，小猫树洞内嗷嗷待哺，实在是难以下手！乾隆帝听后若有所思，忙点头称道。

过了多日，乾隆皇帝返回京城路过此地时，忽然又想起那几只小猫来，可这时的老槐树下已是猫去洞空，乾隆皇帝失望之极脱口而出：“小猫不知何处去，空留树洞猫儿窝”。也许就是乾隆皇帝的这句金口玉言，才有了这“猫儿窝”或“猫儿街”的地名儿！

猫儿窝的地名不管是出自皇帝的那句打油诗，还是來源于地方的自我命名，但他在大运河邳州段的地位，却是名声大噪。一时间竟可以与邳北的金泇口和下游的银窑湾相互媲美。在大清的《行水金鉴》、《六省黄河堤工埽坝河道总图》和《清史稿》中，那一桩桩、一件件感天动地的历史真相，不仅记载了她的前世，还揭秘了她的今生；有些个大事件又足以让后人叹为观止、荡气回肠：

同治年间，捻军从安徽北部进入邳州境内，安营扎寨连绵 30 余里，猫儿窝也在其中。总兵黄开榜率清军与之激战，结果捻军首领王春玉被杀，猫儿窝捻军营地也被一举攻破，几里地的捻军圩栅也随之化为灰烬。

光绪年间，捻军卷土重来，清政府动用团练湘军、淮军及数省兵力，并发挥地形优势，将领张德胜扼守猫儿窝滩，其他将领率水师由洪泽湖入运河，终又使捻军无险可守，势力日蹙。

抗战时期，猫儿窝成了中日双方长期争夺的焦点。1938 年 5 月，当徐州沦陷之时，猫儿窝的守军依然威武不屈，并与来犯日军展开殊死的激战，但由于力量的悬殊，致使猫儿窝暂时失守。日军从这里渡过运河，直扑大榆树火车站，在占领了陇海铁路及运河沿线以后，又在猫儿窝安插了据点，并在集市东南端修建了碉堡。碉堡中的机枪射程可覆盖京杭运河的河道，向南也可封锁运河南岸的陆地要道，猫儿窝又被贼寇所扼守，成为邳县抗日军民的心头之患。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三团和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运河支队”、“邳南大队”等先后多次对猫儿窝发起进攻，均未能凑效。直至 1944 年初，邳南大队组织优势兵力攻打猫儿窝，在三个连的精心配合下，加之集市内民众的积极配合，终使据点内的敌军大部被歼，少数逃窜，自

此之后，猫儿窝终又恢复了往日的安宁。

淮海战役期间，猫儿窝依然又是国共两军争夺的焦点。1948 年 11 月 9 日下午，黄百韬兵团一个加强连 150 多人开进猫儿窝，率先抢占与修复了碉堡。随后不久，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 11 纵队追击至此，并向碉堡发起了多次强攻，以牺牲百名战士的沉重代价，夺回了碉堡，控制了运河要道！

……

多少年来，腥风血雨和大运河的血脉，却又养育了猫儿窝人坚强、善良和忠义的个性。三年前，我在猫儿窝遗址附近的新兴与马庄一带采风，曾访谈过一位祖居猫儿窝的陆姓老人。1958 年猫儿窝让道于大运河时，他刚好 20 岁，已是学堂里的一名教书先生。他意味深长的向我讲述着猫儿窝的慈善堂和邳州知州叶大庄在猫儿窝的感人故事，竟使我潸然泪下！

从近在咫尺的土山关公约三事，到晚清邳州的知州叶大庄，他说猫儿窝看惯了金戈铁马，也不惧枪林弹雨，但只要可能，猫儿窝总是更喜欢以“隆盛昌明之地，诗礼书香之所”的气度示人。

《邳州志》载，明清时期，猫儿窝建有关帝庙，庙内的关羽塑像前，香火不断。当时，离关帝庙不远处，还有一座慈善堂。这是由老百姓自发设立的，带有民间信仰色彩的慈善机构。历史上，邳州一带常有灾荒，猫儿窝又是南北交通要道，大灾之年路遇无主遗骨，慈善堂总是主动收埋，安排棺木墓地待葬。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当年慈善堂曾让多少无名尸骨入土为安，甚至不知道任何一位施善者的姓名，但“义”字当先、行善积德的火热之心，无论何时想来总能温暖人心。猫儿窝的乡民们还极重教育，辛亥革命前，当地居民便集资兴建了“猫儿窝育贤初等小学堂”，民国四年 (1915) 育贤学堂改办为“邳县第三区区立国民学校”。在新建的校舍里，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也许常常会有这样一首诗回荡在猫儿窝的上空：“晓雨春流利似泷，献花不借儿女窗；招魂我在猫窝里，门对长河入大江。”

这首诗的作者正是晚清著名诗人、藏书家、文学家和时任邳州知州的叶大庄。清末，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叶大庄毅然离开家乡福州峥嵘轩峻的玉屏山庄，舍弃叶氏家族百余年数万财产，只身来到了邳州任知州。

当时的邳州，民生凋敝、一派萧条，加之光绪二十三年 (1897) 特大涝灾，庄稼颗粒无收。叶大庄一上任便日夜奋战在运河沿线，“冬抚贫户，春办工赈”，使得运河南北饥饿者得以饮食，许多逃荒者也纷纷回乡。次年二月，运河上风急浪险，叶大庄亲率船队到猫儿窝给饥民发粮，终因连日来积劳成疾，病倒在救灾的军营里。病榻上叶大庄写下了上文那篇绝笔诗。又书“二十九日渡运河，风浪大作；自念无生理，晚抵猫儿窝；借周防营土室病卧两夜。”仅仅几日后，一语成谶，叶大庄病逝于邳州，这一年他才 55 岁。

在谈到毛儿窝让道于大运河的时候，老人黯然神伤，他说恋土难移哟！当时听说要搬出这祖辈十几代人居住的老宅，真是难舍难分，有的甚至跪在自己的宅院前嚎啕大哭，但为了让道于大运河，让这水流得更深、流得更远，到了搬迁的日期，大家还是义无反顾，纷纷走出了猫儿窝。

六十多年过去了，这猫儿窝遗留下来的片片高地，似乎又像一块块碑石。它记载并见证着大运河的变迁，也见证着一座邳州城的奋发崛起！

玩儿火

李　琼

今天不知怎地，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玩火的事情来。也许是这几天的连阴雨闹的，让我想到了阳光，想到了火。

童年玩火最多的时候就是冬天。

那时田野里的树木落叶了，地头、河滩上的草枯了，迎着北风索索地抖着。我们小孩儿在野外玩累了，就放火。四处寻找落叶、枯枝，在田间地头河滩上堆成一堆，点火，添柴，烧得旺旺的。烤要冻僵了的手，脱掉鞋烤脚，烤过河时湿掉半截的鞋。有的人坐在地上被洇潮了裤子，便撅起来烤屁股。底灰里埋着从自家带来的红芋，在火熄之后，扒开灰烬，便有香喷喷的冒着热气的红芋吃了。当然这些是大人所允许的。

那时的我在队伍里是放火的积极分子，因此我总是带着火柴，需要点火时，我兴冲冲地跑过去，引燃，小心地吹。有时候柴禾湿，不容易点着。烧了一小会儿，火灭了，升腾起大团大团的浓烟，呛着了，淌了一脸的泪水。然而我却乐此不疲，并且因此而闯了一个大祸。

那时我有几样心爱的东西呢？一个红色的五角星，以前军队里帽子上别的那种，我忘了是从哪儿来的了。那时到村里的放映队老是放剿匪的故事片，因此那个红色五角星常常被我用作幻想的道具。后来我将它缝在帽子的前面，并因此而在平时河滩上的“战斗”中赢得一个正面角色。

两颗或者几颗（但不会很多）的金刚玻璃弹子，是我用平时积攒下来的烟纸跟“换箱子”（即“货郎担”）换的。那时我总是可怜巴巴地跟在大人的后面等待他们抽完最后一根烟后将烟盒扔掉，然后我就如获至宝。那几个金刚弹珠并不辜负我的期望，每一次玩“溜子”，我几乎都能赢。

还有一个用树杈做成的弹弓。好像还有一个小铁盒子之类的东西。再者就是一个打火机了。

打火机不是现在的电子打火机，那个打火机是用铁的小滚轮摩擦下面顶着的火石，产生火花引燃煤油升腾起一朵小小的火花。那煤油是用细细的棉芯从底面引上来的，打开盖子就是一股浓浓的煤油味儿。煤油用完可以加，电石摩擦的只剩下小片片了，可以

换。所以很耐用。那时打火机是个稀罕的玩意儿。我很清晰地记得那个打火机是怎么得来的，因为当时我很紧张，很激动，所以印象深刻。

那时看一场电影需要跑很远的路。如果是在没有月光的晚上，绝对是一个危险的举动。但好在那时家家户户都有马灯，来回的路上都用它来引路。有了马灯就要有引火的东西，于是又带上了火柴、打火机之类的引火工具。在放完电影后小孩子总是要晚一些再回去，因为那时的打麦场上总会遗留一些东西。吃剩的几颗糖、花生之类的，或者是一分钱、两分钱什么的。我也总是寻找着。一次，正寻着，我眼前一亮，一个掉了漆的椭圆形打火机！肯定是大人遗忘了的。那时遵循的原则是“公鸡头，母鸡头，各人找到各人留”。我向四周看了看，居然没人发现，便欢天喜地地捡了起来，不再寻其它的了，紧跑几步，跟在回庄的大人们屁股后面走着，高兴兴奋极了，心里怦怦跳。

我又多了一样心爱的东西。有了它我就不需要在点火时一根根地浪费火柴了，有了它我不必再因为火柴的潮湿而摩擦不着了，有了它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放火，想放就放。我可以很好心地帮外婆点她那盏总也点不着的煤油灯。在漆黑的夜里去屋后的小树林大便时就不用再害怕了。可是这个东西千万不能让外婆大舅小舅小姨他们知道，否则他们要是问我这是从哪儿来的，我就无话可说，结果肯定是要“交公”，理由是“小孩子拿打火机干吗？杀人放火啊？”。因此不能帮外婆点煤油灯。

但藏在哪儿呢？五角星、玻璃弹珠等一些东西是可以放在条几里的，因为那些东西他们都知道，但是这个打火机不能，因为外婆老忘事儿，找袋盐也要将条几的抽屉挨个翻个遍才能找到，要是某天早上她炒菜时又忘记把盐放哪儿，那我可就惨了。放房梁上？那是个没人去的地方，可是我也够不着。放在墙上的那个洞里？可小舅舅放学后第一件事儿就是从那个洞里偷偷地看从旁边路过的那个漂亮的同班女同学。要是被他发现了，又不是我的了，他会“义正辞严”地让我交出来，而我不得不那样做。

此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放呢？大舅的屋里不行，小姨的屋里也不行，而我没有自己的屋子，我和小舅舅住在一起。我在他面前就像是一个透明的人，什么也藏不住。此外就更没有什么属于我的地方了，毕竟，属于小孩子自己的空间实在是太小了。最后想了想还是放在身上保险。何况是冬天，身上的衣服很厚，小舅舅总不会无缘无故搜我的身吧。外婆大舅小姨更不会。这儿才是最安全的。我便整日地放在了贴身的口袋里。于是我的胸口前便有一块硬硬的，趴在桌子上老是硌着我。

我也不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去放火了。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远远地躲着，怕他们发现我。我常常自己一个人蹲在河滩上点火玩，看着树叶的灰烬在热空气里上升，再上升，然后被风飘走，落在四周。我一小片一小片地放着火，那宽宽的河滩上的茅茅草被我烧得这黑一块那黑一块的，七零八落，四处开花。

冬天里的内衣穿得时间再长也总是要洗一回的。那一次天暖洋洋的，外婆开始动员大家换内衣，然后她大批量地洗衣服。起先我嚷嚷着不换，但外婆说不行，都得换，衣服都穿那么久了，再不换，身上要生皮炎的。我想了想，是这样，每次在野外跑上一圈，

身上就开始发痒，像是有小虫子往肉里钻，像夏天生了痱子那样痒。但是如果他们发现了我的宝贝怎么办？那样我就要失去它了。可我不想失去它，因此我闹着坚决不换衣服。外婆发脾气了："你今天必须给我脱下来！"

小舅舅像是得到命令似的，跳上床就朝我扑过来，要扒我的衣服。我便开始哭，哭得很厉害，眼泪像断了线似的，哗哗的。小舅舅不知所措了。外婆看了我一眼，不说话，出去了。小舅舅也下了床，跟着外婆出去了。出去的时候还说："就知道挤眼油，真没出息！"

我像是受到了莫大的委屈，嘴一撇，哭得更厉害了。哭了一会儿，温柔的小姨进来了。她哄着我，要帮我脱衣服。我抽泣了一会儿，觉得衣服是非换不可了，于是断断续续地对小姨说："你出去，我换衣服，你要是不出去，我就不换。"

小姨开玩笑地说："呦，刚上学就知道害羞啦？好，那我出去，你慢慢换吧。"

我很快地脱了衣服，钻进了被窝，把打火机从内衣里掏出来结结实实地藏在被窝里。然后大声地喊小姨进来，指指床头的衣服，说："好了，拿去洗吧。"

小姨走到我跟前，突然掀开被子，看到了我赤条条的身子，说："脱得这么干净啊！"

我涨红了脸，冲着她喊："赶快盖上！"

幸亏我藏在了身后，不然就被小姨发现了，当时我想。后来我胡思乱想了一会儿，觉得有些困，就睡觉了。睡前我听见屋外外婆对着谁说："这孩子的衣服怎么一股子煤油味儿啊？"

我当然知道指的是谁了，连忙将头蒙上，仿佛谁已经看见我涨红了的脸似的。

但过后外婆也没有问我什么，我希望她忘了。过了几天，仍然没有问，我便放心了，不久就出事儿了。

那个寒冷的冬天，那天还尤其冷。天阴着，并且刮着一阵阵的北风，尽管不大，但很凛冽。那天是做什么菜，我忘记了，需要"盐子"（即"香菜"），而家中的用完了，需去菜地里剜。本来是让小舅舅去剜的，可是小舅舅看了看外面阴沉沉的天空，撇了撇嘴，没说话，也没动。那时我已经好几天没出去了，心里有些痒痒。于是毛遂自荐自告奋勇地说，"我去剜"。

外婆看了看我，"外面很冷，让你小舅舅去"。

我还坚持，"我就去"。

外婆迟迟疑疑，"那好吧，门后有篮子、铲子，剜不要多，小半篮就够用了"。

我拿了篮子铲子，又绕弯儿到灶台边上的小木桶里拿了一块不大不小的圆滚滚肥嘟嘟的红芋，就出门了。开门时外婆不放心，又喊了一句，"快去快回，别耽误事儿啊"。

我出了门才知道外面的天气有多冷，真是哈气成雾，滴水成冰。我乐颠颠地往菜地里跑，边跑边捡着路边的柴禾。可是柴禾太少了，大的都被人捡回去烧锅了，只剩些乱飞的枯叶。风越来越大，枯叶根本堆不起来。等跑到地头，我彻底绝望了，地头的茅草，已经不知被谁烧过了。最要命的是我出门时竟忘记带手套，手冻得连铲子也拿不住了。我想得有一堆火烤一烤才行。这时我向四周望了望，眼前一亮发现了草垛。打麦场离菜地不远，周围垛着一个个高高的凸顶的草垛。我连忙跑过去扯了一抱草。可是在哪儿点呢？空旷的场上显然是不行的。风越来越大，点不着。即使点着了，风太大，也没法烤。背着风也不行，风向不定，风会顺着

草垛的边缘迂回，一下子钻到你跟前，你扑都来不及。火一下子起来，都有可能把你的头发燎光。那怎么办呢？

这时我观察到有两个长方形的草垛是并行排列着的，中间有一条长长的缝隙，风可能钻不进去。这时我觉得眼前好像有了一堆火。我有点得意忘形了，有点忘乎所以了，便故作聪明地在两个草垛中间点了一堆火。冬天的草没有雨水的浸泡，干燥无比。那时的空气也干燥，没有水分，而打火机又是那么地好使，巧的是又有阵小风从身后吹过来，那火就“呼”地一下子起来了。我听见麦秸燃烧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火焰炽热，熊熊地燃烧，火头越蹿越高，到后来，我无法控制了。我想把它弄灭。情急之下，我愚蠢地想到吹灭蜡烛的方式，嘴一撅，“噗”的一声，蜡烛就灭了。于是我鼓足了气，猛地吹了一下。这一吹不要紧，火苗立刻蹿得更高，舔到了附近的一个草垛。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于是用竹篮向下砸，向下扑，但已经晚了，火苗越来越旺，已经蹿到草垛上头去了。我心里害怕了，害怕极了，拎着篮子就跑。火蔓延的很快，我跑到菜地时，整个草垛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大的火球。这时我听见庄里有人在喊：“失火了，快救火啊。失火了！”

过了一会儿，大半个庄的人拿着桶盆都出来救火。我外婆家就住在庄边，比较近，我就看见小舅舅拿着一个大大的粪耙子冲在最前面，冲到火球前就往外刨草，把草刨出来方便砸灭。那时候的小舅舅刚上初一，是个热火朝天风风火火的少年，干什么事儿都生龙活虎的，爱出风头。这件事也不例外。只见他上窜下跳，一会儿刨草，一会儿帮人拎水，兴奋极了。

我跑到菜地里，心里怦怦乱跳，都快跳出来了，心想：怎么办？怎么办？又想，反正没人看到是我，我也就装吧，装作不是我放的吧。可是我仍然紧张。总得剜些香菜回去。我的手哆哆嗦嗦的，此刻竟也感觉不到冷了。正待我剜够了往回走，突然想到也许应该把打火机藏起来，于是我在一棵小苹果树下挖了个洞把打火机埋进去，踏实了，才转身离去。当走到菜园口的时候，我看到小姨正冲我走过来。我顿时站住了，脚也迈不动，腿直打哆嗦，就看着小姨径直走到我跟前。小姨年轻的脸上没有一丝的温柔，冷冷地，劈头就一句：“火是不是你放的？”

我看着她，没有说话。我的脸色苍白，眼神黯淡紧张。我不敢再看小姨怒气冲冲的眼睛，便转向别处，嗫嚅着说：“我没放……”

小姨狠狠地拧着我正对着她的那个腮帮，把我的脸拽了过去，让我正对着看她。我看着以往温柔可亲的小姨也对我恶狠狠冷眼相对，我突然觉得我太孤独了，没人可以帮我了，小姨不帮我了，连我自己也不能帮自己了。终于我忍不住了。我“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说，“是我放的，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当时只是想烤烤火。真的，小姨，我不骗你，我不是故意的，抱抱我小姨。”说完就把身子往她身上蹭。

小姨没有抱我，一把把我推开了。我哭得更凶了。她冷冷地问我：“用什么放的？”

我不说话，只是哭。

小姨说：“好，你不说是吧，我自己找。”

当时我还存有侥幸的心理，以为只要我不说出来，那个可爱的打火机有可能还是我的，我还能拥有它。小姨开始找，先在我身上翻，翻了半天没有找到，然后往地里走。她怎么能知道我埋藏在那棵小苹果树底下

呢？我边哭着边还为我的想法而洋洋得意。可是不多时，小姨便从小苹果树下，把我心爱的打火机挖了出来，拿在手里递给我看。我一下子绝望了，闭着眼，一屁股坐在地上，狠狠地哭着。我不想回去，怕外婆会打我，还有小舅舅，老来气我。可我最终还是抽噎着被小姨推推搡搡地推回去了，一路落满了我的泪花。

果然不出我所料，只是外婆没有打我，她的脸冷冷的，让我“交待”。小舅舅从我进门就开始数落：“平时就看你鬼鬼祟祟的，要出什么事儿，怎么样，应验了吧，要不是我先冲出去，人家那草垛早就烧光了。现在还好，还能剩下一小半，要是……”说了许多，直到小姨没好气地甩给他一句：“叫你去剜菜，你不去，他一个孩子能干嘛？你以为这事儿你没责任啊，你责任大了。”

小舅舅立刻不吭声了，眨巴眨巴眼睛，耷拉着个耳朵躲到一边去了。我开始断断续续一五一十地“交待”问题，最后终于“交待”清楚了。“交待”完了，我继续站在堂屋中间，时不时还抽噎一下。这时平时沉默寡言的大舅进他屋里，从他的箱子里掏出一个大大的苹果，递到我脸前。我眼睛红通通的，满眼泪水地抬头望着他。他和蔼地对我说：“吃吧。”

我应了一声，用袖子将眼泪擦了擦，抱着苹果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一小口一小口地啃了起来。苹果甜甜的，不时还有一颗泪珠落在我刚咬过的新鲜的牙痕上，尝起来有点咸，有点涩。

尽管别人并不知道火是我放的，但乡下人朴实敦厚，再加上乡里乡亲的，外婆将自家的草垛让了一大半给被我烧了草垛的那家，并送了一竹篮鸡蛋，替我赔了个不是。那年头秋收后的草垛是一个家庭冬天和春天燃料的来源，没有了草垛就没烧的了。于是冬天结束时，家里就没什么烧的了。我就和小舅舅在河滩上的树林里砍柴，捡冬季里被风卷下来的枯枝。有时小姨也去，但她大半时间是在采野花。

那时春风和煦地拂着，春日的阳光温柔地抚摸着大地上的万物。小姨在河滩边的草地里采野花，有时捉一两只漂亮的蝴蝶，夹在本子里做成标本，送给我。我就和小舅舅比赛爬树，在林子里捉迷藏，或用弹弓打乱飞的麻雀。到处是笑声，天地在旋转，快乐地奔跑、跳跃。傍晚的时候，三个人各扛着一捆柴禾回家给外婆。

我的那个心爱的打火机起先放在灶台的横梁上用来引火，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就不见了，我猜是被小舅舅拿去了。但这是我猜的，真正的去向我并不知道。而冬季里的那件事儿，有时外婆和别人拉呱时会偶尔聊起，那时我就躲得远远的。但大部分的时间里我总是在疯跑，快乐地成长着。

麻雀的家园

朱群英

小时候，最常见的鸟就是麻雀了。椭圆的小身子，尖尖的嘴巴，灰色的羽毛，头上还长着一撮烟色的翎毛，好像顶着一块方头巾。它的背上还有几块深褐色的斑点。有的麻雀脖子上有着一些绿色或深蓝色的绒毛，十分醒目。骨碌着两只透亮灵活圆圆的小眼睛，一双肉色的小爪子，一副挺机敏伶俐的样子。但是人们并不喜爱它。

麻雀成群结队，飞到哪里，哪里就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玩耍吵闹个不休。它们成群结队地在天空中飞着，有的在树叶间往返飞着，像是在玩捉迷藏似的；有的像是被磁铁吸住了似的，一个劲地往前飞；还有的像运动员似的，翻了一个大跟头，猛地落在地面上。它们不仅飞得动作优雅，走起路来那乖巧的样子像只欢畅的小精灵。当它在树枝上歇脚的时候那由三根棕色的毛组成的尾巴总是上下左右不停地摇摆着，那一双小眼睛还不时地东张西望，不知道它在寻找着什么，甚是可爱。如果村里哪家种了高粱，肯定会在绣穗并结籽的高粱地里竖一根旗杆，上面系一块红布，风一吹就呼呼啦啦地飘，以此吓跑偷食的麻雀。幼时的我常常揣摩猜测：麻雀一定是惧怕红色，要不为什么红布一飘，它们就如同惊弓之鸟心有余悸呢？

穗子弯腰的谷地里，主人常会扎上个草人，把两根木棍钉成十字形，外面缚上稻草，上罩一顶破斗笠，一手执一蒲扇、一手牵一红布条即可。一阵风过，破蒲扇“扑踏、扑踏”的，红布条也一飘一摇的。刚开始，麻雀们从上空掠过，硬是不敢着落。也许那独脚草人老是木讷的表情、单一的动作，让聪敏的麻雀们看出了瑕疵和破绽，用不了几日，麻雀们又会毫不顾忌地成群飞到谷地里照吃不误。甚或大饱口福大快朵颐之后，还会有几只胆大的跳到稻草人身上驻足歇息呢。田野中，麻雀们那活泼天真的身影，随处可见，在枝头末梢上跳跃，忽儿成群地飞过天空，留下喋喋不休、不绝如缕的美妙歌声。麻雀是每时每刻都那么欢快的小鸟。其实，这些小家伙的叫声，一点都不好听，“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像是唠家常的大妈，中间夹杂着抱怨、夹杂着嗔怒，但却从来没有愤怒没有哀伤，倒是有着最细小的幸福。麻雀不是

为唱歌而生，天生不具有好嗓子，不可能成为名满天下的歌手，但这并不妨碍麻雀的歌唱。麻雀的唱词短促，音色平淡，节奏琐碎。麻雀唱不了所谓的大歌，自然不会去参加选秀，不会为了名利为了考学而练破嗓子，这倒跟麻雀的卑微身份名副其实。

让我们仔细欣赏麻雀它那诙谐的妆扮吧！它头上戴着一顶土灰色的帽子，圆溜溜的小眼睛总是纳闷好奇地瞅着四方；那有光泽的小肚皮上覆盖着一层软软的灰白色的绒毛。还有它那迷彩服般的羽毛也与众不同别出心裁。这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麻雀，就像一个十分机灵十分聪明的淘气小男孩，非常惹人喜欢。每天早晨，我总能看见一群小麻雀在不远处的老柳树上叽叽喳喳地海阔天空侃侃而谈，或者在树枝上忽左忽右蹦来蹦去地锻炼身体。或者凑在一起，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若有情况，一群麻雀就忽地一下惶恐地飞起，在天空中回旋，等了好久，断定并没有什么风险时，才谨小慎微地回到柳树上，又开始忙碌喧哗起来了。赶上麦收季节，麻雀们会结队成群地飞到麦地里觅食。恰在此时，肯定会有人有意无意地掷块石子，于是它们只好“哄”地一声远走高飞了。白天对于这样的袭击，麻雀都司空见惯置若罔闻了，因为那时麻雀在人们的眼里是不受欢迎的，况且那年月粮食匮乏。很多人厌烦冬天，他们龟缩瑟抖在室内，很多鸟也不喜爱寒冬，它们选择长途翱翔去迢遥的南方。但是麻雀，专心致志屏气凝神地守着家园。在我看来，麻雀是喜欢冬天的，虽然食物有些贫乏，但缺少了众多的竞争者，麻雀反而活得更加津润，这或许正是麻雀的高妙之处。冬天下雪时，麻雀也并不衰颓，它们像灰色的石子一样溅落到皑皑的雪地上，接着用尖嘴刨开积雪，仍然可以找到果腹充饥的食物。麻雀视力极好，可以看得见很细微的草籽，麻雀不挑食，只要能吃的，不管味道美不美，都不假思索地吃下去。在这种情况下，麻雀当中出不了响当当的美食家，但也绝不会有活不下去的顾虑。

麻雀落到地上，左瞅瞅，右瞄瞄，大抵在寻觅食品吧！我哩哩啦啦地撒在地上一些米。开始，它们东瞧瞧、西望望，看见四周没人，就吃上几口，如若有一丁点的动静就赶紧飞起来，这样来回往复几十次，方才把米吃完。这时野地里最吵闹的莫过于那些机敏矫捷的小麻雀了。叽叽喳喳，在稀稀疏疏的枝头琢磨着心事，成百上千只会倏地从树上飘然而下，扬扬洒洒如无数片落叶。在杂草间蹦蹦跳跳乱啄一阵，见得人来，又忽啦啦一齐飞去。春天的时候，人们开始耕耘，麻雀就跟在铧犁的后面，一跳一跳地搜索去年藏在土里的渺小种子和虫卵，它们沙哑急切的叫声让人感到久别的盎然春意。暮秋粮食归仓，夕阳镀金的柳树上，一群麻雀仿佛在开大会，你一语我一言，有时候是大家争辩，斗嘴，面红耳热，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你踱至树下轻轻扬一扬胳膊，团团簇簇的麻雀腾空而起，似一朵仓促飘起的黑云彩，你的目光会尾随很久，最后你的目光也会落在另一棵老树上。麻雀一旦被逮住，伙伴们便跟踪着守望着，伺机劫持救援。更有另一手伎俩，落难的麻雀佯装死亡，乘人不在意时蓬地一下逃掉了。麻雀是衬托在人类生活过程中的活标点：落在某一个墙头上时，是句号；落在冬季枯枝上时，是逗号；求偶的一对儿追逐翻飞累了落在上下枝时，就是分号；好几只一起落在电线上时，是省略号。

那时老家门口不远处有一池塘，塘边有一处竹园，园里的竹子棵棵竹叶儿绿、竹杆儿青。塘里虽没有荷花飘香，却丛生着葱翠的蒲草和水葫芦。白天那是我的天下：我可以信步去找我家的小鸡仔和老母鸡；也可以进去寻树下零星的蝉蜕，或折几枝蒲草绣出的蒲棒……但是每当夕阳西下，竹林就成了鸟的王国。麻雀们也会从四面八方飞临竹园栖息，大呼小叫，又唱又跳，每次总吵到很晚。夏日的我坐在门口一边纳凉一边听鸟叫、蝉鸣和蛙声。偶尔闲不住地投块石子进去，竹园里登时鼓乐齐停。但是仅仅一会儿，它们又继续跃跃欲试地开始叙说各自一天的故事。

后来，大家的日子富足了，房屋也讲究宽阔起来。渐渐地那处竹园被毫不在乎地划作了宅基地，而后人们就在各自的宅基地上盖起了自家既宽绰又敞亮的大房子。从此竹林消失了，麻雀也迁移了。

再后来，就是忙着上学、忙着长大、忙着成家、忙着过日子……自然就遗忘了那小生灵。直到有一天，我抱着孩子立在大厦的某一窗口，孩子指着远处问我："那是什么？"我才豁然发觉现在还没有被高楼吞噬的老房顶上，蹦着几只小麻雀，可却仅仅只有可怜的几只。钢筋混凝土把我和它们隔成了两个世界，我已听不到它们开心的叫声。从那偶尔扑楞的翅膀中，隐约窥见它们对自己悲剧的不屈和最后的挣扎；它们焦灼惊悸地凝视着机器的巨臂和空中无数生疏的窗口，无依无靠的身影不再跳跃成幼时美妙的童话。我豁然顿悟：麻雀也该有个家。它们不喜欢这狭窄的空间，它们属于自由，属于广袤的天空和田园。造物主在创造生灵的时候，一定是注意搭配和均衡的。羽毛美的鸟一般就配上了比较差的嗓音，而好听的嗓音就配给了羽毛不好看的鸟。麻雀的毛色和嗓音都不好，是造物主不小心亏欠它们了。麻雀满不在乎，蹦蹦跳跳、叽叽喳喳，一天到晚乐得没心没肺傻里傻气。

天气冷了，树叶泛黄飘荡，有霜冻在午夜悄然降临。直到这时，人们才抬起头来，看到村庄四周的树枝上只剩下麻雀、喜鹊，还有乌鸦。有多少只鸟儿都飞走了，仅有麻雀留下来，伴随着我们度过寒冬，让我们的目光有点着落，让我们的心思有点起伏。在冬天，听着窗外麻雀的鸣叫，蓦然感到酷寒中难得的沉着和融洽。在冬天，看着麻雀跌跌宕宕，心中居然升起一股久违的激动。在冬天，我也愿做一只麻雀，恪守家园，唱着最寻常的幸福，那么，你呢？

可是，现在的城市和比邻城市的农村，已没有它们永久的家园：川流不息的交通，高楼大厦的林立，人来车往的喧嚷和机器不分昼夜的轰鸣，还有日趋稀少的绿地和树林……今年夏末，我在大都市待过一段时间。站在十六楼的阳台里，看见大都市的日异月新，高楼林立，鳞次栉比。墙体大理石细腻光滑，反射着光芒。我没有看见一只燕子，也没有看见一只麻雀。城市已经谢绝这些生灵，五彩斑斓的夜空已经断然缺失它们的翅膀，鼓噪的人声和汽车喇叭的刺耳已吞噬了它们细小的叫声。风轻云淡的清晨，我看见一些拎着鸟笼子遛鸟的人，他们悠悠地迈着方步，恬静坦然地走过。可他们不知道自己也是尘世笼子里的一只鸟呢，他们的叫声又愉悦了谁？是谁像他们遛鸟似地也在遛着他们？

吾乡雪里蕻（外一章）

王　昂

我自小生活在苏北乡村，那里盛产雪里蕻。雪里蕻的名字是我上学之后听了老师的讲解才知道的，蕻，为茂盛之意，谓此菜于雪时反茂，故名。其实老家人更多把雪里蕻叫“雪菜”“腊菜”或“辣菜”。

在家乡，雪里蕻和其他菜未能两样，普通得如同质朴的野草。雪里蕻对环境要求不高，村口路畔，田间地头，荒野废地，甚至石缝瓦隙里，都可生长。“处暑萝卜白露菜”，庄稼收后有了空地，撒下雪里蕻的种子，施点农家肥，浇点水，或根本不用管它，照样葳蕤，长长的茎，翠绿的叶，不久便茁壮地超过其他疏菜，还不生虫、不用药。

在冬天，能够罩住乡野的菜，恐怕只有雪里蕻了。别的菜在冬天都畏首畏尾，唯独雪里蕻，霜重色愈浓，一副貌不惊人却实力卓绝的模样。在风霜的洗礼下，雪里蕻的叶子往往由青变红、变紫。天苍苍，雪茫茫，光秃秃的地里一丛丛的雪里蕻桀骜不驯地伫立在风雪中，在霜雪的映衬下愈加紫红耀眼，此时，我感觉雪里蕻叫“雪里红”似乎更合适些。

清明前后，越过寒冬的雪里蕻，在春风春雨的轻抚滋润下，甩开枝叶，用尽全身力量分蘖着，不失时机地抽薹开花，黄橙橙、金灿灿的小花缀满枝头，一朵朵，一簇簇，一片片，亮黄村庄，弥漫田野。清风徐来，花香阵阵沁人心脾。半个月左右，花谢，满地落英缤纷，雪里蕻又开始孕育新的种子……

其实老家雪里蕻四季都有生长，只是在别的季节里显不出雪里蕻来。唯有到了冬季，虽然雪里蕻还是那样普通，但其他的蔬菜、庄稼等却都消沉许多，雪里蕻经得起春的绚烂、夏的炎热、秋的肃杀以及冬的严酷，所以它配得上雪里蕻的名号，除了“雪菜”“腊菜”“辣菜”“雪里红”，家乡还有人管它叫“春不老”、“霜不老”的，体现了乡亲们对雪里蕻一种知音般的认识。

雪里蕻是家乡最寻常不过的家居菜，鲜食脆爽，只是口感略涩微辣，因此，家乡人更爱腌制后食用。尤其在以前生活不富裕的年代，农家冬天没有多少可选择的蔬菜食用，为了延长青菜食用周期也改变食用口味，往

往要腌制起来。“小雪腌菜、大雪腌肉。”一到天冷季节，家家户户就开始囤菜、腌菜，那年月几乎每个家庭里都有几只腌菜坛、几口咸菜缸。每年腌雪里蕻，都是母亲和乡亲们冬日的一项重要事务。

菊残霜降时节，母亲会选一个晴朗的日子，天刚亮就起床，去地里铲雪里蕻，然后用平板车拉回家。我们姐弟几个放学后就和母亲一起，把铲回来的雪里蕻一棵一棵削去须根，去除杂叶，摘掉枯茎，抖落泥土，在清水里反复淘洗。有经验的母亲并不把菜根全修下去，而是让雪里蕻尽量保持原态，洗净后整齐地挂在晾绳上或摆到木板上，晒太阳，控水。此时，很多人家门前的空地上都会绿绿地站着一杆杆雪里蕻，蔚为壮观。

腌菜的大缸清洗干净，就将晾干水气的雪里蕻放进去。放的时候，层层撒上盐，给菜杀水，经多次揉搓，把水揉干。将揉过的雪里蕻根压着叶子排列，再在菜最上层撒上厚厚的一层盐，以断绝腌菜与空气接触，最后找一块封缸的大石头压在雪里蕻的最上面。小时候的我常爱站到腌菜的大石头上面，蹦呀踩呀，帮母亲一起把腌菜踏结实，此后把一切交给时间，让雪里蕻不动声色地等着涅槃重生。一两星期后，当阵阵清气从缸底泛起、飘满农家院落时，雪里蕻就腌好了。

但凡吃过腌菜的人都知道，经霜后的雪里蕻，吃起来更加清爽、劲道，想必是雪里蕻把所承受的风霜雨雪统统储存在瓷实饱满的茎叶里了，而经过与盐的碰撞融合、经过光阴二次制造的雪里蕻，不仅颜色更深绿可人，无形中更产生了与鲜食天差地别的风味与口感，清人李邺嗣在《鄮东竹枝词》中写道：“翠绿新畬滴醋红，嗅来香气嚼来松。纵然金菜琅蔬好，不及吾乡雪里蕻”。任尔草木百媚千红，诗人独爱雪里蕻一种！

有了腌渍雪里蕻，冬天农家饭桌上的菜就丰富起来。雪里蕻烧菜可以说是百搭，当然，在众多菜肴中，雪里蕻历来谦逊地充当着配角。雪里蕻烧豆腐，深绿配乳白，色彩明丽，咸淡中和；雪里蕻炒豆粒，配上几片红辣椒，清爽干脆；雪里蕻还可以炒百合、炖冬笋、炒虾仁、熬黄鱼，都味道更好，但限于条件，儿时这些吃法很少。母亲做的雪里蕻炒肉丝也很好吃，不过也往往只有逢年过节买肉时才能吃到。母亲把肉丝花椒蒜粒辣椒先下锅，直至蹦出欢快的香味，再把雪里蕻倒进锅，几个回合翻炒后，起锅装至盘里，香气扑鼻，白碧相间，不论喝粥，还是下饭，都让人味蕾大开。

雪里蕻熟炒有味、生拌亦鲜。常常在吃晚饭时，母亲把腌好的雪里蕻取出几根，用极细巧的刀功切成颗粒状，拌上碎葱细蒜，浇点酱油、米醋，晚饭时便有一盘绿意盎然的小菜摆上桌面。从粮站下班回来的父亲常在雪里蕻盘子的一边摆上几颗鲜红的辣椒，红绿搭配下特别能勾起人的食欲。当年在外地读书，每周返校时，母亲都会为我准备一大包煎饼，为我用麻油、尖椒、蒜瓣拌上一大瓶开胃的雪里蕻……那些年母亲腌制的雪里蕻，那简单朴素的美味，装满了我味蕾的记忆，陪伴我度过无数漫长而缺少蔬菜的日子。

时光荏苒，今日农村老家已鲜见村头路边晾晒一杆杆雪里蕻的光景了，人们早已吃上不分季节的各种鲜蔬，会腌雪里蕻的母亲也早已作古多年。作为一个自小习惯了雪里蕻佐餐之伴的乡村人，客居城里之后，家乡原汁原味的雪里蕻实在吃得少了，但是，吾乡雪里蕻身上散发的那股坚韧朴实的生活脾

性、小时候与母亲一起腌雪里蕻的忙碌情景、母亲细心做的各种雪里蕻小菜的咸香滋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乡间树头菜

自小生活在苏北乡间，每到春天，香椿、榆钱、槐花等可食用的树头菜就像花开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此落彼开，从来没有寂寞的时候。春天里，和树头菜来一场舌尖上的艳遇，那真是再美好不过的事了……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第一抹春色在柳梢。美丽婀娜的柳树，除了用来观赏，嫩绿的柳芽还可以吃。村头溪畔，杨柳如烟，溪水潺潺，走进诗情画意里，采一篮刚展开的柳芽，用清水汆熟淘凉，挤净水分，加蒜泥、香油、醋汁调拌，就是上好的小菜，下酒，配粥，无不相宜。这样鲜美碧绿的一道凉拌柳芽菜，确切地说应该叫“凉拌春天”似乎更合适些吧？倘若柳芽稍大些，配以红椒、葱花，倒入农家菜籽压榨的素油爆炒，无论卷煎饼还是吃馒头，都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柳芽还没吃完，香椿芽就冒出来了。在我的家乡，百姓的房前屋后，多有香椿点缀。一到阳春三月，香椿树便吐露了酱红的芬芳，在春风中微微颤动着，逗引着人们的视线。我们把那些油亮中泛着淡红嫩绿的香椿芽采下来，洗净焯水后，切碎，倒入鸡蛋搅匀，加点盐，待油热后下锅翻炒至金黄，蛋黄夹着嫩绿的香椿，好看又好吃。除了香椿炒鸡蛋，还有香椿拌豆腐、油炸香椿芽、腌制香椿叶等，吃起来都有一股特殊的清香。

宅旁院内的老榆树也不负春光。前两天还躲在枝头里的榆钱儿，一阵春风刮过，一场春雨落下，嫩绿可爱的小榆钱儿便钻了出来，渐渐长成小拇指盖儿大小，一簇簇挂满枝头，像一串串碧绿的翡翠。榆钱饭是这个时节必不可少的美食。把榆钱择好洗净，拌上玉米面，上锅蒸熟即可。蒸熟的榆钱饭，黄绿相间，赏心悦目，加入自己喜欢的调料就可以吃了。榆钱饭里面有榆钱的清新之气，使得粗糙的玉米面多了几分细腻和甜香，嚼在嘴里，满口春光。

吃完了榆钱饭，构树花也俏皮地挂满枝头了。构树在我们那里叫楮树或楮桃树，构树花有雌雄之分，雌花呈圆球状，雄花呈长柱状，适宜采食的是构树没盛开的雄性花。嫩的构树花一般个头不太长，青绿色，像极了一只只毛毛虫在树枝上玩耍。采来的构树花一般蒸或炒着吃。先把构树花择干洗净，晾干，撒少量油和盐，接着撒面，搅拌均匀后就可上锅蒸了。把蒸好的构树花盛出来，再把准备好的香菜、葱花、油盐等配料放进去，拌匀即可食用，如果喜欢吃辣的，也可以淋上些许辣椒油。蒸熟的构树花带着淡淡的草木香，清鲜可口。

《红楼梦》里一道“油盐炒枸杞芽儿”读来让人口舌生津，想象无穷。幸好，枸杞芽在家乡是很平常的野菜。春天一到，到乡野河畔走走，鲜嫩的枸杞芽一掐一大把。枸杞芽因是青绿之菜，素炒，凉拌，面食，各有千秋。素炒是只用油和盐，其他调料一概不用，吃的是枸杞芽本身的清爽、鲜香，还有一点点清苦。凉拌是将枸杞芽在开水中烫过，再将各种佐料倒入菜中，色彩明丽，春意盈心。面食是将焯过水的枸杞芽切碎，拌上蛋糊，加盐调味，卷入面皮中，擀薄，抹上油，摊入热锅，烙熟，口感酥软，味道很鲜。还有一种是腌制，把枸杞芽洗净，放上糖、醋、味精和少许盐后装入坛中，盖口密封，一星期后可食用，拿它做肴，可多喝几杯，用它佐饭，能食欲大开。

季节迈入深春，花椒叶绽满枝头。花椒叶虽不大，但味道十足。将嫩花椒叶连带米粒大的花椒籽一起采来，洗净沥干后，用刀剁成碎片，加入到用小麦粉和成的面水里，适量打入鸡蛋，用筷子搅匀，将平底锅锅底拭油，文火加热，舀少量面糊倾入，使之徐徐摊开，然后提起锅来，摇晃调整，使面水平匀，约摸三两分钟，一张煎饼即成。和了嫩椒叶的煎饼，不仅视觉上美观，味道更是鲜香。油炸花椒叶也独具特色。将花椒叶沾上面糊油炸，黄黄的，亮亮的，像扑腾着翅膀的小鸟，入口一嚼，嘎嘣脆香。有时忙时来不及炒菜，家乡人也爱掐几朵嫩花椒，放几瓣鲜大蒜，加点盐，倒入石臼中捣烂，便是一道麻爽风味好菜。

洋槐的叶子出得晚，春末夏初，待杨柳都长得郁郁葱葱的时候，洋槐的叶子才开始冒出来，三五天便长得满枝都是。在绿叶丛中，怀抱着一串串白色精灵的便是槐花了。洋槐花和嫩叶是老家人最喜欢吃的一种树头菜。槐花一开，洁白如云，香飘十里，孩子们可撒了欢儿，爬到树上摘槐花，摘一大捧下来，撸到嘴里大嚼起来，甜丝丝的味道特别好。有的槐花开在高高的树梢，孩子们便用钩子来钩槐花。大捧大捧的槐花摘下来，交给母亲做槐花饭。槐花饭的做法与榆钱饭类似，将槐花洗净、焯水、和面蒸好后，切开，蘸着调制好的油盐浇料，一道可口的美食就摆上了桌面。也有人会用槐花炒鸡蛋、做槐花酱、炒槐花茶等，都味道清鲜。每年洋槐花开的季节，我都会从旅居小城回到乡下老家采些槐花，品尝那甜津津的味道，就像品尝儿时甜甜的时光一般……

乡间能食用的树头菜还很多，比如紫藤、木槿、桑树芽等等。年年岁岁，清纯素朴的树头菜准时守候在枝头，跳动在我们的味蕾上，演绎着别样的春天，让我们感受到岁月的不停向前，也让我们的舌尖经历一场难忘的乡情美味之旅……



岁月如新 温情如故

张 倩

常念儿时的成长之地，从呱呱落地到翩翩少年，曾经那些叠进生命中的岁岁年年，宛如一首首弹奏在我心弦上的声律启蒙歌。

小时候居住的县委大院家属院，真挚、淳朴且亲切。儿童放学归来早的日子里，常见某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一人领回三五成群小朋友的画面，那是院里大人们互帮互助接送孩子的“邻里之约”。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如若谁家有难事，无需多言，总有邻居们雪中送炭之暖。还有记忆中的盛夏之夜，家家户户喜欢在晚饭后相聚院里小广场纳凉聊天，蒲扇摇摇，微风习习，笑语盈盈，容易令人忘却归家的时间。

说到院里的邻居，最熟悉的莫过于对门秦爷爷家。在我的脑海中，秦爷爷全家人都充满了对文艺生活的热爱与真性情。听我爷爷奶奶说，工作中的秦爷爷堪称爱岗敬业的楷模，工作之余的他爱读书也写书，发表过不少文章。记得每次去秦爷爷家玩，都能看到他戴着老花镜捧书静读的专注。秦爷爷的小女儿潇阿姨更是执着于文字，虽忙于公务，但业余生活中的她始终放不下鲁迅文学院的梦，多年来潜心写小说，近些年开始儿童文学创作，这二三十年间坚持挤时间写作，陆陆续续发表了几百篇文学作品。还有秦爷爷的外孙女，我的发小，同年同月生的我们俩共同见证了彼此的成长，从幼儿园到高中，我们同在一所学校甚至同一个班级。从小能歌善舞的她一直有个传媒梦，她说要考传媒大学，要学着写歌、学着编剧，要去祖国首都那片心脏跳动的地方，就这样十几年来一路奋斗、一路拼搏。从懵懂孩提到而立之年，始终看得到她眼中闪烁的光，从未改变，一如少年模样。

印象较深的还有一件小事，没有刻意去记，多年来时时想起、时时温暖如昔。邻居孙爷爷离休后喜爱花鸟，家院子里有好多只可爱的鸟儿。每日清晨我们上学的路上，都会迎面遇见孙爷爷骑着挂满鸟笼的自行车缓缓而行，那是他已遛鸟归来。有一年春日，我和几个小伙伴偶遇一只坠落屋檐的初生新燕，六七岁的我们不知所措，立刻请来了孙爷爷。至今能回忆起当时孙爷爷弯腰捧燕的姿势，瘦瘦的他轻柔、缓慢、小心翼翼。而后，孙爷爷一边悉心照料摔伤的小燕子，一边给我们讲述燕子们春归衔泥筑巢的艰辛。再几日后，听闻那只小燕子康复了，欣喜的我们相约带着鸟食再聚孙爷爷家。如今想来，也许孩提时的我们是第一次感触到了生命的美妙与张力，那种力量源自真心的给予，源自爱的呵护，源自对生命的渴望与敬畏。

光阴如梭，多少季欢声笑语、云来雁往渐渐被时光的触笔悄然挥洒成了岁月的诗行。春花秋月，夏雨冬雪，那片养育我的土地也在一年又一年的发展中经历着变迁。1992 年，故乡撤县设市；2007 年，市委市政府及各部门办公地点集中搬迁至新区，办公旧址改建为人民公园。如此一来，既方便了市民“一站式”办事，也拓展了居民休闲区域。那时候的傍晚，父亲最喜欢带着我到人民公园散步，他常说，要多思公园牌匾之字，要多赏公园水杉之姿。犹记当年高考前夕，我特意到人民公园走走看看、看看走走。仰头往去，大门牌匾“本固邦宁”苍劲有力的四个大字瞬间激发起人的精气神；径直走进，一排排站得直、立得正的水杉愈显高大威严，历尽风雨洗礼，始终天天向上。大片大片的郁郁葱葱好似泼墨大写意，雅致醇厚的青绿色调不断赠予人向上向善的能量，似乎在引领着我感知路在脚下，感知那无限辽阔值得奔赴的远方。

蓦然回首，年少的时光已渐行渐远，成长的足迹仍将印证人生的履历。流年似沙匆匆划过了指尖，而岁月却似一幅可永久珍藏于心灵之匣的画卷，不论何时打开，如新亦如故，拂面一股清风徐来的温情，教育着我正直与勇敢、执着与热爱，感恩并珍惜这“日日是好日”的人世间。



黑马的诗

黑　马

读雪

深夜读雪
读到史书的转折点
一根竹子突然发出了断裂的脆响

整整一个时代
都沉睡在一场大雪的预言之中
有一枚落在纸上的雪
在孤独中生还

它目送更多的雪，飘向白皑皑的群山
——完成浩荡而虚无的一生

背上乡间的青草

站在乡间的青草，举着微凉的水滴，举着
这尘世间最小的寂静

我有一双柔弱的翅膀
驮上青草的雷霆和闪电
飞过摇晃的村庄和春天

田野生长出绿色的欲望
背着青草上路的我，任风吹凉我的前额

星河搁浅，我的双肩……
青草，在风中微微张着身子
像一位失语的美人

说书人

远行，大雁背着刀
江山更替，大雁送去锦书
你的指尖在一瓣瓣月光里，越发轻盈
柳叶，如时光的令箭

江山，风雨飘摇
从你含笑的唇边，飞出的一枚柳叶
击中了三百米外的鹰隼

那一年，有盗贼，在冬夜搬运银锭

震惊朝野
只记得，铁匠还在黑夜打铁
锻打夜雨中银色的链子

朝野空空，宫廷糜烂，爱情死于暮春
因为孤寂，因为一两声鸟鸣
还因为遗漏的春色

我记住了翻墙而过的玄衣人
褪裸在荷叶上滑翔
所有的目击者，都惊讶于游侠的绝技

平息于宫廷内外的风暴和漩涡
平息不了午门外的刀剑
铁匠锻打新月，新月高过头顶

善用柳叶的人，在黄昏中做了僧人
吹去木屑的说书人，此刻
也许正是帝王，门客，刀斧手……

居住在煤炭中间

冬日的大屯镇褪去了喧嚣
我一个人回到了乡下
在乡村的周围，煤炭像黑奴的家族
和草芥的姓氏一样贫贱
我的黑哥们，守住黑夜的手掌和秘密

煤炭闪烁着日月星辰的光芒
一直是我内心仰望的部分
远离煤矿的人们，自然不会理解
那一块块黝黑发亮的宝贝
常常使人激动到落泪

在煤尘中整整奔波了一年的父亲
穿灰棉袄的父亲
终于坐下来了，围炉夜话
炉火正旺，将两个男人的世界
再一次烘烤、融化

居住在煤炭中间
岁末的雪花还在院子里翩翩起舞
在深夜，在矿区，一个名叫黑马的诗人
还迟迟不愿睡去
他在洁白的稿纸上深情地写下：
我是一块沉静的煤核
正从通往春天的梦巷里，悄悄醒来……

我从一块煤里打开祖国的锦绣山河

一块煤里藏有亿万年的锦绣
在一块煤里，我能听见山谷的回响
一块煤注定来到我的心上
打开一座座青山，放飞一支支春天的骊歌

举一盏煤灯，举袅袅的炊烟和残梦
一半是风，一半是煤，听煤诉说春天
说出一生的缄默，煤还在流浪
我辽阔的祖国就藏在那通红的火焰里

一块煤里有花香，有荷风
有春天的鸟鸣，有梦里梦外的诗
我是煤，我要呐喊！
我有梅的骨气，也有雁的低鸣
即使带着咳血的点点梅花
也要向着井巷深处艰难跋涉

我多么想啊，陪着一块古老的煤

去听一段滚滚东逝的长歌，听鸳鸯蝴蝶的旧梦
而浩荡的天风还在凌空飞翔
昨夜的闪电、流云，已滚过头顶

我多想开成一朵煤壁上的小花
开成“举世皆浊我独醒”的雪莲
望着你，我竟瘦成一截木头，一块焦炭
大风鼓荡，那煤海里的旗语正喂养失聪的耳朵

千万里，我追寻你，带着腰间的酒壶
任胸中的层云荡开每一个清秋
青山与我唱和，绿水与我互答
一块煤如清风中的肺叶，滋润心灵

我甘愿做一块煤，做这人间的过客
我的雏菊，我的草药，我的南山，我的乌金
我从一块煤里打开体内的飓风，打开锦绣山河
打开龙吟虎啸、剑胆琴心

这被火焰灼伤的一生啊
犹如一匹匹战马在雪地里嘶鸣
煤炭煤炭，我用生命的肺叶交换春天
用炽热的肝胆熔炼誓言，用思想者的头颅
一次次撞开了祖国沸腾的熔炉

扶母亲回老家

黄昏中，母亲总会揉揉酸涩的眼睛
这时，我们起身
扶着母亲回家
顶着明灭的古老星空，回家

故乡的老院子，木门吱嘎的旋转声
惊动了蝴蝶的美梦，墙角下蒿草已经过膝
旁边的木槿开着温暖又感伤的花
还是原来的老院子

陪着母亲，去老屋里，喝一碗稀粥
稀粥永远新鲜，那是家的味道
多少年来，还是浓郁的香，要是有一块咸菜
那就更好了
母亲听到我这话，就笑了

透过一扇土墙的窗户，我的孤寂变得明亮
有一束阳光照进来了
仿佛挂在屋里的草帽、镰刀、渔网
都发出了灿烂依旧的笑声

老屋没有变老，它是在沉思，也在回忆
并悄悄保留了全部的童年

诗五首

刘　建

一棵树的来历

一棵树落下的影子
如同它旁逸斜出的一个秘密。它的来历
——种子在大地上的某次停顿
……天空给予它更加高远的想象
借助一粒晶莹的露珠
照见一棵树已经消失的时光
曾经无数次出现在我诗歌中的鸟鸣
现在，它落到枝桠中间
让一棵树的寂静戛然而止
羽毛轻盈，树叶竭力模仿它
收集远处传来的回声
我看见，有人取走树叶里的清凉
有人在树下对弈。木质的棋子
接纳了一棵树对这个世界所有的理解
落日若轮，它怀抱着远方
我知道，一棵树即将成为星空的一部分
摆脱人间冗长而平庸的叙述

鸟鸣考

偌大的校园里，树影婆娑，鸟声漫溢
那些温热的身影，纯粹的叫声
是和这个人世之间唯一的牵连
来自于和人类息息相关的命运
就像花朵在枝头绽放并传播花香
安抚我们不平静的心
我理解那些鸟鸣的秘密：
亘古至今遵从古老的传说和自然的法则
世界被鸟鸣一次又一次地深情叙述
变得宁静而具有某种深意
生活中的黑暗被有意或无意地省略
用飞翔带走风暴、雷霆，以及无限的深渊
只说出生活可资传颂的意义
在鸟鸣的阴影里
有倏忽即逝的时光和昙花一现的明亮
这小小的美让我沦陷
如果鸟鸣需要赞美，就让鸟鸣赞美鸟鸣
或者让树叶上的露珠、地平线上升起的第一

缕晨曦
来赞美鸟鸣，顺便赞美我所生活且热爱的人世
——孩子新鲜，老人安详，恋人走在明媚的
阳光下
风吹过来，柳条依依，荷叶田田
幸福轻轻地掠过我的心头
夜空中次第开放的星辰
仿佛鸟儿不愿止息的低吟

在秋天

在秋天，我就是秋天的一个微小部分：
偏旁部首，标点符号或者是某一段落
晨风吹过，摇曳成菊
舞动这个季节的斑斓色彩
稻穗饱满而沉重。它所背负的
丰收的悸动，让秋天不再矜持和平静
那些失散已久的光芒，重新凝结、聚集
我并不比蟋蟀或者大雁更爱这个秋天
在被众星抬高的夜空下
落叶，这秋天使用多年的母语
以及鸟啼、虫鸣、风吟
所构成的神谕，也许只有大地才能心领神会
在秋天，我缓慢的叙述从不忧伤——
周身散发菊的芳香
并且感受到秋天的恩赐

青衣

我爱你轻盈舒缓的黑色衣袖：
闪电。雷鸣。一场陡峭的风暴
以及风平浪静之后开出的玫瑰

脚踩莲花，碎步轻移
我爱你半遮半掩的呼吸：
溪水。春风。大面积的芬芳
湖面吹过蝴蝶群带来的的斑斓

我爱你的容颜，更爱你的念白和唱工：
花园。莺啼。一声轻叹
省略生活中所有的苦难
唱词里的风雨和彩虹
跌宕起伏人生中大大小小的细节

我爱你青衣包裹着娴静端庄的灵魂
一招一式，一唱一白
戏台倾圮，身影远去
我的心已空无一物

夏日记

夏日阳光浩荡
雨水是其中最清凉的部分
逼出植物体内的翠绿

从叶茎到花朵，从草地到鸟鸣
除了葱茏的生机
万物已没有别的色彩
除了刚刚收割之后的麦田
季节已没有更多的空寂

河水汤汤，河流饱胀，像一列火车
一节一节，穿过大地广阔的内心
在树荫下的阴凉中
坐着几位休憩的人
一阵风掠过树梢
留下一小块难得的静谧和安详
此刻，我知道
夏日也怀有某种清醒和难以觉察的柔情

彭城的山山水水（组诗）

汪　洋

快哉亭

贤者之乐，快哉此风
恰如此时的心境
登亭者不语

远山画入斜阳
郡守不在，林中的暮鸦
或许有一只，就是三百年前的我

隔着许多世纪
杯盏里肯定斟不进
一小片前朝的月光

除了成长的城市
除了杏花年复一年的绽放
还会有什么在一场春雨中获得新生

夜色中，炫目的灯光四处流淌
只有快哉亭
能够沉稳地把持住自己

只有它翘向天空的飞檐
接住了古老的星辰
很少有人看到它张开翅膀

云龙山

进入云龙山，在一场春雨中
它朦胧的美，却使我迟疑
哪一道灰暗的轮廓
才是古典和现实之间的那道界线
燕子总是在低处飞翔
历史或许真的与它们无关
只有潮湿的云隐藏着什么
只有放鹤亭的安静
此刻，能够镇住一个人内心的喧嚣
让我在树荫里捡到文字
在云龙书院的石缝里
呼吸到细微的书声
多少花朵在细雨中插上翅膀

燕子楼

它是安静的
没有裙裾，它可以存放
更多的月光

可以堆积更多的诗句
留给登楼的人吟咏
在西风里，触摸到一丝惆怅

喧嚣不是历史的本质
一些文字里的光
构成了它的灵魂

躯体早已腐烂
燕子楼几经兴废
存在的意义，有时远远大于事物自身

登楼远眺
满城春雨细密
醒来的梨花，奔走相告

春天如此辽阔
更多的燕子贴着水面飞翔
爱情在它们的倒影里复活

泉山森林公园

春天暗暗加剧五老峰的绿色
再往里走，就要钻进鸟声里

一定有些什么，在我的体内纠缠
一定有些我看不见的光束
点亮了漫山桃花
让春天开口说话

要知道湖水里储藏着清澈
有更多的安静游弋
流云不语
一颗俗心，就不能探及它的深度

我独坐青梅茶苑
看青山如屏，一一写出彭城的
绝尘之美

云龙湖

凹处，才能存放水
它的清澈有着足够的深度

它不喧哗，即便是在闹市里
安静是它自身的波纹
此刻，天空安放在湖心
此刻，水草隐藏着自己的幸福
却从不轻易说出

但风吹过湖面，你仍会看见
苏公塔有着细小的颤动
那个坐在湖堤上垂钓的人
碧绿的涟漪正通过一根细细的线
触摸到他内心的春天

龟山汉墓

他们来自暗处
细小的裂缝，帮我们找到
生锈的江山和睡眠

生命一旦选择了安静
就与尘土别无二致
一千多年过去了
一把剑躺在那里，早已隐去血迹
一匹帛，裹不住自身的光线

但暮色里的风吹过龟山汉墓
它本能的摇动
露出楚风里的马，汉韵里的铜
却像大风歌一样戛然而止
这是很少人拥有过的悲壮

我不赞美你（诗歌 4 首）

如　月

我不赞美你
只赞美那片丰饶的土地
金灿灿的粮食
那些走进大棚
徜徉在电商里的瓜果蔬菜

我不赞美你
只描写青砖黛瓦美丽的家园
百姓小康，和谐幸福
我不赞美你呀
只为坑塘变景点
变长廊
因地制宜，焕然一新而欢呼

我不赞美你
只为从积贫积弱百废待兴
沿着历史的车轮
春华秋实，寒来暑往
一步步走向繁荣
一幅花开似锦的乡村振兴画卷
在相机里徐徐展开
而感叹而自豪
油然而生对家乡的热爱

我不赞美你呀
我只说你的微笑美于视觉
汗水育于心灵
我只是把祝福打包送给你
无可保留地
以此来审视人生的价值
和生命的意义

乡村剪影

如今，那些树木的用处不大了

它们最初的梦想
应该是做房梁，做门框
做棺木，做婚床
八仙桌和板凳
而今，钢筋水泥
以及各种塑材取代了它们
液化气，电磁炉，电饭锅
同时也取代了它们
生为嘉木死为柴薪的用途

那个承包树林的朋友告诉我
他的几十亩树苗
而今已华盖四野长成参天大树
成了晚霞和落日喜欢栖息的地方
包庇着各种野菜恣意生长

他的十年树木宏伟梦想
在乡村一隅郁郁葱葱
而今已经转租出去
种上了知了
既弥补了损失
又描绘一幅乡村壮美画卷

野花呀，鸟鸣呀
成了免费的赠品
成了绿水青山的代言
而我只是一个
喜欢在林中收获寂静的人
喜欢把树叶的沙沙声
当成一种弹拨乐器的人

我面前的建筑物

如果想看夕阳
无需长河落日，也无需大漠孤烟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应是一座宏伟建筑
夕阳在建筑物上缓缓移动
像时光漫笔
此建筑物包罗万象
地处苏、鲁、豫、皖交界处
是一座历史与现代相结合的博物馆

坐落在建筑物里的石刻
沉寂安宁，喧嚣着历史与战乱
那一个又一个英雄人物
纵横驰骋，叱咤在史册里
凝聚一个民族的精神
石器、陶器，汉代画像……
历史的画卷徐徐展开
涛声细浪，低诉如歌
从浮雕上重现
从青铜上重现
我在那些陈旧的物件中
读出华夏文明的灿烂
以及汉文化的源远流长
从一扇门走进另一扇门
歌风台、秦皇凿井、鸿鹄轩、碑廊……
我仿佛看到了高墙大院
看到了荣辱与共
看到了宦海浮沉，一代风云
时光走笔，岁月辗转成章
我是这高大建筑物的近邻
隔着几排粗大的银杏树

便可嗅到蜿蜒而来的历史气息
琉璃井、吕母冢、泗水亭、射戟台……
众多文物古迹彰显出历史的厚重感
一时间，我听到嘚嘚的马蹄声
从远古传来
键盘噼里啪啦轻叩时光
那个举杯高唱《大风歌》的帝王
依然在岁月里豪情万丈
载着一代布衣皇帝的韬略
倡导定国安邦

窗前看雨
闪电划破云层
雨落在博物馆高大的建筑物上
像跃动的琴弦
时而激越，时而舒缓
弹拨之间，载浮载沉，爱恨千年

八月的欢喜

蓝天白云身患灿烂之疾
一片绿草地忙着给鸟儿写情书
蜻蜓、蝴蝶、蚂蚱
依次组成检阅秋天的方队

河流怀揣悲悯之心
捍卫一群鱼的梦想
惠风和畅，这是八月末的好天气
公园内依然态势蓬勃
绿植荡漾

遛娃，散步，放牧心情
微风吹着树叶儿
也吹着一群狗尾巴草的惬意时光

笑声像波涛
一浪高过一浪
岁月不动声色
仿佛垂钓者若无其事的执着与等待

把一朵荷花领回家
把一串雁啼之声领回家
把欢乐交给炊烟
这八月的欢喜
终将是被一组照片所铭记

组诗

刘　勇

一位母亲（外四首）

在车流的夹缝中
一位拉板车的老人
如蚂蚁
拖动数倍于它的物体
她走几步就歇一下
体力已透支
夕光重重地砸向她的背
萎缩成一小块暗影
她有我母亲一样的年纪
头发花白，背肩微驼
在她的姿态里
我约估了一车破烂的份量
经过的时候
她的头深埋于胸
这也酷似我的母亲
惯常的表情
常常把一些苦
兜在自己一个人的身上

工具

我用过很多的工具
早在二十年前，是镰刀，锄头
十年前，是瓦刀，灰板和抹子
现在，最多的是扳手和锤子
我懂它们的使用技巧和秉性
如同熟知我自己
甚至经常就成了它们
比如敲击钉子，我就像锤子
紧固螺母，我就像扳手
有时，正好相反
我又被锤子
反复锤着
或者被扳手
一点点上紧

回乡

芒种在即
田野中的麦子
将完成一生的使命
一位头戴斗笠的老人
朝我不停地招手
熟悉的手势
让我看到童年
一次麦收
乌云突至时
风中呼唤我的身影
如今
我必须快步走近他
如一颗麦粒回到他的手掌
仿佛这样
一切都还来的及

荷包蛋

吃一个荷包蛋多平常
即便它缀上小绿葱
那一年稀有
那一年我打掉母亲嘴边的那一个
把煎好的蛋铲向地面
硌牙的沙粒
像我被宠坏的无厘头
母亲心疼的掉泪
她拿起一根棉柴朝我扬了扬
又有气无力地垂下去
一天的饭粒未进
胆囊炎又逼迫着她的痛
那年我七岁
今年过五十
大半个人生已去
我煎过很多的荷包蛋
难以偿还母亲的那一个

山中

乌桕树挂着白亮的果子
似有佛性
所有的松树在指着天空
而露出的檐角
向下递出沉闷的钟声
偌大黑乎乎的山林
被几条明亮的小径缠绕
一些男女走向华严寺
一些走向奶奶庙
唯独路边的几只山羊
最若无其事
它们没有庙宇
仅食草
并且跪乳

西杨庄的诗

西杨庄

如果

如果在白纸上画雪
我画不出她的样貌
当笔墨归零滴水能润染出什么

如果在鲜红上画血
我画不出她的灵魂
血和鲜红有什么不同
雪和白纸又是不是有点儿异样
就像身体在坠崖
不远处，灵魂飞逝成火红天空的艳舞
原野广袤；不留痕迹

如果，油彩凝固灵感
我是否把它夹在指缝
毁灭，或者创造传世财富

身体鲜红，白纸透明
像雪一样白的心脏
在枫林中跳舞！任红花绿柳
在房东的窗台上糊弄粪筐和泥巴
轻抚去墙壁的微笑，而
僵硬的画布，依然残存
指缝间红与白的墨迹

冬 雨

悄无声息不敢打扰
温和的梅花无法展现你的情怀
大跳小跳起跑飞奔慢舞
在这个季节倾泻而下
再一次悄无声息地粘住我的鞋底
不愿染白足迹让我也变老吗
还是如犯错的孩子默默地流泪，一不小心
弄脏了脸庞

悄无声息地握紧我的手心
无法测量靠近与离开的温度
杯中的幻影没有七彩霓裳
一味地白上加白
还是那悄无声息来自山河大川的隐喻
自我复制生长在噪音中消亡

从不生长皱纹和白发
听不见欢乐与悲伤

没有隐喻，没有遮遮掩掩的羞怯
为泥土和种子操持盛世
没有什么能阻挡你的热情美意
行动赛过语言超过百种，而冬雨
只有一种，在出现和消失之间
敏感的动一动，再往枯枝上倒三杯烈酒
看来日，新芽绿叶绽放萎缩的身体
会不由自主地膨胀成美图变形胜景

雪莲

雪山
用贪焚的眼追逐着睡莲
一千次一万次
让她长进自己的眼里
模糊成血管里流动的液体

假如只剩一只眼睛
只能模糊地看景物的眼睛
他也将这只眼献给睡莲
即使看世界是模糊的
心灵的世界就是温暖的

湖泊前的小屋里
一个身躯在躁动
手指在油彩间颤抖
如睡莲的蕊心在晚风中轻摆
印象派诞生了
因为模糊所以美丽

雪是模糊的
雪和睡莲融合在一起
雪山和倒影连在一起
天和湖泊连在一起
天是雨滴湖泊是雨滴
睡莲是雨滴大地是雨滴
那谁又是雨滴

一线天

把双眼睁大
却无法寻到天空
一线微弱的光
珍贵成一声声惊叹
受不到风和雨洗礼的
心，真真的
最狭窄

雪（组诗）

樊　雨

初雪

太多的人在翘首
心急的人开始失望

她才慢悠悠的飘来
她那么白那么小
那么柔软那么弱不禁风
你要是想给她温暖
只可以点到为止

她那么容易融化
你需捏撮着暖 给她慈悲的冷

安静的雪

雪一直下
屋顶在深夜安静的白了
安静的光
给雪照亮来路

在人间
数年
我安静的像一片雪
目睹了一场场雪的浩大
也目睹了一场场雪化为乌有

相对于雪的嬉戏
我更喜欢落雪时的安静

雪人

雪飞落人间
她倾入大海
森林
她落在房子上
草堆上
她抚慰枯草麦苗
她拥抱顽皮的孩子
觅食的小兽
孤独发呆的老人
踉跄独行的醉汉

无论你是谁

雪给予的都是最纯净的白

雪被堆成了雪人
有的可爱
有的呆傻
哪一种形状她都不恼
雪见的多了
她不在乎这些

大雪

大雪已连下三日
厚厚的雪
足够一部分人撒欢雀跃
足够一部分人围炉饮酒

我听见孩子们开心的笑
我看见一个中年人因为失神而重重的摔跤

我像个雪人在深夜沉迷星象
我知道再厚的雪也会融化
它终将携着美和凶险离去

残雪

雪被亲吻
也被厌烦
厚厚的积雪
压塌房屋
引发车祸
大雪已成为一场灾难

路上的雪被铲起运走
剩余的雪被堆放在马路边上
接连数日
汽车的尾气
人间的尘土
她黑的像一堆碳
你再也寻不着她的白

这些黑色的残雪
在路边难堪的呆着
像犯了错的孩子
在路边垂泪

她曾对人间毫不设防的白着
就像你我
本是单纯的孩子
已被生活染成了五颜六色
就像这一地的枯叶
它曾是葱茏的绿
这河里柔软的水
它变为寒冷的冰
并非一日之寒

征途

我等着慈悲的暖
将她们还回天空
人间并非久离之地
悄然离去才是最好的归途

而人间凌冽
天空尚厚
一场大雪
她仍以包容之势
从天而降

世间将被粉刷一新
人间的大戏又要重新登场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热情讴歌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不断从解忧故事、大汉文化中汲取文化繁荣、民族自信、团结和谐的强大力量，由徐州市文联主办，徐州市作家协会、铜山区文联承办，棠张镇人民政府、铜山区作家协会协办的“寻访解忧公主 描绘彭城故事”主题征文大赛日前拉开帷幕。广大作家作者围绕这一创作主题，感受古色古韵，行走诗意山水，聚焦团结发展，强化民族自信，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现择优转发若干，以飨读者。

琅溪河边忆解忧

周盛楠

入冬的琅溪河水碧波鳞鳞，解忧公主用过的那块浣纱石已不见了踪影，河边的小亭内有几位老者弹唱着不知名的曲调，悠扬的胡琴声伴着略显沧桑的歌喉四处飘扬。行过御马桥，巨大的水车正在缓慢地转动，水中的倒影也是同样不急不慢，衬着蓝天白云像是一幅画，再往前就到了有着现代气息的精致小镇棠张。

2000 多年前，秦始皇灭六国，徐州纳入秦朝统一版图，隶属泗水郡和东海郡，秦朝在徐的统治维持了几十年，随后汉高祖刘邦缔造了强盛的汉王朝。公元前 154 年，第三代楚王刘戊谋反失败而自戕，公元前 120 年，他的孙女刘解忧在棠张呱呱坠地。

一阵瑟瑟的寒风吹过，有几片落叶在风中摇曳起舞，贪恋着上面的风景久久不愿落下，而小路上早已铺就了一层黄绿色的地毯。棠张的街道两旁有的是热闹的店铺，各色的货品琳琅满目，服装店隔壁的那家手工糕点铺门前排起了长队。花坛中仍有几枝月季开得艳丽，在冷风中绽放着娇美的笑脸，昂然的姿态透着不屈的倔强。当年十九岁就背井离乡远赴乌孙和亲的解忧公主，临行前的频频回眸，美丽而坚毅的脸上定然流露出了对故乡深深的不舍。在民风淳朴的棠张，小解忧无忧无虑的和伙伴们玩耍嬉闹，与姐妹们种桑纺纱，少女银铃般的笑声撒向古朴的村落。五月时节，“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茂盛的桑田一眼望不到边，绿油油的勃勃的生机。“麻叶层层檒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各家各户忙着煮茧缫丝，全村都沉浸在浓郁的香气中，解忧忙着剥茧、开绵，修长的手指灵巧娴熟，上下翻飞似灵动的精灵。被解忧纤纤

玉手轻抚过的丝绸轻盈淡然，好似故乡飘逸的云朵，又如柔滑怡人的琅溪河水，冰清玉洁的蕴蓄透出恬然安谧，系住了思念的脉脉情丝。解忧把美丽的云霞带到了遥远的乌孙国，用彭城女儿特有的智慧和胆识，破茧成蝶开启了她传奇的旅程，亦开创了丝绸之路新的辉煌。

“行人刁半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忘不了故土的小河清澈见底，忘不了句句亲切温暖的乡音，也忘不了曾经青梅竹马的羞涩，这时的解忧有着弱女子的喜怒哀乐，身处异乡惹人怜爱；运筹帷幄不让须眉的智能双全，沉稳利落的杀伐决断，为国效力牺牲小我的大义凛然，这时的解忧展现了巾帼英雄的飒爽风姿，自强不息令人敬仰。为了不辱使命，尽快融入游牧民族，解忧公主住着草原的牙帐，吃羊肉喝着马奶酒，学说标准的乌孙语，帮牧民发展农业，协调与大汉的贸易往来，使乌孙国的经济得到很快的发展。解忧还联合 36 个民族成功抵抗匈奴，是和亲公主中唯一一位掌握财政和军事权的公主，也是首位出色的女外交家。解忧公主这位彭城女儿凭借卓越的才能和高尚的情操得到西域各国的尊重和爱戴。

棠张的桑蚕文化博物馆前矗立着解忧公主的铜像，亭亭少女卓然于世。棠张千年的缫丝工艺被世代相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张氏丝绵仍保持着“选茧、煮茧、漂洗、剥茧做小兜、扯绵撑大兜、晒干”的传统工艺流程，历经百年传承，张氏丝绵始终以洁白如凝脂，轻柔如浮云而久负盛名。近年来更推出了桑葚酒、桑叶茶等系列产品，跨越季节限制做活了传统产业。

棠张镇是省级永久性菜篮子基地，有 4 万多亩设施果蔬和 3 余万亩桑园。玻璃大棚晶莹剔透，棚里的设施果园仿佛是美丽的公园，挺拔的芭蕉树上硕大的芭蕉叶绿意盎然，玫红的三角梅从浓绿的藤蔓枝叶中探出俏生生的模样。前方的花坛里，粉色、紫色、鹅黄的花朵开得正艳，两旁管道式培植、A 字架槽培植、鱼菜共生等新型种菜方式看得人眼花瞭乱，追光式栽培设施的轨道可以智能转动、主动追光，既节省人工又成倍提高种植效率。火龙果大棚在半空中拉起了淡蓝色薄塑料帘，火龙果叶子长长的，像芦荟，又像是仙人掌，成排的火龙果树随意垂着厚实的长叶，红通通的火红果点缀其中很是显眼。现摘的火龙果散着淡淡的果香，果肉甜美多汁又润滑柔嫩，不经意间红色的果汁悄然流下，在手上留下了粉红色的印记。

彭城自古有着“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亦不乏“红杏花开燕子楼”的婉约，更兼具“一饮尽千钟”的从容大气，有情有义的徐州人也成就了“一城青山半城湖”的美丽徐州。而在棠张，可以拥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温馨，不变的是如画的村景、保留的是质朴热情的乡风，白墙粉黛的村屋整洁安适，放学的孩童笑容灿烂无邪，家中已飘出了诱人的饭菜香。在这里既可品味小桥流水人家的闲适，又能尽情享受咫尺的繁华，还可以青春作伴回乡创业，开拓新天地建设新农村，造福乡里守住乡愁，不忘回家的路去收获更多的梦想。

琅溪河水还在静静流淌，清清的河水曾沉淀了多少岁月，又见证了多少变迁，山河安在，吾辈当自强。千年以前，解忧公主从这里走出，柔弱的肩膀扛起了最重的责任，今天，这片孕育过传奇的土地仍将不断地创造传奇，绘出新时代最美丽的蓝图。

琅溪女儿（戏剧节选）

武建强

第七场　梦归

【老太监手持圣旨上。

老太监：新皇登基，万象更新。前日我朝收到西域乌孙国书，原来是当年的刘解忧上表陈情，愿乞骸骨而归。这几年两国相安无事，国书断绝，我只道刘解忧已经客死他乡，不料她她她还活着。（哽咽）于是，我把刘解忧的故事前前后后、原原本本地给新皇讲说一遍，陛下听后，伏案痛哭，好不惨然。即刻拟旨，迎接解忧公主回国。（正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解忧公主年事已高，不日还朝，特命常惠老将军出使乌孙，迎接公主殿下归汉。文臣武官，皆随皇帝出城迎接。钦此。（下）

【光启。乌孙王府内，一派异域情调。灯光闪烁，刘解忧手拿一卷书简，正依案小憩。老年的小棠手捧一块毛毯上。小棠略显老态，头上也出现一缕白发。

小　棠：唉，都恁大岁数了，倒越来越像小孩子，一说要回汉朝，就激动得几宿不睡觉了。每天穿着一身汉妆，就在那儿等啊等，也不知道汉家皇帝是怎么想的。唉！

刘解忧：小棠，又嘟囔些什么？

小　棠：啊呀，原来你没有睡着呀，小心咱们的老寒腿。

刘解忧：你呀，就是这么没心没肺的，倒是自在。

【小棠为刘解忧摘下乌孙衣帽，暗下。刘解忧露出一头白发和一袭汉家红妆。红白相映，光艳四射。

刘解忧：（唱）掐指算这几日归期将到，
心底里好似那古井春潮。
欲归去又不忍乌孙父老，
不归去又难挨乡思煎熬。
泪盈盈写就了一道奏表，
陈苦情说旧事辞费滔滔。
只叹息雁传书山高路遥，
只盼望汉天子恩比天高。
想到此不由我向天乞告，
保佑我刘解忧早回天朝。

小　棠：啊呀，汉使来了，汉朝来人了。

刘解忧：你说什么？你说的可是真的？

小　棠：我怎么敢开玩笑？汉朝真的来

人了。

【两人握手，喜极而泣。

刘解忧：棠儿，我们莫不是做梦吗？

小　棠：不是，不是，我看见他们正在王爷殿上说话呢。我们出使乌孙五十年了，想不到我们还能活着回去。

刘解忧：啊，我们终于要回去了，回到我们的琅溪边上了，回到乳娘身边去了。

小　棠：可惜娘亲看不见她的亲闺女了。（拭泪）

【内声：汉使觐见右夫人。老年常将军上。两位鹤发童颜的老人相顾唏嘘。

刘解忧：常将军，你真的来了。你让我等得好苦。

常将军：天山别去，又是二十几年，公主别来无恙？

刘解忧：（唱）蓦地里见故人容颜苍老，
只叹息光阴短夕照眉梢。
昔日里琅溪边多曾照料，
今日里来迎我倦鸟归巢。
（白）常将军，你也老了啊！

常将军：（唱）此身虽老经历三朝，
常念公主胡笳另操。
琅溪监管多有得罪，
驱驰千里怎敢辞劳？
琅溪河边还是旧貌，
海棠花开正是春早。
昔日送君正是年少，
今日迎君华发飘摇。

刘解忧：（唱）且莫叹光阴易逝年又高，
莫负这残生一面慰寂寥。
大汉朝国威浩荡传四海，
刘解忧甘愿为国涂肝脑。
最欣慰胡汉一家黎民笑，
终难忘九里山色春光好。
拜别了草原的山水草木，
拜别了天山的天阔云高，
拜别了乌孙的王公贵室，
拜别了西域的百姓父老，
你们的情和义此生难忘，
你们的恩和爱永存心中。

【长号声声。刘解忧似有触动，驻足谛听。

刘解忧：我走了，我爱着的这块土地，我要回到我的琅溪边上去了，回到我的乳娘身边去了。

【刘解忧用乌孙礼节拜过土地，毅然转身。景暗转。汉家队伍，旌旗飘摇。大红灯笼从天幕垂落，金黄的“汉”字熠熠生辉。刘解忧双手扶灯，百感交集。

刘解忧：红灯啊红灯，你终于挂在了琅溪河边了。乳娘啊，你看见了吗？我们的红灯挂起来了。

合　唱：琅溪河水向东流，
刘家有女名解忧。
西行望断家乡路，
再回琅溪已白头。
人生坎坷难回首，
红妆胜过十万酋。
谁言女儿多柔弱，
从此青史有名留。

【合唱声中，浣纱少女款款而出，她们一边浣纱，一边歌舞。刘解忧置身其中，仿佛回到了少女时代。幕落。

敢问文学高质量发展路在何方？

——“彭城问道”徐州籍作家作品研讨会纪实

编者按：本文为“彭城问道”徐州籍作家作品研讨会纪实。活动由徐州市作家协会、徐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联合举办，彭乃利、杨洪军、王景陶、王成军、黄健、温德朝、田振华等领导和专家学者，重点围绕杨刚良《大爆临界》、张国志（笔名白丁）系列短篇小说、魏道金《魏道金自选集》、刘东衢《为什么没有项羽呢》等作品展开讨论。四位作者现场听完讨论，就大家的点评发表了感言。兹将部分发言实录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杨洪军（徐州市作协执行主席、作家）：我认为，评论家和作家之间，最理想的是“对手”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深度和美感的较量，起码可以让作家动笔之前，要想着自己可能会碰上什么样的评论“对手”，这会使他少些放纵的败笔。对于写作者来说，或许文学创作是你与生俱来的命，但是，仅有命是不够的，还必须与运紧紧相连。这个运就是文学批评。两者都兼具了，你才真正有了文学的命运。基于此，徐州市作家协会、徐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联合举办了这次讨论会。

彭乃利（徐州市文联四级调研员）：我代表徐州市文联，向“彭城问道”徐州籍作家作品研讨会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新中国成立以来，徐州走出了孙友田、王辽生、赵本夫、周梅森、胡弦等一大批优秀作家。在近些年的紫金山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以及其他重要文学奖项评选中，都有徐州作家的身影，他们在各自创作领域中都有不凡的表现。今天，我们以这样一种朴素而安静的方式，在书香中与文学对话、与文学交流，通过“深度和美感的较量”，从他人创作中总结经验，获得启迪，意义深远。

王景陶（文艺评论家）：杨刚良长篇小说《大爆临界》之所以成功，主要因为三个方面：首先是选择了国有企业改制这一重大而敏感的现实题材。在全国国企改制如火如荼高涨进行时，作者大胆展示改制进程中的政府官员、外资、工人等各种势力的博弈，以及因官员贪腐致使改制走上邪路，导致金

钱战胜信仰、战胜人性这一触目惊心的事实。作品充分彰显了文学的担当精神及作者的良知，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前瞻性。其次是小说塑造了外资代表孙德财这一崭新的艺术形象。他无知、无德、无才，却凭借当副市长的堂哥轻易剥夺了党的领导和工人们的正当权益。他的身份、地位、品性、言行，都使其成为新的艺术典型。第三是作品具有丰厚的艺术内涵，创造出饱含思想深度的审美境界，巧妙地将思想通过典型人物艺术化地表现了出来。

张国志小说《妹妹的上海之行》，故事并不复杂，人物也相对单纯。小说采用把事件、思想、情感、美学融于一体的述说方式，以情感逻辑推动写作进行，凭借回忆、想象等心理活动，复原了一件件事情，还原了生活中人情、人性的本来面目，并逐步深入到人物内心世界。事件单一而内涵丰富，落笔单纯而视野广阔，充分显示了作者写作上的智慧和信心。

魏道金《道金自选集》最突出的特点是塑造了一群鲜明的艺术形象，主人公几乎都是生活在农村的命运各异的底层普通人物。作者以注入自己生命体验和人性关怀的笔法，揭示主人公们的人生大命题。在一件件小事中彰显人性的丰富和自我意识的独特之处。作者善于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使其命运坎坷跌宕、充满变数，增加了故事吸引力。主人公们说话的语言缺少个性，且时而混淆，是其瑕疵。

刘东衢小说最大的亮点是环境描写，他善于把社会环境、人物情感和自然景色相融。以形象为基础，生发出超越所描绘景物本身的艺术力量，引导读者进入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进而引发层层联想。他还巧妙地运用比喻、拟人、象征等修辞手法，使所描绘景物生动形象，创造出一种美学意境，使读者感受到散文般的美感。

王成军（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首先我要向在坐的作家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因为徐州文学能否走进中国乃至世界文学殿堂，最终是以作品的分量来说话的。我想从张国志的两部短篇说起，一部是《命案》，一部是《我的歌舞生涯》。我想表达三层意思：一是创作理念的本体把握。众所周知，文学创作的旨归是用爱来温暖人心，让读者的内心变得更加柔软，以减缓向死而生过程中我们人类的在世焦虑。二是时代元素的融入。无论长篇还是中、短篇小说，其实都是时代的镜像，即使最人性化的生活叙事也是时代政治的映射。一位优秀的作家，必须批判性地展示时代的一粒尘埃，如何成为个体人物头上的一座山。三是写作手法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融合运用。希望作家抛弃过往太过传统平实的叙事技巧，求新求变，建议借鉴卡夫卡《变形记》的理念，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笔法来创作。最后，期望徐州作家潜心写作，创作出不愧于我们时代的经典之作。

黄　健（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小说家创造的小说世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图景、人的生命形式，而不仅仅是具体的社会生活。小说情节叙述有四大要素，客观方面是社会及人性的典型化叙写及其内在的理性涵义，主观方面是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的对社会生活的整体认知及文学符号化的艺术虚构。我认为《大爆临界》的典型化叙事，特别突出的是成功运用了“交流叙述”，作者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素养，对作品中具体的情节和人物进行深广社会人生意义的拓

展，这既是作者与作品进行“交流”，也是与读者的“欣赏视野”进行交流。比如，小说写到蓝焰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杜惠如对蓝焰的改制感到焦躁烦闷，他深夜吸烟开窗时一阵惊悚：“他将窗子推开一条缝，想让烟雾飘到窗外去。事与愿违，烟雾不仅没往窗外飘，窗外的凉风却一下子钻了进来。这股风似乎在外面潜伏了很久，见他开了窗，急迫迫地钻进来。”此处描写大有深意！读者细细领会，便会联系到生活中的许多事态情状，人们往往会忽视潜在的危机存在，而危机却在你忽视它的时候潜滋暗长了，随之突然出现在你面前，让你难以招架。这一段“交流叙述”，在具体细节中赋予其深广的社会人生意涵和意趣，并通过艺术想象，虚构出文学化的别样情景和人物，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文学魅力和文学对社会人生的表现力。于是，成为小说情节因素的，就不再是表现生活个别性的“由头”，而是具有社会深广性的“彩头”。

温德朝（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铜山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短篇小说像一张张快照，咔嚓一声，记录下了精彩而难忘的瞬间。《魏道金自选集》收录短篇小说16篇，作品大都取材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这一时期徐州地区的农村生活，多以人物传记式的结构经营全篇。说实话，我对这段生活既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1980年代出生的我，毕竟没有亲历这一历史；熟悉的是，我在读大学之前一直生活在农村，从父辈那里听到不少此类故事。怀着特定的阅读期待拜读这些短篇小说，它还是给了我不一样的心灵震撼和冲击。作品首先让我联想到了今年火出圈的梁晓声《人世间》，一样的富有年代感的故事，一样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史叙述，一样的家常里短、人间烟火及喜怒哀乐。由是，我试图在大时代里审视小人物，用苦难、悲情、坚韧三个美学关键词来进行概括。

首先看苦难。纵观中国文学史，苦难是一以贯之的主题，比如《诗经·硕鼠》篇的伤痛，《离骚》“哀民生之多艰”的咏叹，杜甫“三吏”“三别”的苦楚……乃至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的“苦难”书写。相比普通人，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感知和体察更加敏锐，尤其是那些带有强烈生命张力的情感力量，往往会激发他们不吐不快的创作欲望，并通过从“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的转化，最终盘旋、复现、渗透进文本故事叙述中。恰如贾平凹在《说自己》中的话：“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是乌在了骨头里的。所以要用忧郁的目光观察农村、体味农民的生活。我要用文字给故乡立碑。”道金老师从自身生活经历出发，着重叙述了特殊时期由于乡村物质贫乏和思想愚昧所导致的生活苦难。《阿根》中的阿根，是一个积极上进、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一次偶然腿部伤风，被乡村赤脚医生一针打在神经上致残，从此再也不能走山路去上学。《妹妹》中的“我”家，家境困难、一贫如洗，无力供养哥哥、“我”和妹妹三人同时上学。一向乖巧懂事、原本成绩优异的妹妹，“巧妙地”让自己的成绩急速下滑，自此永远离开了心爱的课堂。经济落后、物质匮乏和贫困失学带来的苦难，封堵了从乡村通往城市的道路，扭转了乡村儿童用知识改变人生命运的可能。

其次看悲情。众所周知，人物、情节、环境是现实主义小说的三要素，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制胜法宝。诚如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所谓：“据

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细读小说文本，道金老师对女性人物无疑是偏爱的，他笔下的女性人物往往勤劳善良、单纯热情，洋溢着人性的光辉。比如《惶惑人生》中的秋西霞、《残与废》中的汪玉霞、《童妻》中的李秀英，他们大胆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但数千年乡村伦理道德强压她们身上的枷锁太过沉重，最后都成了家族斗争、门第观念、乡村流言的牺牲品。再比如，《小姨妈》中心高气傲的小姨妈，凭借自身姣好的容颜如愿嫁入城市，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城市人生活。但无奈造化弄人，丈夫早死并欠下了一屁股债，大儿子顽劣浪荡不务正业。为躲避债务和大儿子的啃老骚扰，也为抚养小儿子，不得不“再次出卖身体”般匆匆改嫁。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以现代性眼光打量和审视乡村，提倡“睁了眼看”，反对闭着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由此开启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乡土文学创作传统。道金老师承袭了批判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他的叙述笔调是冷峻的、残忍的，他笔下的美好女性人物往往追求幸福而不得，苦苦挣扎在乡村宗法、道德、政治的旋涡中，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遗憾和反思空间。

再次看坚韧。历经风雨沧桑，往往会造就两种人。一种是麻木不仁、得过且过的人，比如阿 Q、闰土、祥林嫂等；另一种是愈挫愈勇、老成坚韧的人。道金老师显然青睐的是后者。《惶惑人生》中的赵灿，懵懵不谙之际就被长舌妇们强冠以拒斥异性的标签；稍长一点，希望用强壮体力证明自己是一把劳动好手，却屡屡遭到捉弄；有幸俘获表妹芳心后，却又被生生拆散……他梦想冲破牢笼般的命运束缚，而一次次被命运之网弹回原点。为此，他惶惑，他不安，他心有不甘……且看小说结尾处他与赵野的对话：赵灿听在耳朵里，心里却一片茫然，“受罪又如何是享福？”他问道。“你喝酒时辣不辣？”赵野反问道。“当然辣。”赵灿回答。“既然辣，为什么还要喝？”“是啊，既然辣，为什么还要喝？”赵灿想，仿佛从中感悟到一点什么。到底悟到了什么呢？我想应该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酸甜苦辣咸，尝尽人生百味，才是人间真正的烟火。另外，《母亲泪》中的袁媛，虽生活所迫失足风尘，但依然能坚韧不屈，人性深处尚存一片美好的霞光。《走出家庭》里的叶求根，无惧乡邻们的流言蜚语，不愿做丈夫的附庸和陪衬，坚持走出家庭独立自足地发展壮大自己钟爱的刺绣事业。

最后附带说一下，整体比较这 16 篇小说，我最喜欢的是《盖新屋》和《老黄牛》。前者描述的是主人公因买电视、盖新屋所引起的乡邻关系的变化及由此带来的烦恼，横切面式地剖析了乡村庸众“见不得人好，又见不得人不好”的矛盾复杂的酸葡萄心理。后者描绘的是秋德望、秋青义、秋涛祖孙三代对老黄牛的情感变化，纵切面式地揭示了从牛耕到拖拉机耕再到汽车时代大型机械化耕种的人地关系的迁变，以及现代化变革潮流中传统田园牧歌无可挽回的颓势。丁帆教授在 3 月 4 日《文艺报》刊发的新作《短篇小说的引力究竟在哪里》中说道：“从艺术质量上来说，短篇小说更能体现出小说家在语言和构思上的艺术才华，因为它们都是戴着时空镣铐的灵魂舞者，一个高难度的动作既可让他成功，又能让他坠入深渊。”又说，“只有好构思、好结尾的短篇才能让这个玩

于股掌之中的小挂件闪耀出熠熠的光泽，能够让人惊讶和回味的结局，才是短篇的翘楚。”从写作构思上说，《盖新屋》和《老黄牛》简洁浓缩、韵味十足，暗寓了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能够为“短篇小说的引力”说提供鲜活有力的佐证。

田振华（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短篇小说看似是一个简单的任何人都能写的一种文体，但实际上真正写好短篇小说是非常有难度的。张国志以巨大的勇气和艺术才华敢于挑战这种难度。从读到的 12 篇作品中，我想从作品的主题选择、人物塑造、艺术特色等几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首先从主题来看，由于张国志的人生经历较为丰富，且富有人道主义和现实关怀，他选择的主题深刻且独特。新时代的养老问题、单身青年的精神焦虑问题、打工者的悲欢等，都进入了他的文本中。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有着丰富煤矿生活体验和感悟的作家，他多篇作品涉及到煤矿题材，展现时代转型和产业转型大背景下人的生活和情感等的变迁。可以说，这些主题一方面展现了作者捕捉现实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展现着作家对底层和边缘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注。

其次，我想谈一下张国志短篇小说人物塑造特别是女性塑造上的突破和成绩。张国志关注人，他更关注那些时代发展进程中被忽视被放弃的那一群体。特别是对女性人物的塑造非常成功。女性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更容易进入文学世界中，张国志选择的那些女性要么被时代抛弃，要么在与男性的交往中展现着她们的无奈与忧伤，特别是在时间的淘洗下，她们的生活、命运和人性的变迁。此外，他还塑造了一些卑微纠结的男性形象。这些男性大多没有优渥的家庭、工作和能力，但他们有自我的情感，有自己喜爱的女性。在这一批男性中，他们表达爱情的方式就显得非常戏谑甚至荒诞。作者揭示了这些小人物想要表达而又羞于表达或无法表达的那种矛盾心境。

第三，我想谈一下张国志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张国志作品善于以小见大，从人物的现实生活和人生际遇中，展现地域性的或者时代的转型和变迁。作者善于在短篇小说中制造点睛之笔，或者不和谐之处。往往在作品结尾中让我们为之震撼。此外，作者还善于抓取生活化、民间话和符合人物性格的语言进行书写，在看似平实的语言中，展现着小人物生活的流动和变迁。

杨刚良（作家）：2006 年，我原先工作的单位，发生一起群体事件。工人由于合法诉求没得到满足，故而停工、停产，导致燃气供应中断。这件事不仅在社会上影响巨大，文学圈内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有人建议我写写这个题材。我说肯定要写，但要等我退休之后。他说等你退休，黄花菜都凉了！我说退休之后再写，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想沉淀沉淀。二是退休之后有时间。我最初的想法是写长篇。但被“逼着”上阵，就用 25 天时间，写了个 5 万多字的《白乌鸦》。这是我的第一篇小说，2009 年 7 月在《北京文学》发表。

今天将要讨论的，是我的长篇《大爆临界》。但我为什么要说《白乌鸦》呢？因为《大爆临界》脱胎于《白乌鸦》。好比一座建筑，《白乌鸦》是《大爆临界》的建筑小样。有朋友说，《大爆临界》虽然获了紫金山文学奖，但它并没超过《白乌鸦》。这话说得对。《白乌鸦》即《大爆临界》，写了一场由于企业改制引发的群体事件。改制期间，我在企

业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并且参与了改制的全过程，我有话要说，不说出来，就像有块石头压在胸口，我要呐喊，才不致憋死。

《白乌鸦》和《大爆临界》能被认可，是因为我说了真话。实际上，当年《白乌鸦》的影响，比后来获奖的《大爆临界》要大。2009 年 7 月发表，11 月《作品与争鸣》全文转载，继而东北的一家报纸连载，又入选了几部小说集，还有十几位专家撰文点评。今天，各位专家、教授、前辈师长，能来分析我作品存在的问题，将会有利于我今后的创作。也可为文学朋友提供借鉴。也许，这就是今天研讨会的意义。

张国志（作家）：上次在徐州参加小说研讨会还是 1990 年代初，研讨的是郑洪杰的小说。为了参加研讨会，凌晨四点多钟起来写发言稿，一直写到天亮，接着就坐车来徐州开会了。一晃三十年过去，今天又参加作品研讨会，我是被评论者之一，除了激动还有感慨，这么多年过去，我还在写作。

创作和评论是相辅相成的，徐州的小说创作和文学评论还应该更加繁荣才能匹配这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古城。徐州有文学评论的优势，江苏师范大学、徐州工程学院有着雄厚的师资力量，希望这次研讨会后，有更多评论家朋友为徐州的文学艺术多写评论、推介宣传。

我的这些小说都是短篇。大家知道，短篇对艺术性的要求很高。这些小说写作时间有一定的跨度，风格也不尽相同，勾画了我的创作痕迹。但我自己并不满意，虽然它们都在文学期刊上发表过，甚至被转载和获奖。

我出生在徐州，15 岁那年因父亲支援大屯煤矿，全家搬到沛县。40 多年倏忽而过，偏居一隅、深居简出，每天坚持读书，包括长篇、散文、纪实和文学理论，还有一些经典的中短篇，阅读让人心里踏实。偶尔还写中短篇，目前正在修改一部长篇。回去后，我会结合大家的批评，反思自己的创作，希望这几年还能再有所进步。

看到徐州市作协推出的百名老艺术家的视频，我很感慨。时间过得真快，那些熟悉的作家朋友都步入了晚年，他们对文学艺术的痴迷和追求让我感动。一个人有多大的能耐，会走到哪一步可能是有定数的，所以目前我的心态比较平和，创作上不再焦虑，不再以在期刊发表作品为最终目的，也不再跟风，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慢慢去写作。

魏道金（作家）：写作四十余年，第一次参加作品研讨会，其中还有对自己作品的点评，心里那份复杂忐忑的感受难以言表。就像一个大厨做出几道大菜，等待别人的品尝。既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又希望找出自己的不足。但是，又怕被否定，批得一塌糊涂，其中的滋味可谓五味杂陈。

研讨会一开始，让我大吃一惊。几位专家点评的专业和高度，让我的担心成了一种多余，立即进入了心灵的碰撞。知识和智慧交融之中，各位专家的真知灼见，像一股甘甜的清流，灌入了我的心田，享受着美妙，用第三只眼睛来审视自己。审视自己作品的感觉，仿佛有音乐陪伴的感觉。这是一顿实实在在的大餐，是一桌满汉全席，品尝到了各种味道。

我看到了一个清晰的自己，看到了自己带有瑕疵的作品依然美丽。我看到了在那一刻正在成长的自己，仿佛各位专家的双手，在帮助我弹掉衣服上的污垢和灰尘，让我变得更清澈、更健康、更美满。

刘东衢（作家）：1999 年前后，我在湖

南的一家文学刊物《创作》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后来陆续在《芙蓉》《青年文学》发了一些。后续起码在写作风格以及表现方式上，我陷入一个停顿期，或者说迷惘期，转而在老师的推荐下写起了短剧本。只是在酒足饭饱，在寒风不断的侵扰下突然清醒，才会细细琢磨一会儿小说。

我将要讲述哪些意味深长的人？以一种全然不同的、自己觉得心安理得的方式？我的那些在大学时自认为新潮、但十分枯涩乏味的语言，以及什么主义什么思潮，会不会是一种障碍呢？说得直白一点，你选择的这条站在别人屋檐下的创作方式是不是偏了？你的房子外头也伸着一块老大老宽的屋檐啊，为什么非得借用他人的眼睛呢？折返回来，到哪儿，从哪儿开始会是一个不错的起点呢？实际上直到今天，以至以后，我感觉时不时地——以某种自我贬损式的折返也是必要的。自我反思、换位——对于小说创作来说也是必要的，同时要想着法子默默地克服生活中的一些不受控制的侵袭和干扰，而最庞大的困扰是，你会不时地怀疑自己。因而，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也许只是一丝小小的喜悦，其背后却是巨大的蜿蜒曲折以及略显苍凉的美丽。

后来的创作中，我非常尊重笔下——哪怕极其微弱的人物，他们在某一刻所折射出的人性中的几点荧光。我仍然回到少年时代——并非因为那段光阴的美妙绝伦，而是它可以告诉你，你原来的样子。或者说，原本的样子。此后是当下的现实与人物的慢慢渗入，试着在母题上靠近一些，再靠近一些。比如，《黑河的孩子》的母题就是返乡，《唐人街》也一样，《永生》有些科幻，又不是真正的科幻——又偏了。于是，一路上的回溯、折返、偏离、校正，在自我反省的陪伴下难得一聚，缓慢地做到对得起逝去的时光，把最恰当的文字摆正、放到它原本的位置上，在一张张草稿纸页中，看到你创造的人物的跃动、呼吸，并对你嫣然一笑。

杨洪军（徐州市作协副主席，主持工作）：从瞬间到永恒，从方寸到寰宇，每一个人物的生命故事都提供了百科全书般丰富的可能性。大师的标志就是能够从中只挑选出几个瞬间，却借此给我们展示其一生。今天，我们荣幸邀请到的各位专家学者就起到了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他们对四位作家的作品深刻而又精准的点评，既有敏锐的理解、真诚的批评、善意的提示，更有殷切的期望。我们真心期望所有在座的作家们都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从中找出对自己最妙言中肯的、最切中要害的，吸收、消化并加以改进，让我们的作品、我们大家的作品更趋于完美。

本文由开封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闫金红、商丘学院人文学院温佳音整理。

真情、性灵与诗意美

——论李凌散文集《洗玉镯》的审美趣味

黄　健　王成军



李凌散文集《洗玉镯》（凤凰出版社2013年11月版）以絮语漫谈的方式，向读者道出了自己别样的人生意趣与深挚的人生感受。话语真挚亲切，描绘出生动而有韵味的人生图景，让细腻的感情在这一幅幅图景中自然流淌。这些散文营造的是“内心剖白式”语境，记叙、描写、抒情都是在袒露心扉，叙写作者寻梦人生的丰富生活感触和心理体验。这些具有理趣美的散文，融真心、诗情、画意、哲思于一体，显现了作家的灵性与智慧。

一、坦露生活的真相真情真趣

现代散文创作立足于作家主体性，所谓“处处不忘有一我”，是说散文字里行间处处呈现着作者的真情实感，以及作者个性鲜明的性灵和心智。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在《出了象牙之塔》中专门讨论了西方的“随笔”，认为这是一种“作为自己告白”的文学体裁。“絮语散文”特别接近西方的“随笔体”散文，这两种体式的散文都可以自然、随意、细致、舒徐自如地抒情写意，都能够充分而真切地叙写和告白作者的心性以及精

神意志。

《洗玉镯》中的散文呈现了作者个性化和灵性化的生活状貌和生活方式，这些散文将“情”和“意”融入写人、写景、记事、抒情、议论之中，作者说心中要说的话，娓娓述说着那些在故乡生活时的经历和对人情事理的真切感悟。

《童年瓜园》追忆了作者早年在父亲种植的瓜园里忙碌时的新鲜和美好。父亲开辟的瓜园仅有三分地，却在园中结出了满眼又大又甜的西瓜。文中以美妙文笔，描述了“我”帮助父亲看护瓜园时醉梦的心情：在瓜园下躺着，看着一个个甜甜的、硕大的瓜，青草衔在嘴边，小鸟在天空中飞过，心中如悠悠白云般逍遥自在。《甜甜的风》写出对以往生活的乡间风光的怀念，那是蓝蓝的天空下四季漂浮的甜甜的风，而夏季的风最甜，有小麦、水稻、玉米生长的香甜气息，“还有瓜果飘香，西瓜、甜瓜和香瓜，香甜得诱人”。打谷场上青年男女眉来眼去传递着幸福的爱情，那是又一种诱人的香甜。作者深深感触故乡的美好，却又深刻领会到，自己已经移居城市，知道乡村生活已不属于自己。《又是一年秋》叙写了作者早年在乡村生活时家乡独特的物产、家乡的人情，这些让“我”感受到生活的甜蜜。在林边渠旁，可以呼吸甘甜的乡风，还有一群辛苦劳作及快乐玩耍的小伙伴。在一片干净的空旷处躺下时，作者时常感受到的却是忧伤孤独，因为心中始终存有寻梦人生，有“活着到底是为什么”的深思苦想。于是便远离家乡，在一座又一座城市留下了追追寻寻的脚印，用自己的一段段经历——图书管理员、政府机关、报社、广告、企业文员，探求改变人生命运的方式。

这些“絮语散文”，以自然、真切的文笔，叙写了作者个人生活的琐事、家常掌故、情感变化，语象鲜明生动且富有情趣。这些散文散记了作者在故乡成长过程中的种种情状和感触，字字句句都是真切的“心跳”和深情的“呼吸”，出现在读者视野中的，是作者青春绽放时期在故乡的每一步行走，每一声感叹。一叶知秋，作者在故乡的沟沟坎坎、村树庭院中，细细品味乡村生活的意趣，体验到从豆蔻年华到青春时光的复杂多样的心理感受，领悟着人生的真义。

李凌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和丰富的感情，在真诚、细腻、委婉的絮语式笔调中，表达了对周围自然环境、生活环境、日常相伴的人和事的种种感受和深思。作者朴实而深切的笔意，具有一种别样的生活真趣，透出别致的美感韵味。作者写亲人、闺蜜、好友的散文，真切而诚挚地抒写了自己在乡村生活时经历的一幕幕情景，产生的一缕缕情怀，文中透出了女性作家特有的柔情、善意、忧思。

《大伯的如茶人生》述说了年轻时到南方漂泊的大伯，古稀之年叶落归根回故乡安享晚年，这对于大伯来说，已充分感受到人生的心满意足。读透了人生的大伯在柳树林下安然品茶，眯着眼，轻轻吹开茶叶，再吧嗒吧嗒吸着手卷纸烟，一幅洒脱的人生图景。《又是四月槐花香》写到母亲到城里后，用树上摘的槐花做成面饼，吃进嘴里真是溢香满口。于是，作者的心绪便飞到曾在家乡农村生活时，每每陶醉于满林子槐花飘香的美好时光：在河渠边，两岸遍布茂密的槐树林，透过树丛的间隙，可见袅袅炊烟。在作者的亲人中，二哥是偶像，《哥哥当村官》记述了二哥的头脑活泛、为人义气，尤其是二哥作为村长能够带领全村走向致富之路，字里

行间，表达了对二哥的赞美之情。《阿美的春天》抒写了作者乡村生活时的密友阿美对爱情理想的追求。阿美是故黄河畔出名的大美人，她的美给村里增添了无限的光彩，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有线条分明的嘴唇”，令作者感叹的不仅是阿美美丽动人的形象，还有阿美爱慕虚荣、爱幻想的心性。阿美婚后对一位浪漫多情的男子产生了爱情幻想，不切实际地追求真心想要的爱情春天，结果深陷忧思的人生困境之中。这篇长达万字的散文，以细腻、多彩的文笔，描述了阿美春花般的生命迷失于虚幻人生梦想中的过程。

李凌的这些“絮语式”散文，所写看似不足谈论的“小事”“琐事”，作者时而记叙，时而描写，时而感怀，在自然流畅的随意漫谈中，所记所感都富有真挚的情趣和深切的人生意味。文中叙写生活情状是自然、随性的，作者的心性高度自由，心意执着于真真切切的生活体验，吐露出复杂变化的心绪以及人生价值的追求。

离开家乡许多年后，作者还留有对家乡年味的美好回忆。《记忆里的年味》中，作者写到了年二十八母亲张罗着蒸又白又圆的白面馒头的欣喜，年二十九母亲又忙着准备荤素饺子的馅，年三十全家都紧张兴奋地观看父亲用大麦芽和红薯做糖稀的高超技能，当然，年后的希望更让人欣喜，文中结尾处写道：“一年之计在于春，大好时光，农民们还要奔赴来年的丰收和期望。”乡情是难以忘怀的，离家越长久，思乡情越浓；在外漂泊的游子，家乡是心灵的归宿。《布谷声声》中，作者在城里却听到了“布谷布谷”的呼唤，在深夜或凌晨，在屋顶或窗前，声声切切，急促高亢，似在催促“回家回家……”。作者心中升起深深的感怀：布谷声声，是要唤醒自己久已蒙尘的心田，回归养育自己的家乡。啊！原来这布谷声声，是一种召唤，是一种梦境！春节来临时，一直在外奔波的游子，有了许多复杂的人生感触。《一个人的春节》写出了“我”这个游走在城市边缘的孤独者的伤感和困惑。“我”希望阅遍人间春色，却成为了孤独者。“我”想要过一个人的春节，眼前却浮现父母亲忙着做春节食物时的热切期盼。在侄儿打来电话的一声询问后，“我”要过一个人的春节的念想瞬间破碎：家，总是要回的！

这些散文都是随性的叙写，记述的是作者过往经历、情景和心理感受，文中所写是丰富的，是特色鲜明的。这些散文写个人、写自然、写社会都以“真”为本，以真为“美”，在“真相”“真义”中呈现生活的“真趣”。李凌每天呼吸着自小熟识的家乡泥土的气息，脚踏在早已印满自己足印的土地上，深切感受着乡村“大地舞曲”的精髓。文中将记叙、描写、抒情融为一体。李凌的这些自剖心态式絮语散文，处处表现真实的自我，进而深刻地表现人生的内蕴。

二、寻梦人生的这城这山这水

在著名散文家周作人看来，散文创作的核心是要“言说自己”，是要表达“个人之志”。散文表现作者“真实的个性”“真的心搏”，是散文应有的品性。散文是对社会人生的写真，但写真的散文却有着无限拓展的创作空间，平常、琐细、简单的生活经历、生活现象以及环境氛围，却能够提炼和生发出特色鲜明、韵味独到的人生意趣及人生真谛，令人回味无穷，这也是散文的一种“以小见大”。

《洗玉镯》中《远行》一篇，描述了作者早年在家乡生活时一次大胆的离家独行。

“我”不甘于困守乡村，独自决定去城里找工作。骑车进城后漫无目的地巡游，终因没有身份证不得在城里立足。这次远行将“我”长期以来对未来的憧憬化作悲情，但却满足了自己心向远方的心愿，作者启航了寻梦的人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忙里偷闲地找乐趣、找情调，是一种有益的生活方式。《休闲时光》中，作者将这种人生意趣徐徐道来，的确令人称慕。“我”给自己找出休闲时光，去山川骋目，去寺庙观览，拂去尘世的纷纷扰扰，在佛门圣地独享清净悠闲的心境。归来时吃一碗特色小馄炖，安详的心情就更足了。《扬中的人，扬中的水》赞美了扬中的人杰地灵，扬中建在岛上，被水环绕，满是灵秀之气；扬中人温和、勤劳，把电器业发展得蒸蒸日上。作者受邀到扬中做客，对灵秀而又豪迈的扬中人文地理发出深深的赞赏：“登上岛，来到了江边，站在岛上观景亭眺望滚滚无尽的长江水，一边是激流勇进，一边是绿色苍茫秀美无限。水，本是柔的，可在这里她演绎成了如长城般的刚硬；领略眼前变换易景如痴如醉，似乎远离了现实处于梦幻之中。”

散文的叙写生活，能够将自然、社会、个人三者有机统一。李凌在这些散文中表现了寻梦人生的历程，在日常的生存环境中，追求成长，体验成长，从故乡土地出发，经历了城市生活，游历了山川，探索生活百态，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天地中做深深的呼吸。

散文应对题材进行深度的开掘，透视其特别的人生意义，做到真切、新颖、独到、深刻地写社会人生。散文的“以小见大”往往不仅指小角度切入，更以小题材见出大社会，以平常、琐细的现实生活的叙写，让人领悟出蕴含其中的社会人生的真谛。李凌《洗玉镯》中的散文，表现的不仅是作者个性化和灵性化的人生感受，还能够通过叙写作者日常真切而有特色的“人生步履”，以小见大，进而表现深广的社会人生。《复活》中，作者回顾了自己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一直坚持文学人生的寻梦旅程。身在乡土的“我”，被《收获》《十月》《钟山》等文学刊物唤起了文学艺术的精神追求，生命在苦闷压抑中有了生机。有一段特别激情的时期，“我”追逐着一些文学大家的脚步。又因生计为先，从乡村到城市，十余年的时间做过许多职业，但文学的梦想始终萦绕心头。“我”对人生的领悟越来越明晰，倾心吐露出内心深处的情感：“文学让我的生命有了灵，我爱文学，更爱传授我文学知识的老师们”。《沛风中人》写到了“我”与沛县著名乡土诗人丁可的结识，文中描述了中国作协会员丁可老师的诗风如他本人一样质朴，他的诗情如他的为人一样真诚热烈，加之丁老师身上洋溢的汉风豪情，增添了“我”对人生的追求激情。李凌寻梦人生，文学人生是她的理想追求，在文学成长的道路上，一些良师益友点燃了她心中的希望之灯，与这些文坛师长的交往经历，都是特别值得珍视的美好记忆，这些经历和感受便成为她散文作品中精美的抒写。

散文是能够广阔而逼真地写人、写事、写景、写社会、写历史的文体，也是最自由而充分地展示大千世界美的特色和韵味的文体。李凌在城市谋生，在自然和社会中探索，经历了许多人和事，充分领略了丰富多彩的人情和社会风貌。《洗玉镯》中一组藏行美文，游山水，品人情人性，参悟生命，陶冶心神魂灵。《进入拉萨》将西藏雄奇的山川风光呈现于读者的视野。在《“燃灯节”惊魂记》中，作者亲历了 12 月 1 日藏传佛教的盛典“燃

灯节”的惊魂：“看着宏伟的场面，人潮涌动，八廓街大昭寺的周围、路口的转角处、楼顶都布满了部队官兵、警察、公安。”“19时许，大昭寺僧人将6000盏酥油灯点燃，有的藏民一跪一叩首全身匍匐在地朝佛，拉萨信教群众手持佛珠，口中念念有词，有的扶老携幼全家来此祈福，有的在向香炉里投放煨桑祈求平安。”这不夜城的拉萨，作者在惊魂中感受到了喜庆祥和。

作者游历西藏，还品尝了西藏的饮食，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食在西藏》呈现了藏民的爱心，他们热情摆出一大桌地道的藏食，有风味独特的酥油茶，有牛肉大餐——牛肺、牛肝、萝卜烧牦牛肉等。作者又一次强烈感受了藏族同胞的仁慈爱心，卓玛大姐认养了九个孤儿，供他们上大学、找工作。《神奇的藏药》中，作者切身领略了西藏的“神”与“奇”。因为贪恋藏食大餐，什么烧牦牛肉、手抓土豆牛肉、羊肉、酥油茶、酥油饼……顿顿饱餐，使得原来光洁的脸上长出许多“惊人”的痘痘。于是急忙寻求藏医帮助，吃了藏医开的药，又有奇迹出现，脸上的痘痘消失了，黑黑的皮肤也变得白皙了，不由得发出由衷的赞叹：藏医藏药扎西德勒！

散文除了要表现出散文家真诚、自由的心灵，还要努力表现出作家灵魂深处的精神特性。散文家对社会生活的开掘，必须以自我精神世界的开掘为基础。李凌是以自我剖白的心境、语境、话语，坦诚抒写寻梦人生历程中的心灵感悟和人生价值追求。《选择阅读》中表露了作者的人生更注重精神追求，选择阅读则是选择了人生目标。书籍是一直与“我”相伴的密友，是“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我”沉静地阅读，阅读的快感是无限的。“我”为拥有满意的书房而兴奋，“我”在这里陶醉，在憧憬中神游天地。寻找和确定生命坐标是人生必须。《生命坐标》中作者表白自己始终坚持寻梦人生，经常一切从零开始，经历一种又一种生活，直到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生命坐标，而且“我”获得了深切感受，这过程越长久、越波折，带给自己的生活越精彩。

三、品味人生真义的性灵美文

散文的叙述、描写和抒情的视角是统一的，都统一于作家主体性的抒情写意，因而，作家主观情感的表达渗透于散文艺术表现的方方面面。散文创作一般采用主观人称“我”的观察角度进行表述，要求写出“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用“我”的眼睛观察生活，用“我”的心感受生活。而且，散文往往需要在“至真”的叙写中，升华出“至美”的精神境界。

散文不能没有美的表现。散文中的记叙、描写、抒情，总是流露出作者特别的情感韵味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审美特色。李凌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人身上发现美，因为这些生活片段和情景，曾让作者受益颇深，于是便被提炼出意味深刻的美感和理趣。《那山那水那个辣》以热辣的笔墨和情调，述说了作者对重庆的迷醉：长期被丰润的雨水滋养，重庆的美女肤如凝脂；重庆打麻将的声响不绝于耳；重庆的夜鬼魅妖娆，充满了诱惑；最让作者难以忘怀的是重庆酣畅淋漓的“辣”，让人欲罢不能。《宗教迷思》抒写了对圣洁宗教的虔诚敬仰。作者游历了西藏的宗教圣地：布达拉宫、大昭寺、桑耶寺、昌珠寺等，视野所见都是藏民倾心朝拜的身影，满耳都是藏族信徒的诵经声，还有独特的宗教艺术，甚至连那里的山川河流，无一不涂上厚重的宗教色彩。作者受到了极大的心灵

震撼，对宗教的迷幻幽思油然而生：宗教虽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穿，却能够帮助人们超越世俗的痛苦，让精神飞升。

散文侧重于表现作者的性灵，剖露作者融情思和哲思于一体的精神气质，使得散文具有诗化艺术形态及诗性的品质。散文还在作者情思的律动和灵性的飞动中，洋溢着音乐的美、意象的美、美感变幻的美。《洗玉镯》中的那组藏行散文写自己被西藏的自然美、圣洁的宗教、藏民信仰的纯粹深深震撼，以一种敬仰和迷幻的审美心理，抒写出这种神奇的美。在西藏特别让作者心醉的，是那神奇的纳木错。《美哉，纳木错》抒写了对“纳木”（天）“错”（湖）的倾心赞美：“看到了蔚蓝色的湖水，似一块天上掉下的碧玉，静静地躺在高山的怀抱里。”在这圣湖边，“太阳永远是那么温暖着旅人的心”。还有更迷幻的景致，“远处的雪山发出恋人般会意的光芒，加之蔚蓝天空的衬托，那湖水愈发的晶莹剔透”。在这如画的美景中，作者视野中走来了一位喇嘛居士，与他一起相守着圣湖雪山的，是他的妹妹卓玛，他们让红尘世界成为超脱的诗，成为飘忽的远方。

散文强调立意，时常于细微处呈现事物的特征以及人的精神面貌和性情。散文家长于提炼生活，善于发掘生活中的新意。善于披沙拣金，以独特的视角、敏锐的触觉对生活进行个体化的把握，形成自己独特的创造性的经验，这体现出散文审美表现的独特、新颖、深挚。生活是艺术，生活富有哲理。《洗玉镯》讲述了一对夫妻对待爱情婚姻的智慧人生。这是一对有艺术品味的夫妻，也是相濡以沫一生的夫妻。这对夫妻的生活让人惊叹，作家的丈夫和戏剧演员的妻子，他们既热情好客，又把生活过得很精致，时常向大家呈现日常生活所具有的艺术方式和哲理内涵。在一次朋友间的聚餐后，丈夫收拾好碗碟，说道：“开始洗玉镯喽！”妻子笑看丈夫说：“我们家先生洗碗叫洗玉镯。”这是一位聪明而有灵性的妻子，丈夫心疼妻子，从不叫她洗碗；为了使丈夫不觉得洗碗是个乏味琐碎的家务劳动，妻子就把碗叫“玉镯”。谁能不啧啧称赞这对夫妻的诗意人生呢？

散文的立意过程中，作家应凭借审美的慧眼，对审美客体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的观照，达到深度透视和以小见大的艺术表现效果。李凌能够对有内涵的触发性物象进行独具慧眼的观照，以小见大；以惊人之笔，逆向思维，反向求异，背面托举，给人意外惊喜。《弄影成三人》构思新奇，是一篇充盈着巧思妙意的佳作。该文开篇所写“城市的一个烧烤摊，烟雾缭绕中，我们相遇在这里，梅子和我”。这是一种隐喻表达，“我”是乡村女孩，梅子是城里女孩，“我”寻梦人生到了城里，“我”成为了梅子，“我”就是梅子。成为了梅子的“我”在城市中奔波忙碌了很久，人生飘忽，梅子成为了“影”。文中我们这“三人”深深探寻了人生奥秘，这实则是作者本人对自己寻梦人生的多维度自我反省。“我”对梅子说，“我”可以在乡村完成乡村女孩通常的人生，生两个娃，有农村妇女该有的劳作和安闲。作为梅子的“我”却执着于城市生活的多姿多彩，执着于文学艺术的精神幻境。“我”成为了梅子，然而梅子却又很怀念农村生活的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我”和梅子都处于人生迷惘中，我们都是“影”。作品结尾处的感叹颇有哲理意味：“梅子和我，各自都有一个梦，农村的，城市的，可哪个是我，哪个是梅子，哪个是影子？”

李凌以散文家的情韵、文思、审美创造思维，在其行文过程中呈现变幻多姿的情思和笔意，以及灵活自由的抒情笔法，使其作品表现出令人心醉的迷幻般的流动美和洒脱美。人的生命是有缘的。《我的前生今世》中作者追索了自己的生命奇缘——蓝。在首饰店的一角，“我”有了怦然心动的一刻，那是盈盈一握，一枚如水曼妙般柔情传递的蓝宝石，这是面对五彩斑斓的色韵及润滑的光泽时，“我”独独钟爱的前生今世的“缘”，文中接下是令人啧啧称奇的美文佳韵：“我不爱人间的繁华，不爱钻石的光芒，独爱你的沉静与默守；你的大智若愚，你不争名夺利，你不去攀龙附凤；通体透明、光滑洁净的玉体静静地卧在不被人关注的一隅，以饱含纯粹的眼神，等待千年的缘分，……等候这世间独一无二的缘！我的前生今世！我的前生今世的梦与爱！”《我爱咖啡更爱茶》表述了与咖啡和茶相关的两种不同品性的人生。经历了生活的诸多磨难后，作者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有了明显改变，“一贯只爱闻其香不喜其味苦的咖啡近日却成了依赖”。而且，“我”还从咖啡中感悟了特别的人生况味：“在环境优雅的咖啡馆和三两知己或独自一人轻慢啜饮，说一说知心话，聊一聊工作、生活的感受；独自一人临窗托腮静坐，望向窗外烦扰的世界，轻浮的云天漫影，手里搅拌着醇厚暗香的摩卡咖啡，低下头的瞬间，心思随之弥漫开来。”文中还对人生意趣作了进一步开拓，与咖啡不同，作者认为欲知饮茶的妙处则更需要对人生有透彻的领悟：“如果说咖啡是动态，那么茶则是静态的，年轻人多喜咖啡不爱茶。成其茶，要经历太多的历练和磨难，淡然、豁达之态，这是成年人的一道心智之饮，我知道，我离饮茶还有一段距离。”

总之，阅读《洗玉镯》中这些表现作者寻梦人生的自剖心态的美文，既让读者感知到新颖独特的生活内涵和情趣，又让读者领略到了其美的韵味和意境。

